增壹阿含经五十卷（第四十一卷～第五十卷）

符秦三藏昙摩难提译 • 乾隆大藏經 • 小乘阿含部

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一 马王品第四十五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彼城中有婆罗门，名曰摩醯提利，善明外道经术，天文、地术靡不贯练，世间所可周旋之法，悉皆明了。彼婆罗门女，名曰意爱，极为聪朗，颜貌端正，世之希有。

是时，婆罗门便作是念：“我等婆罗门经籍有是语：有二人出世甚为难遇，实不可值。云何为二人？所谓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，转轮圣王。若转轮圣王出世之时，便有七宝自然向应。我今有此女宝，颜貌殊妙，玉女中最第一。如今无有转轮圣王。又我闻：真净王子名曰悉达，出家学道，有三十二大人之相、八十种好，彼若当在家者，便当为转轮圣王；若出家学道者，便成佛道。我今可将此女与彼沙门。”

是时，婆罗门即将此女，至世尊所，前白佛言：“惟愿沙门受此玉女！”

佛告婆罗门曰：“止！止！梵志，吾不须此著欲之人。”

时，婆罗门复再三白佛言：“沙门，受此玉女。方比世界，此女无比！”

佛告梵志：“已受汝意，但吾已离家，不复习欲。”

尔时，有长老比丘在如来后，执扇扇佛。是时，长老比丘白世尊言：“惟愿如来受此女人！若如来不须者，给我等使令！”

是时，世尊告长老比丘：“汝为愚惑，乃能在如来前吐此恶意。汝云何转系意在此女人所？夫为女人有九恶法。云何为九？一者、女人臭秽不净，二者、女人恶口，三者、女人无反复，四者、女人嫉妒，五者、女人悭嫉，六者、女人多喜游行，七者、女人多瞋恚，八者、女人多妄语，九者、女人所言轻举。是谓，比丘，女人有此九法弊恶之行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常喜笑啼哭，现亲实不亲，

当求他方便，汝勿兴乱念。”

是时，长老比丘白世尊言：“女人虽有此九弊恶之法，然我今日观察此女无有瑕疵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汝今愚人，不信如来神口所说乎？吾今当说，过去久远婆罗柰城中有商客，名曰普富，将五百商人入海采宝。然彼大海侧有罗刹所居之处，恒食啖人民。是时，海中风起，吹此船筏，堕彼罗刹部中。是时，罗刹遥见商客来，欢喜无量，即隐罗刹之形，化作女人，端正无比，语诸商人曰：‘善来！诸贤，此宝渚之上，与彼天宫不异，多诸珍宝，数千百种，饶诸饭食。又有好女，皆无夫主，可与我等共相娱乐。’

“比丘当知：彼商客众中，其愚惑者，见女人已，便起想著之念。是时，普富商主便作是念：‘此大海之中非人所居之处，那得有此女人止住？此必是罗刹，勿足狐疑。’是时，商主语女人言：‘止！止！诸妹，我等不贪女色。’

“是时，月八日、十四日、十五日，马王在虚空周旋，作此告敕：‘谁欲渡大海之难？我能负度。’比丘当知：当尔之时，彼商主上高树上，遥见马王，闻音响之声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往趣马王所；到已，语马王曰：‘我等五百商人为风所吹，今来堕此极难之处，欲得渡海，惟愿渡之！’是时，马王语彼商人曰：‘汝等悉来，吾当渡至海际。’

“是时，普富长者语众商人曰：‘今马王近在，悉来就彼共渡海难。’

“是时，人众报曰：‘止！止！大主，我等且在此间自相娱乐。所以在阎浮提勤苦者，欲求于快乐之处；珍奇、宝物及于玉女此间悉备，便可此间五欲自娱乐。后日居渐渐合集财货，当共度难。’

“时，彼大商主告诸人曰：‘止！止！愚人！此间无有女人。大海之中，云何有人居处？’诸商人报曰：‘且止！大主，我等不能舍此而去。’

“是时，普富商主便说偈言：

“‘我等堕此难，无男无女想，

斯是罗刹种，渐当食我等。’

“‘设当汝等不与我共去者，各自将护。设我身、口、意所犯者，悉皆原舍，莫经心意。’

“是时，诸商人与说共别之偈：

“‘与我问讯彼，阎浮亲里辈，

在此而娱乐，不得时还家。’

“是时，商主复以偈报曰：

“‘汝等实遭厄，惑此不肯归，

如此不复久，尽为鬼所食。’

“说此偈已，便舍而去，往至马王所，头面礼足，即乘而去。是时，诸人遥见其主已乘马王，其中或有唤呼，或复有不称怨者。

“是时，最大罗刹之主，复向诸罗刹而说此偈：

“‘已堕师子口，出外甚为难，

何况入我渚，欲出实为难！’

“是时，罗刹之主，即化作女人之形，极为端正，又以两手指胸说曰：‘设不食汝等，终不为罗刹也！’

“是时，马王即负商主，度至海岸。尔时，余五百商人尽受其困。

“尔时，波罗柰城中有王名梵摩达，治化人民。是时，罗刹寻从大商主后：‘咄！失我夫主！’是时，贾主即还诣家。是时，罗刹化抱男儿，至梵摩达王所，前白王言：‘世间极有灾怪，尽当灭坏。’王告之曰：‘世间有何灾怪，尽当灭坏耶？’罗刹白王：‘为夫所弃，有我无过于夫主。’是时，梵摩达王见此女人极为殊妙，兴起想著，语女人曰：‘汝夫主者，乃无人义而舍汝去。’是时，梵摩达王遣人呼其夫曰：‘汝实弃此好妇乎？’商主报曰：‘此是罗刹，非女人也！’罗刹女复白王言：‘此人无夫主之义，今日见弃，复骂我言，云是罗刹。’王问之曰：‘汝实不用者，吾当摄之。’商主白王：‘此是罗刹！随王圣意。’

“是时，梵摩达王即将此女内著深宫，随时接纳，不令有怨。是时，罗刹非人时取王食啖，唯有骨存，便舍而去。”

“比丘，勿作斯观！尔时商主者，舍利弗比丘是也。尔时罗刹者，今此女人是也。尔时梵摩达王者，今长老比丘是也。是时马王者，今我身是。尔时五百商人者，今五百比丘是。以此方便，知欲为不净想，今故兴意起于想著乎？”

尔时，彼比丘即礼佛足，白佛世尊言：“惟愿受悔，恕其重过！自今已后更不复犯！”

是时，彼比丘受如来教已，即在闲静之处，克己自修，所以族姓子，勤修梵行者，欲得修无上梵行。是时，彼比丘便成阿罗汉。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释翅暗婆梨果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是时，尊者舍利弗、尊者目揵连于彼夏坐已，将五百比丘在人间游化，渐渐来至释翅村中。尔时，行来比丘及住比丘各各自相谓言，共相问讯，又且声音高大。尔时，世尊闻诸比丘音响高大，即告阿难曰：“今此园中是谁音响，声大乃尔？如似破木石之声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今舍利弗及目连将五百比丘来在此，行来比丘与住比丘，共相问讯，故有此声耳！”

佛告阿难曰：“汝速遣舍利弗、目揵连比丘：‘不须住此！’”

是时，阿难受教已，即往至舍利弗、目揵连比丘所，即语之曰：“世尊有教，速离此去，不须住此！”

舍利弗报曰：“唯然受教！”

尔时，舍利弗、目揵连即出彼园中，将五百比丘涉道而去。

尔时，诸释闻舍利弗、目揵连比丘为世尊所遣，即往至舍利弗、目揵连比丘所，头面礼足，白舍利弗曰：“诸贤，欲何所趣向？”

舍利弗报曰：“我等为如来所遣，各求安处。”

是时，诸释白舍利弗言：“诸贤，小留意，我等当向如来忏悔！”

是时，诸释即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，白世尊言：“惟愿世尊原舍远来比丘过咎！惟愿世尊以时教诲！其中远来比丘初学道者，新来入法中，未覩尊颜，备有变悔之心。犹如茂苗不遇润泽，便不成就；今此比丘亦复如是，不覩如来而去者，恐能有变悔之心。”

是时，梵天王知如来心中所念，犹如力士屈伸臂顷，从梵天没，来至如来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尔时，梵天王白世尊言：“惟愿世尊原舍远来比丘所作愆过，以时教诲！其中或有比丘未究竟者，便怀变悔之心。彼人不睹如来颜像，便有变意，还就本业。亦如新生犊子，生失其母，忧愁不食；此亦如是，若新学比丘不得睹如来者，便当远离此正法。”尔时，世尊便受释种之谏，及梵天王犊子之喻。

是时，世尊顾盼阿难，便生斯念：“如来已受诸人民及天人之谏。”是时，阿难即往至舍利弗、目揵连比丘所，而语之曰：“如来欲得与众僧相见，天及人民皆陈启此理。”

尔时，舍利弗告诸比丘曰：“汝等各收摄衣钵，共往世尊所，然如来已受我等忏悔！”

是时，舍利弗、目揵连将五百比丘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是时，佛问舍利弗曰：“吾向者遣诸比丘僧，于汝意云何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向者如来遣诸众僧，我便作是念：‘如来好游闲静，独处无为，不乐在闹，是故遣诸圣众耳！’”

佛告舍利弗曰：“汝后复生何念？圣众是时谁之累？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时我，世尊，复生此念：‘我亦当在闲静独游，不处市闹中。’”

佛告舍利弗曰：“勿作是语，亦莫生此念，云我当在闲静之处也。如今圣众之累，岂非依舍利弗、目揵连比丘乎？”

尔时，世尊告大目揵连曰：“我遣诸众僧，汝有何念？”

目揵连白佛言：“如来遣众僧，我便生斯念：‘如来欲得独处无为，故遣圣众耳！’”

佛告目揵连：“汝后复生何念？”

目揵连白佛言：“然今如来遣诸圣众，我等宜还收集之，令不分散。”

佛告目揵连：“善哉！目连，如汝所说，众中之标首，唯吾与汝二人耳！自今已往，目揵连当教诲诸后学比丘，使长夜之中永处安隐之处，无令中退，堕落生死。若有比丘成就九法者，于现法中不得长大。云何为九？与恶知识从事，亲近非事；恒喜游行；恒抱长患；好畜财货；贪著衣钵；多虚健忘；乱意非定；无有慧明，不解义趣；不随时受诲。是谓，目连，若比丘成就此九者，于现法中不得长大，有所润及。

“设有比丘能成就九者、便有所成办。云何为九？与善知识从事，修行正法，不著邪业；恒游独处，不乐人间；少病无患；亦复不多畜诸财宝；不贪著衣钵；勤行精进；无有乱心；闻义便解，更不重受；随时听法，无有厌足。是谓，目连，若有比丘成就此九法者，于现法中多所饶益。是故，目连，当念勤加往诲诸比丘，使长夜之中致无为之处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常念自觉悟，勿著于非法，

所修应正行，得度生死难。

作是而获是，作此获此福，

众生流浪久，断于老病死。

以办更不习，复更造非行，

如此放逸人，成于有漏行。

设有勤加心，恒在心首者，

展转相教诫，便成无漏行。

“是故，目揵连，当与诸比丘而作是诲，当念作是学！”

是时，世尊与诸比丘说极妙之法，令发欢喜之心。

是时，诸比丘闻法已，于彼众中六十余比丘漏尽意解。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有比丘依村落住，善法消灭，恶法遂增。彼比丘当作是学：‘我今在村落居止，恶法遂增，善法渐减，念不专一，不得尽有漏，不至无为安隐之处。我所得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劳苦乃获。’彼比丘当作是学：‘吾今住此村落之中，恶法遂增，善法消减。我亦不以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医药故来作沙门。吾所求愿者，今不获果！’又彼比丘当远离村落去。

“若复有比丘依村落住，善法增益，恶法消减，所得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，勤劳乃获。彼比丘当作是学：‘我今依此村落住，善法增益，恶法消减。所得供养之具，勤劳乃得。又我不以衣被故出家学道，修于梵行。我所学道，求愿者必成其法，应当尽形寿承事供养。’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偈曰：

“衣被及饮食，床具及所安，

不应贪著想，亦莫来此世。

不以衣被故，出家而学道，

所以学道者，必果其所愿。

比丘寻应时，尽形住彼村，

于彼般涅槃，尽其命根本。

“是时，彼比丘若在人间静处所游之村，善法增益，恶法自灭；彼比丘尽形寿住彼村中，不应远游。”

是时，阿难白世尊言：“如来常不说四大依食得存，亦依于心所念法，诸善之法依心而生。又彼比丘依村落住，劳苦精神乃求衣食。彼云何生善法，住彼村落而不远游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衣被、饭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有三种。若复比丘专念四事供养，所欲不果，此依是苦。若复兴知足之心，不起想著，诸天、人民代其欢喜。又比丘，当作是学！我由此故而说此义。是故，阿难，比丘当念少欲知足。如是，阿难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婆罗园中。

尔时，世尊时到，著衣持钵，入婆罗村乞食。是时，弊魔波旬便作是念：“今此沙门欲入村乞食，我今当以方宜教诸男女不令与食。”是时，弊魔波旬寻告国界人民之类：“无令施彼沙门瞿昙之食。”

尔时，世尊入村乞食，人民之类皆不与如来共言谈者，亦无有来承事供养者。如来乞食竟不来，便还出村。

是时，弊魔波旬至如来所，问佛言：“沙门，乞食竟不得乎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由魔所为，使吾不得食，汝亦不久当受其报。魔！今听吾说，贤劫之中有佛名拘楼孙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出现于世。是时，彼亦依此村居止，将四十万众。尔时，弊魔波旬便作是念：‘吾今求此沙门方便，终不果获。’时，魔复作是念：‘吾今当约敕婆罗村中人民之类，使不施沙门之食。’是时，诸圣众著衣持钵，入村乞食，尔时诸比丘竟不得食，即还出村。

“尔时，彼佛告诸比丘：‘说如此妙法，夫观食有九事：四种人间食，五种出人间食。云何四种是人间食？一者、抟食，二者、更乐食，三者、念食，四者、识食，是谓世间有四种之食。彼云何名为五种之食，出世间之表？一者、禅食，二者、愿食，三者、念食，四者、八解脱食，五者、喜食，是谓名为五种之食。如是，比丘，五种之食，出世间之表，当共专念舍除四种之食，求于方便办五种之食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

，

“尔时，诸比丘受彼佛教已，即自克己，成办五种之食。是时，彼魔波旬不能得其便。

“是时，波旬便作是念：‘吾今不能得此沙门方便，今当求眼、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之便。吾今当住村中，教诸人民，使沙门众等未得利养，使令得之，已办利养倍增多也；使彼比丘贪著利养，不能暂舍，复欲从眼、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得方便乎！’

“是时，彼佛、声闻到时，著衣持钵，入村乞食。是时，婆罗门村人民供给比丘衣被、饭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不令有乏，皆前捉僧伽梨，以物强施。是时，彼佛与众声闻说如此之法：‘夫利养者，堕人恶趣，不令至无为之处。汝等，比丘，莫趣想著之心，向于利养，当念舍离；其有比丘著利养者，不成五分法身，不具戒德。’

“是故，比丘，未生利养之心，当使不生；已生利养之心，时速灭之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时，魔波旬即隐形去。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当行慈心，广布慈心；以行慈心，所有瞋恚之心，自当消除。所以然者？比丘当知：昔日有鬼极为弊暴，来在释提桓因座上而坐。是时，三十三天极为瞋恚：‘云何此鬼在我主床上坐乎？’是时，诸天适兴恚心，彼鬼遂转端正，颜貌殊常。尔时，释提桓因在普集讲堂上坐，与玉女共相娱乐。是时，有天子往至释提桓因所，白帝释言：“瞿翼当知：今有恶鬼在尊座上坐，今三十三天极怀恚怒，诸天适兴恚怒，彼鬼遂转端正，颜貌胜常。’是时，释提桓因便作是念：‘此鬼必是神妙之鬼。’

“是时，释提桓因往至彼鬼所，相去不远，自称姓名：‘吾是释提桓因，诸天之主。’时，释提桓因自称姓名时，彼恶鬼转成丑形，颜貌可恶。是彼恶鬼即时消灭。比丘，当以此方便，知其行慈心而不舍离，其德如是。

“又且，比丘，吾昔日时，七岁之中恒修慈心，经历七成劫、败劫，不往来生死。劫欲坏时，便生光音天；劫欲成时，便生无想天上，或作梵天，统领诸天，领十千世界。又复三十七变为释提桓因，又无数变为转轮圣王。比丘，以此方便，知其行慈心，其德如是。

“复次，行慈心者，身坏命终，生梵天上，离三恶道，去离八难。复次，其行慈者，生中正之国。复次，行慈心者，颜貌端正，诸根不缺，形体完具。复次，其行慈心者，躬自见如来，承事诸佛，不乐在家，欲得出家学道，著三法衣，剃除须发，修沙门之法，修无上梵行。

“比丘当知：犹如金刚，人取食之，终不消化，要当下过。其行慈心之人，亦复如是。若如来出世，要当作道，修无上梵行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后有，如实知之。”

是时，尊者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设如来不出世时，彼善男子不乐在家，当何所趣向？”

佛告阿难曰：“若如来不出时，然善男子不乐在家，自剃须发，在闲静之处，克己自修，即于彼处，尽诸有漏，成无漏行。”

是时，阿难白佛言：“云何，世尊，彼人自修梵行、三乘之行，彼人何所趣向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如汝所言，吾恒说三乘之行。过去、将来三世诸佛，尽当说三乘之法。阿难当知：或有是时，众生之类颜貌寿命，转转减少，形器瘦弱，无复威神，多诸瞋怒、嫉妒、恚痴、奸伪、幻惑，所行不真。或复有利根捷疾，展转诤竞，共相斗讼；或以手拳、瓦石、刀杖，共相伤害。是时，众生之类执草便成刀剑，断斯命根。其中众生，行慈心者无有瞋怒，见此变怪，皆怀恐惧，悉共驰走，离此恶处，在山野之中，自然剃除须发，著三法衣，修无上梵行，克己自修，尽有漏心而得解脱，便入无漏境，各各自相谓言：‘我等已胜怨家。’阿难当知：彼名为最胜。”

是时，阿难复白佛言：“彼人为在何部？声闻部？辟支佛部？为佛部耶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彼人当名正在辟支佛部。所以然者？此人皆由造诸功德，行众善本，修清净四谛，分别诸法。夫行善法者，即慈心是也。所以然者？履仁行慈，此德广大。吾昔日著此慈仁之铠，降伏魔官属，坐树王下，成无上道。以此方便，知慈最第一，慈者最胜之法也！阿难当知：故名为最胜，行慈心者，其德如是，不可称计。当求方便，修行慈心。如是，阿难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清旦从静室起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佛告舍利弗曰：“汝今诸根清净，颜貌与人有异，汝今游何三昧？”

舍利弗白佛言：“唯然，世尊，我恒游空三昧。”

佛告舍利弗言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舍利弗，乃能游于空三昧。所以然者？诸虚空三昧者最为第一！其有比丘游虚空三昧，计无吾我、人、寿命，亦不见有众生；亦复不见诸行本末；已不见，亦不造行本；已无行，更不受有；已无受有，不复受苦乐之报。

“舍利弗当知：我昔未成佛道，坐树王下，便作是念：‘此众生类为不克获何法，流转生死，不得解脱？’时，我复作是念：‘无有空三昧者，便流浪生死，不得至竟解脱。有此空三昧，但众生未克，使众生起想著之念，已起世间之想，便受生死之分。若得是空三昧，亦无所愿，便得无愿三昧；以得无愿三昧，不求死此生彼；都无想念时，彼行者复有无想三昧可得娱乐。此众生类皆由不得三三昧故，流浪生死。’观察诸法已，便得空三昧，已得空三昧，便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当我尔时，以得空三昧，七日七夜观视道树，目未曾眴。

“舍利弗，以此方便，知空三昧者，于诸三昧最为第一三昧；王三昧者，空三昧是也！是故，舍利弗，当求方便，办空三昧。如是，舍利弗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舍利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。

尔时，罗阅城中有长者名曰尸利掘，饶财多宝：金银、珍宝、砗磲、玛瑙，不可称计；又且疏薄佛法，但事外道尼揵子，国王、大臣皆悉识知。是时，外道梵志及尼揵子，在家、出家者自诽谤，言有我，言有我身。并六师辈皆悉云集，共作此论：“今沙门瞿昙靡事不知，有一切智，然我等不得利养，今此沙门多得利养，要当作方宜，使不得利养。我等当往至尸利掘舍，教彼长者而作权宜。”

是时，外道梵志尼揵子及彼六师往至尸利掘长者家，语长者曰：“大姓当知：汝是梵天所生，是梵天子，多所饶益。汝今可往至沙门瞿昙所，愍我等故，请沙门及比丘众来在家祠之。又敕屋中作大火坑，极燃炽火，食皆著毒，请使来食。若沙门瞿昙有一切智，知三世事者，则不受请；设无一切智，便当受请，将诸弟子，尽为火所烧，天、人得安，无有灾害。”

是时，尸利掘默然，随六师语，即出城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持杂毒之心，白如来言：“惟愿世尊及比丘僧当受我请！”

尔时，世尊知彼心中所念，默然受请。是时，尸利掘以见如来默然受请，便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；中道便作是念：‘今我六师所说审谛。然沙门不知我心中所念，必当为大火所烧。’是时，尸利掘即还家敕作大坑，燃大烧火；复约敕办种种饭食，

皆悉著毒；复于门外作大火坑，燃大火；又于火上施设敷床，皆以恶毒著食中而白：“时至。”

尔时，世尊以知时至，著衣持钵，将诸比丘众，前后围绕，往至彼家。又敕诸比丘僧：“诸人皆不得先吾前行，亦不得先吾前坐，亦复不得先吾前食。”

是时，罗阅城中人民之类闻尸利掘作大火坑，又作毒食，请佛及比丘僧。四部之众悉皆涕泣：“将非害如来及比丘僧乎？”或复有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白佛言：“愿世尊莫至彼长者家！又彼人作大火坑，兼作毒食。”

佛告之曰：“诸人勿怀恐怖，如来终不为他所害。正使阎浮里内火至梵天，犹不能烧吾，何况此小火？欲害如来，终无此理！优婆塞当知：吾无复害心。”

尔时，世尊与比丘僧，前后围绕，入罗阅城，至长者家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勿先入长者家，亦莫先食；要须如来食，然后乃食。”

尔时，世尊适举足门阈上，尔时火坑自然化作浴池，极为清凉；众华满其中，亦生莲华，大如车轮，七宝为茎，亦生余莲华，蜜蜂王游戏其中。尔时，释提桓因、梵天王及四天王及乾沓和、阿须轮及诸阅叉、鬼神等，见火坑中生此莲华，各各称庆！异音同声，各各说曰：“便为如来胜中第一！”

尔时，彼长者家有种种外道异学，集在其家。尔时，优婆塞、优婆夷见如来变化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。外道异学见如来变化已，甚怀愁忧。上虚空中诸尊神天，散种种名华于如来身上。

尔时，世尊履虚，去地四寸，至长者家。如来举足之处，便生莲华，大如车轮。尔时，世尊右回告诸比丘：“汝等悉皆蹈此莲华上。”

时，诸声闻皆从莲华上至长者家。尔时，世尊便说古昔之喻说：“我过德已来，供养恒沙诸佛，承事、礼敬，未失圣意，持是至诚之誓，使此诸座，皆悉牢固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听诸比丘，先以手凭座，然后乃座。此是我之教也。”尔时，世尊及诸比丘僧皆悉就座。是座下皆生莲华，极为芬香。

是时，尸利掘见如来如斯变化，便生斯念：“吾为外道异学所误，失我人中之行，永失天路，心意愦然，如饮杂毒，必当趣此三恶道中，实是如来出世难遇。”觉知此已，即时涕零，头面礼足，白佛言：“惟愿如来听我悔过！改往修来，自知有罪，触娆如来。惟愿世尊受我悔过，更不犯之！”

佛告言：“长者改过，捐舍本意，乃能自知触犯如来。贤圣法中甚为旷大，听汝改过，随法而舍；我今受汝改悔，后更莫犯！”如是再三。

尔时，阿阇世王闻尸利掘长者施大火坑，及杂毒食，欲害如来；闻已，瞋恚炽盛，告群臣曰：“要当消灭阎浮里地与此人同尸利掘名字者。”又复阿阇世忆如来功德已，悲泣涕零，脱天冠已，告群臣曰：“吾今复用活为？乃使如来为火所烧，及比丘僧皆当被烧。汝等速来至长者家，观视如来。”

尔时，耆婆伽王子白阿阇世王：“大王，勿怀愁忧，亦莫兴恶想。所以然者？如来终不为他所害，今日尸利掘长者当为如来弟子。惟愿大王当往观变化！”

时，阿阇世为耆婆伽所诲喻，乘雪山大象，寻时至尸利掘长者家，下象即至尸利掘舍内。尔时，众人普集门外，有八万四千人。尔时，阿阇世王见莲华大如车轮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并作是说：“使如来恒胜众魔。”告耆婆伽王子曰：“善哉！耆婆伽，乃信如来如斯之要。”时，阿阇世王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阿阇世王见如来口出光明，亦复遍见如来颜色殊特，极怀欢喜，不能自胜！

尔时，尸利掘长者白世尊言：“我所设食皆悉有毒，惟愿世尊小停！今当更施食。所以然者？无令如来体有增损。”

佛告长者：“如来及弟子终不为他所害，但长者食已办者，随时供设。”

尔时，长者手自斟酌，行种种饭食。

尔时，世尊便说斯偈：

“至诚佛法众，害毒无遗余，

诸佛无有毒，至诚佛害毒。

至诚佛法众，害毒无遗余，

诸佛无有毒，至诚法害毒。

至诚佛法众，害毒无遗余，

诸佛无有毒，至诚僧害毒。

贪欲瞋恚毒，世间有三毒，

如来永无毒，至诚佛害毒。

欲怒瞋恚毒，此三世间毒，

如来法无毒，至诚法害毒。

欲怒瞋恚毒，世间有三毒，

如来僧无毒，至诚僧害毒。”

尔时，世尊说此语已，便食杂毒之食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，皆莫先食，要须如来食已，然后乃食。”

尔时，长者手自斟酌，行种种饮食，供养佛及比丘僧。尔时，尸利掘长者见如来食讫，除去钵器，更取小座，在如来前坐。尔时，世尊与长者及八万四千众说微妙之论，所谓论者：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不净想，淫泆大患，出要为乐。如来观彼长者心意及八万四千众心开意解，无复尘垢，诸佛世尊常所说法——苦、集、尽、道，尽与八万四千众说，广分别其行。

尔时，众人即于座上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，犹如新衣易染为色。尔时，庶人亦复如是，各于座上，已见道迹，已见法得法，分别诸法，度诸狐疑，得无所畏，更不事余师，自归佛、法、僧而受五戒。

尔时，尸利掘长者自知得道迹，前白佛言：“宁施如来毒，获大果报，不与余外道异学甘露，更受其罪。所以然者？我今以毒食请佛及比丘僧，于现法中得此证验。长夜为此外道所惑，乃兴斯心于如来所。其有事外道异学者，皆堕边际。”

佛告长者：“如汝所言，而无有异，皆为他所诳！”

尔时，尸利掘白佛言：“自今已后，不复信此外道异学，不听诸四部之众在家供养。”

佛告长者：“勿作是说！所以然者？汝今恒供养斯诸外士。施诸畜生，其福难量，况复人乎？若有外道异学问曰：‘尸利掘是谁弟子？’汝等云何报之？”

尔时，尸利掘即从座起，长跪叉手，白世尊言：“勇猛而解脱，今受此人身，是第七仙人，是释迦文弟子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善哉！长者，乃能说此微妙之叹。”

尔时，世尊重与长者说甚深之法，即时便说斯嘏：

“祠祀火为上，诗书颂为最，

人中王为尊，众流海为原，

星中月为明，光明日为上。

上下及四方，一切有形类，

诸天及世间，佛为最第一！

欲求其福者，当供养三佛。”

尔时，世尊说此偈已，即从座起。

尔时，尸利掘及诸来会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二 结禁品第四十六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十事功德，如来与诸比丘说禁戒。云何为十？所谓承事圣众；和合将顺；安隐圣众；降伏恶人；使诸惭愧比丘不令有恼；不信之人使立信根；已有信者倍令增益；于现法中得尽有漏，亦令后世诸漏之病皆悉除尽；复令正法得久住世；常念思惟当何方便正法久存。是谓，比丘，十法功德，如来与诸比丘而说禁戒。是故，比丘，当求方便，成就禁戒，勿令有失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圣所居之处有十事，三世诸圣常处其中。云何为十？于是，比丘，五事已除，成就六事，恒护一事，将护四部众，观诸劣弱，平等亲近，正向无漏，依倚身行，心善解脱，智慧解脱。

“云何比丘五事已除？于是，比丘五结已断，如是五事已除。

“云何比丘成就六事？于是，比丘承六重之法，如是比丘成就六事。

“云何比丘恒护一事？于是，比丘恒护于心有漏、无漏、有为、无为至涅槃门，如是比丘恒护一事。

“云何比丘将护四部之众？于是，比丘成就四神足，如是便为将护四部之众。

“云何比丘观于劣弱？于是，比丘生死众行已尽，如是比丘观于劣弱。

“云何比丘平等亲近？于是，比丘三结已尽，是谓比丘平等亲近。

“何比丘正向无漏？于是，比丘除去骄慢，如是比丘正向无漏。”

“云何比丘依倚身行？于是，比丘无明已除，如是比丘依倚身行。

“云何比丘心善得解脱？于是，比丘爱已除尽，如是比丘心善得解脱。

“云何比丘智慧解脱？于是，比丘观苦谛，集、尽、道谛，如实知之，如是比丘智慧解脱。

“是谓，比丘，圣贤十事所居之处，昔日贤圣亦居此处，以居方居。是故，比丘，念除五事，成就六法，守护一法，将护四部之众，观察劣弱，平等亲近，正向无漏，依倚身行，心得解脱，智慧解脱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如来成就十力，自知为无著，在大众中能师子吼，转于无上梵轮而度众生。所谓此色，此色集，此色尽，此色出要。观此痛、想、行、识，识集，识尽，识出要，因是有是，此生则生。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入，六入缘更乐，更乐缘痛，痛缘爱，爱缘受，受缘有，有缘死，死缘愁、忧、苦、恼，不可称计。因此五阴之身，有此集法。此灭则灭，此无则无，无明尽行尽，行尽识尽，识尽名色尽，名色尽六入尽，六入尽更乐尽，更乐尽痛尽，痛尽爱尽，爱尽受尽，受尽有尽，有尽死尽，死尽愁、忧、苦、恼皆悉除尽。

“比丘当知：我法甚为广大，无崖无底，断诸狐疑，安隐处正法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勤用心，不令有缺，正使身体枯坏，终不舍精进之行，系意不忘。修行苦法，甚为不易，乐闲居之处，静寂思惟，莫舍头陀之行，如今如来现在善修梵行。是故，比丘，若自观察时，思惟微妙之法，又当察二义，无放逸行使成果实，至甘露灭尽之处。若当受他供养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不唐其劳，亦使父母得其果报，承事诸佛，礼敬供养。如是，比丘，当如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如来成十种力，得四无所畏，在大众中能师子吼。云何为十力？于是，如来是处如实知之，非处如实知之。

“复次，如来处所，知他众生因缘处所受其果报。

“复次，如来知若干种界、若干种持、若干种入，如实知之。

“复次，如来知若干种解脱、无量解脱，如实知之。

“复次，如来知他众生智慧多少，如实知之。

“复次，如来知他众生心中所念，如实知之：有欲心知有欲心，无欲心知无欲心；有瞋恚心知有瞋恚心，无瞋恚心知无瞋恚心；有愚痴心知有愚痴心，无愚痴心知无愚痴心；有爱心知有爱心，无爱心知无爱心；有受心知有受心，无受心知无受心；乱心知有乱心，无乱心知无乱心；散心知有散心，无散心知无散心；少心知有少心，无少心知无少心；广心知有广心，无广心知无广心；无量心知无量心，有量心知有量心，如实知之。定心知有定心，无定心知无定心；解脱心知解脱心，无解脱心知无解脱心。

“复次，如来尽知一切所趣心之道，或一生、二生、三生、四生、五生、十生、五十生、百生、千生、亿百千生、无量生、成劫、败劫、无数成败劫中：‘我昔生彼处，名是，字是，食如此之食，受其苦乐，寿命长短，死此生彼，彼死生此。’自忆如是无数宿命之事。

“复次，如来知众生生死之趣，以天眼观众生之类，善色、恶色，善趣、恶趣，随行所种，皆悉知之。或复众生身、口、意行恶，诽谤贤圣，造邪见业，身坏命终，生地狱中；或复众生身、口、意行善，不诽谤贤圣，恒行正见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上，是谓名为天眼清净，观众生类所趣之行。

“复次，如来有漏尽，成无漏，心解脱、智慧解脱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有，如实知之。是谓如来有此十力，名为无著，得四无所畏，在大众中作师子吼，转于梵轮。

“云何如来得四无所畏？欲言如来成等正觉，若有众生欲言知者，则无此处；若复有沙门、婆罗门，欲来诽谤佛不成等正觉者，则无此处；以无此处，则获安隐。

“然我今日欲言已尽有漏，设复有沙门、婆罗门、天、若魔天来欲言未尽有漏者，则无此处；以无此处，则获安隐。

“复次，我所说法，贤圣得出要者，如实尽于苦际。设有沙门、婆罗门、天、若魔天来欲言未尽苦际者，无此处；以无此处，则获安隐。

“复次，我所说内法者、堕恶趣者，设复有沙门、婆罗门来欲言非者，则无此处。是谓，比丘，如来有四无所畏。

“设有外道异学言：‘彼沙门瞿昙，有何等之力？有何无畏？自称无著最尊。’汝等当持此十力往报之。设复外道异学重作是说：‘我等亦成就十力。’汝等比丘复当问曰：‘汝有何十力？’是时，外道异学则不能报也，遂增其惑。所以然者？我终不见沙门、婆罗门自称言得四无所畏，除如来者。是故，比丘，当求方便，成十力、四无所畏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十念广分别修行，尽断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、骄慢、无明。云何为十？所谓念佛、念法、念比丘僧、念戒、念施、念天、念止观、念安般、念身、念死。是谓，比丘，有众生修行此十念者，尽断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，一切无明、骄慢，皆悉除尽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亲近国家有十非法。云何为十？于是国家起谋害心，欲杀国王，缘此阴谋，王致命终。彼人民类便作是念：‘此沙门、道士数来往返，此必是沙门所为。’是谓初非法亲国之难。

“复次，大臣叛逆为王所收，皆取害之。是时，人民便作是念：‘此沙门、道士数来往返，此必是沙门所为。’是谓第二非法入国之难。

“复次，国家亡失财宝。时，收藏人复生此念：‘今此宝物我恒守护，更无余人来入此者，必沙门取之。’是谓沙门第三非法入国之难。

“复次，国王女年在盛时，犹未出适，身便怀妊。是时，人民作是念：‘此中更无余人往返，必沙门所为。’是谓第四非法亲国之难。

“复次，国王身抱重患，中他人药。是时，人民复作是念：‘其中更无余人，此必是沙门所为。’是谓第五非法亲国之难。

“复次，国王、大臣各共竞诤，共相伤害。是时，人民便作是念：‘此诸大臣本共和合，今共竞诤，此非余人所为，必是沙门、道士。’是谓第六非法亲国之难。

“复次，二国共斗，各争胜。是时，人民便作是念：‘此沙门、道士数来在内，必是沙门所为。’是谓第七非法亲国之难。

“复次，国王本好惠施，与民分财，后便吝悔，不肯惠施。是时，人民各生斯念：‘我等国主本喜惠施，今复悭贪，无惠施心，此必沙门所为。’是谓第八非法亲国之难。

“复次，国王恒以正法，取民财物，后复非法取民财宝。是时，人民各生斯意：‘我等国主本以法取民财宝，今复以非法取民财宝，此必沙门所为。’是谓第九非法亲国之难。

“复次，国土人民普得疫病，皆由宿缘。是时，人民各生斯念：‘我等昔日无复疾病，今各得患，死者盈路，必是沙门咒术所致。’是谓第十非法亲国之难。

“是谓，比丘，十非法入国之难。是故，比丘，莫复生心亲近国家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国王成就十法者，不得久存，多诸盗贼。云何为十？于时国王悭贪，以小轻事，便兴瞋恚，不观义理。若王成就初法，则不得久存，国饶盗贼。

“复次，彼王贪著财物，不肯庶几，是谓国王成就此二法，则不得久存。

“复次，彼王不受人谏，为人暴虐，无有慈心，是谓第三法，不得久存。

“复次，彼王枉诸人民，横取系闭，在牢狱中，无有出期，是谓第四法，不得久存。

“复次，国王非法相佐，不案正行，是谓五法，不得久存。

“复次，彼王贪著他色，远离己妻，是谓彼王成就六法，不得久存。

“复次，国王好喜嗜酒，不理官事，是谓成就七法，不得久存。

“复次，国王好喜歌舞戏乐，不理官事，是谓第八法，不得久存。

“复次，国王恒抱长患，无有强健之日，是谓第九之法，不得久存。

“复次，国王不信忠孝之臣，翅羽鲜少，无有强佐，是谓国王成就此十法，不得久存。

“今比丘众亦复如是，若成就十法，不增善本功德，身坏命终，入地狱中。何谓十法？于是，比丘不持禁戒，亦无恭恪之心，是谓比丘成就初法，不得究竟有所至到。

“复次，比丘不承事佛，不信真言，是谓比丘成就第二之法，不得久住。

“复次，比丘不承事法，漏诸戒律，是谓比丘成就第三之法，不得久住。

“复次，比丘承事圣众，恒自卑意，不信彼受，是谓比丘成就第四之法，不得久住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贪著利养，心不放舍，是谓比丘成就第五之法，不得久住。

“复次，比丘不多学问，不勤加诵读玩习，是谓比丘成就六法，不得久存。

“复次，比丘不与善知识从事，恒与恶知识从事，是谓比丘第七之法，不得久存。

“复次，比丘恒喜事役，不念坐禅，是谓第八之法，不得久存。

“复次，比丘复著算数，返道就俗，不习正法，是谓比丘第九之法，不得久存。

“复次，比丘不乐修梵行，贪著不净，是谓比丘第十之法，不得久存。是谓，比丘，成就此十法者，必堕三恶趣，不生善处。

“若国王成就十法，便得久住于世。云何为十？于是，国王不著财物，不兴瞋恚，亦复不以小事起怒害心，是谓第一之法，便得久存。

“复次，国王受群臣谏，不逆其辞，是谓成就第二之法，便得久存。

“复次，国王常好惠施，与民同欢，是谓第三之法，便得久存。

“复次，国王以法取物，不以非法，是谓第四之法，便得久存。

“复次，彼王不著他色，恒自守护其妻，是谓成就第五之法，便得久存。

“复次，国王亦不饮酒，心不荒乱，是谓成就第六之法，便得久存。

“复次，国王亦不戏笑，降伏外敌，是谓成就第七之法，便得久存。

“复次，国王案法治化，终无阿曲，是谓成就第八之法，便得久存。

“复次，国王与群臣和睦，无有竞争，是谓成就第九之法，便得久存。

“复次，国王无有病患，气力强盛，是谓第十之法，便得久存。若国王成就此十法者，便得久存，无奈之何。

“比丘众亦复如是，若成就十法者，如屈伸臂顷，便生天上。云何为十？于是，比丘奉持禁戒，戒德具足，不犯正法，是谓比丘成就此初法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上。

“复次，比丘于如来所，有恭敬之心，是谓比丘成就此第二法，得生善处。

“复次，比丘顺从法教，一无所犯，是谓比丘成就第三之法，得生善处。

“复次，比丘恭奉圣众，无有懈惰之心，是谓成就第四之法，得生天上。

“复次，比丘少欲知足，不著利养，是谓比丘成就第五之法，得生天上。

“复次，比丘不自用意，恒随戒法，是谓成就第六之法，生于善处。

“复次，比丘不著事务，常喜坐禅，是谓成就第七之法，得生天上。

“复次，比丘乐闲静之处，不在人间，是谓成就第八之法，生于善处。

“复次，比丘不与恶知识从事，常与善知识从事，是谓成就第九之法，得生善处。

“复次，比丘常修梵行，离于恶法，多闻学义，不失次叙，如是比丘成就十法者，如屈伸臂顷，生善处天上。

“是谓，比丘，十非法之行入地狱者，当念舍离；十正法之行，当共奉修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是时，众多比丘时到，著衣持钵，入罗阅城乞食。是时，众多比丘便作是念：“我等入城乞食，日犹故早，我等可至外道异学，与共论议。”是时，众多比丘便至外道异学所。时，诸外道遥见诸沙门来，各各自相谓言：“各各寂寞，勿有高声语言。沙门瞿昙弟子今来此间！然沙门之法，称誉寂寞之人，令知我等正法，不辞有乱。”

尔时，众多比丘便至外道异学所，共相问讯，在一面坐。

尔时，外道问诸比丘：“汝等，沙门瞿昙与诸弟子说此妙法，是诸比丘尽解一切诸法而自游戏不乎？我等亦复与诸弟子说此妙法而自游戏。我之所说，与汝有何等异？有何差别？说法、教戒一类无异。”是时，众多比丘闻外道异学所说，亦不称善，复非言恶，即从座起，各退而去。

是时，众多比丘自相谓言：“我等当持此义，往白世尊。若如来有所说者，我当念奉行。”

尔时，众多比丘入罗阅城乞食已，还至房中，收摄衣钵，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住在一面。尔时，众多比丘以此缘本，尽向如来说之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彼外道异学问此义已，汝等应持此语报之：‘一论、一义、一演乃至十论、十义、十演，说此语时有何等义？’设汝持此语往问者，彼人则不能报之，彼外道异学遂增愚惑。所以然者？非彼所有境界。

“是故，比丘，我不见天及人民、魔若魔天、释、梵天王能报此语者，除如来及如来弟子从吾闻者，此则不论。一论、一义、一演，我虽说此义，由何故而说乎？一切众生由食而存，无食则死。彼比丘平等厌患，平等解脱，平等观察，平等分别其义，平等尽苦际，同一义而不二。一论、一义、一演，我所说者，正谓此耳！

“二论、二义、二演，我虽说此义，由何说乎？名与色，彼何等谓名？所谓痛、想、念、更乐、思惟，是谓名也。彼云何名为色耶？四大及四大所造色，是谓名为色。以此缘本，故名为色也。二论、二义、二演者，由此因缘故，我今说之。若比丘平等厌患，平等解脱，平等观察，平等分别其义，平等尽其苦际。

“三论、三义、三演，由何等故而说此义乎？所谓三痛。云何为三？所谓苦痛、乐痛、不苦不乐痛。彼云何名为乐痛？所谓心中乐想，亦不分散，是谓名为乐痛。彼云何名为苦痛？所谓心中愦乱而不定一，思惟若干想，是谓名苦痛。彼云何名为不苦不乐痛？所谓心中无苦无乐想，复非一定，复非乱想，亦不思惟法与非法，恒自寂默，心无有记，是故名为不苦不乐痛，是谓三痛。若比丘平等厌患，平等解脱，平等观察，平等分别其义，平等尽其苦际。我所说三论、三义、三演者，正谓此耳！

“四论、四义、四演，由何等故复说此义乎？所谓四谛。云何为四？所谓苦、集、尽、道圣谛。彼云何为苦谛？所谓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忧悲恼苦、怨憎会苦、恩爱别苦、所欲不得苦。彼云何名为集谛？所谓爱本与欲相应者，是谓名为集谛。彼云何名为苦尽谛？所谓彼爱永尽无余，更不复生，是谓名苦尽谛。彼云何名为苦出要谛？所谓贤圣八品道：正见、正治、正语、正命、正业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三昧，是名为八品之道也。若比丘平等厌患，平等解脱，平等分别其义，平等观察，平等尽其苦际。是谓四论、四义、四演，我所说者，正谓此耳！

“五论、五义、五演，我今所说由何等故说？所谓五根。云何为五？信根、精进根、念根、定根、慧根。云何名为信根？所谓贤圣弟子，信如来道法，彼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出现于世，是谓名为信根。彼云何名为精进根？所谓身心意并勤劳不倦，灭不善法，使善增益，顺心执持，是谓名为精进根。彼云何名为念根？所谓念根者，所诵不忘，恒在心怀，总持不失，有为、无漏之法，终不忘失，是谓名为念根。彼云何名为定根？所谓定根者，心中无错乱，无若干想，恒专精一意，是谓名为三昧根。彼云何名智慧根？所谓知苦、知集、知尽、知道，是谓名智慧之根，此名五根也。比丘于中平等解脱，平等分别其义，平等尽其苦际。五论、五义、五演，我所说者，正谓此耳！

“六论、六义、六演，我所说者由何等故乎？所谓六重之法也。云何为六？于是，比丘恒身行慈心，若在闲净室中，常若一心，可尊可贵，恒与和合，是谓比丘第一重法。复次，口行慈心，终无虚妄，可敬可贵，是谓第二重法。复次，意行慈，不起憎嫉，可敬可贵，是谓第三重法。复次，若得法利之养，钵中遗余，与诸梵行之人等心施与，是谓第四重法可敬可贵。复次，奉持禁戒，无所脱失，贤圣人之所贵，是谓第五重法可

敬可贵。复次，正见贤圣得出要，得尽苦际，意不错乱，与诸梵行之人等修其行，是谓第六重之法可敬可贵。尔时，比丘平等厌患，平等解脱，平等分别其义，平等尽于苦际。六论、六义、六演，我所说者，正谓此耳！

“七论、七义、七演，由何等故而说此乎？所谓七神识止处。云何为七？或有众生，若干想，若干种身，所谓天及人也。或有众生，若干种身一想，所谓梵迦夷天最初出时。或有众生，一想一身，所谓光音天是也。或有众生，一身若干想，所谓遍净天是也。或有众生，空处无量，所谓空处天是也。或有众生，识处无量，所谓识处天是也。或有众生，无所有处无量，所谓不用处天是也。或有众生，有想无想处无量，所谓有想无想天是也。是谓，比丘，七神止处。于是，比丘平等解脱乃至平等尽于苦际。七论、七义、七演，我所说者，正谓此耳！

“八论、八义、八演，我所说者由何等故而说此乎？所谓世间八法是随世回转。云何为八？利、衰、毁、誉、称、讥、苦、乐，是谓世间八法随世回转。若比丘于中平等解脱乃至尽于苦际。八论、八义、八演，我所说者，正谓此耳！

“九论、九义、九演，我所说者由何故而说此乎？所谓九众生居处。云何为九？若有众生，若干种身，所谓天及人。或有众生，若干种身一想，所谓梵迦夷天最初出时是也。或有众生，一想一身，所谓光音天是也。或有众生，一身若干想，所谓遍净天是也。或有众生，空处无量，所谓空处天是也。或有众生，识处无量，所谓识处天是也。或有众生，无所有处无量，所谓不用处天是也。或有众生，有想无想处无量，所谓有想无想天是也。无想众生及诸所生之类，为九神止处。于是，比丘平等解脱乃至尽于苦际。九论、九义、九演，我所说者，正谓此耳！

“十论、十义、十演，由何等说乎？所谓十念，念佛、念法、念比丘僧、念戒、念施、念天、念休息、念安般、念身、念死，是谓十念。若比丘平等解脱乃至尽于苦际。十论、十义、十演，如是，比丘，从一至十。

“比丘当知：若外道异学闻此语者，犹不能熟视颜色，况欲报之？其有比丘解此义者，于现法中最尊第一之人。若复比丘、比丘尼思惟此义，乃至十岁，必成二果：若阿罗汉、若阿那含。比丘，且舍十岁，若一年之中思惟此义者，必成二果，终无中退。比丘，且舍一年，其四部之众十月，若至一月思惟此义者，必成二果，亦不中退。且舍一月，若四部之众七日之中思惟此义，必成二果，终不有疑。”

尔时，阿难在世尊后，执扇扇佛。尔时，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此法极为甚深。若所在方面有此法者，当知便遇如来。唯然，世尊，此法名何等？当云何奉行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此经名为十法之义，当念奉行！”

尔时，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其有修行十想者，便尽有漏，获通作证，渐至涅槃。云何为十？所谓白骨想、青瘀想、膨胀想、食不消想、血想、啖想、有常无常想、贪食想、死想、一切世间不可乐想。是谓，比丘，修此十想者，得尽有漏，得至涅槃界。又是，比丘，十想之中，一切世间不可乐想最为第一。所以然者？其有修行不可乐想，持信奉法，此二人必越次取证。是故，比丘，若在树下静处露坐，当思惟此十想。是故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有一比丘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彼比丘白世尊言：“如来今日与诸比丘说：‘十想之法，其能修者，断诸有漏，成无漏行。’如我，世尊，不堪任行此十想。所以然者？欲心多故，身意炽盛，不得宁息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彼比丘：“汝今当舍净想，思惟不净想；舍有常想，思惟无常想；舍有我想，思惟无我想；舍可乐想，思惟不可乐想。所以然者？若比丘思惟净想，欲心便炽盛；若思惟不净想，便无欲心。比丘当知：欲为不净，如彼屎聚；欲如鸮鸹，饶诸音响；欲无返复，如彼毒蛇；欲如幻化，如日消雪；当念舍欲，如弃冢间；欲还自害，如蛇怀毒；欲无厌患，如饮咸水；欲难可满，如海吞流；欲多可畏，如罗刹村；欲犹怨家，恒当远离；欲犹少味，如蜜涂刀；欲不可爱，如路白骨；欲现外形，如厕生华；欲为不真，如彼画瓶，内盛丑物，外见殊特；欲无牢固，亦如聚沫。是故，比丘，当念远离贪欲之想，思惟不净之想。汝今，比丘，当忆昔迦葉佛所奉行十想，今当重思惟十想，有漏心便解脱。”

尔时，彼比丘悲泣堕泪，不能自止，即时头面礼佛，白世尊言：“唯，世尊，愚惑积久，如来躬自说十想，方欲远离。今自忏悔，后更不犯！惟愿如来受其重过，原恕不及！”

佛告比丘：“听汝改过，勿复更犯！又如来与汝说十想而不肯奉持。”

是时，彼比丘闻世尊教诫已，在闲静之处，克己思惟，所以族姓子，剃除须发，著三法衣，修无上梵行者，欲升其所愿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，

如实知之。尔时，彼比丘便成阿罗汉。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结禁、圣贤居，二力及十念，

亲国、无挂碍，十轮、想、观想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三 善恶品第四十七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有众生奉行十法，便生天上；又行十法，便生恶趣；又行十法，入涅槃界。

“云何修行十法，生恶趣中？于是，有人杀生、盗劫、淫泆、妄言、绮语、恶口、两舌斗乱彼此、嫉妒、瞋恚、兴起邪见，是谓十法。其有众生，行此十法，入恶趣中。

“云何修行十法，得生天上？于是，有人不杀，不盗，不淫，不妄言、绮语、恶口，不两舌斗乱彼此，不嫉妒、恚害、兴起邪见。若有人行此十法者，便生天上。

“云何修行十法，得至涅槃？所谓十念，念佛、念法、念比丘僧、念天、念戒、念施、念休息、念安般、念身、念死，是谓修行十法，得至涅槃。比丘当知：其生天及恶趣者，当念舍离；其十法得至涅槃者，善修奉行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合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由十恶之本，外物衰耗，何况内法。云何为十？所谓杀、盗、淫、妄言、绮语、恶口、两舌斗乱彼此、嫉妒、恚害、心怀邪见。由杀生报故，众生寿命极短；由不与取报故，众生生便贫贱；由淫泆报故，众生门不贞良；由妄语报故，众生口气丑弊，致不鲜洁；由绮语报故，致土地不平整；由两舌报故，土地生荆棘；由恶口报故，语有若干种；由嫉妒报故，以致谷不丰熟；由恚害报故，多诸秽恶之物；由邪见报故，自然生八大地狱。因此十恶报故，使诸外物衰耗，何况内物！是谓，比丘，当念舍离十恶之法，修行十善法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波斯匿王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波斯匿王往白世尊言：“如来审有是语：‘施我获福多，余者获福少；施我弟子，勿施余人。’设有人作是语

者，岂非毁如来法乎？”

佛告王曰：“我无此语：‘独应施我，勿施余人。’大王当知，我恒有此语：‘若比丘钵中遗余掷著水中，软虫食之犹得其福，何况施人而不获福乎？’但，大王，我有是语：‘施持戒人，其福益多，胜于犯戒之人。’”

尔时，波所匿王前白佛言：“唯然，世尊，施持戒人，其福倍多于犯戒之人者上。”

王复白佛言：“尼揵子来语我言：‘沙门瞿昙知于幻术，能回转世人。’世尊，此语为审乎？为非耶？”

佛告王曰：“如是，大王，如向来言：‘我有幻法，能回转世人。’”

王白佛言：“何者名为回转幻法？”

佛告王曰：“其杀生者其罪难量，其不杀者受福无量；其不与取者获罪无量，其不盗者获福无量；夫淫泆者受罪无量，其不淫者受福无量；其邪见者受罪无量，其正见者获福无量。我所解幻法者，正谓此耳！”

是时，波斯匿王白世尊言：“若当世间人民、魔若魔天、有形之类，深解此幻术者则获大幸。自今已后，不复听外道异学入我国界；听四部之众恒在我宫，常当供养，随其所须。”

佛告大王：“勿作是语！所以然者？施畜生之类，犹获其福；及施犯戒之人，亦获其福；施持戒之人，福亦难量；施外仙道之人，获一亿之福；施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罗汉、辟支佛及佛，其福不可量。是故，大王，当兴发意，供给当来过去诸佛、声闻弟子。如是，大王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波斯匿王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众多比丘食后皆集普会讲堂，咸共论说此义，所谓论者：衣裳、服饰、饮食之论，邻国、贼寇、战斗之论，饮酒、淫泆、五乐之论，歌舞、戏笑、妓乐之论，如此非要，不可称计。

尔时，世尊以天耳听闻诸比丘各作是论，即往至普会讲堂所，问诸比丘：“汝等集此欲何所论说？”

是时，诸比丘白世尊言：“我等集此共论此不要事。”

是时，佛告诸比丘曰：“止！止！比丘，勿作此论。所以然者？此论非义，亦无善法之趣，不由此论得修梵行，不得灭尽涅槃之处，不得沙门平等之道。此皆俗论，非正趣之论。汝等已离俗修道，不应思惟败行之论。汝等设欲论者，当论十事功德之论。云何为十？若精勤比丘少欲、知足、有勇猛心、多闻能与人说法、无畏无恐、戒律具足、三昧成就、智慧成就、解脱成就、解脱见慧成就。汝等设欲论者，当论此十事。所以然者？润及一切，多所饶益，得修梵行，得至灭尽无为之处，涅槃之要也。汝今族姓子已出家学道，应当思惟此十事。此论者，正法之论，去离恶趣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众多比丘皆集普会讲堂，各生此论：“今舍卫城谷米涌贵，乞求难果。世尊又说：‘依于饮食，人身得存，四大依倚心所念法，法依善趣之本。’我等今日便当差次立人乞求。使乞求之人得见好妙色，得极妙更乐，得衣裳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不亦善耶？”

尔时，世尊清净无瑕秽，以天耳遥闻诸比丘各生此论。尔时，世尊即往至普会讲堂所，在众中坐，告诸比丘：“汝等集此为何论义？”

比丘对曰：“我等所论，今舍卫城乞求难得，欲共差次一人次第乞食，随时得见好色妙服，及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。我等所论正论此耳！”

佛告比丘：“若乞求比丘四事供养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复用见色、声、香、味、细滑法乎？我恒教敕：‘乞食求有二事：可亲、不可亲。设得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增益恶法，无有善法，此不可亲。若得乞求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增益善法，不增恶法，此便可亲。’汝等比丘，于此法中，欲作何等之论？汝等所论者，非正法论，当舍此法，更莫思惟！不由此得至休息灭尽涅槃之处。

“设欲论者，当论此十法。云何为十？若精勤比丘少欲、知足、有勇猛心、多闻能与人说法、无畏无恐、戒律具足、三昧成就、智慧成就、解脱成就、解脱见慧成就。汝等设欲论者，当论此十事。所以然者？润及一切，多所饶益，得修梵行，得至灭尽之处、无为涅槃界。此论者沙门之义，当念思惟，勿去离心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众多比丘各集普会讲堂，作是异论：“今舍卫城乞食难得，非比丘所安之处。我等可立一人次第乞食。此乞比丘，能办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，无所乏短。”

尔时，众中有一比丘，白诸人曰：“我等不堪任在此乞求，各共诣摩竭国，于彼乞求，又且谷米丰贱，饮食极饶。”

更复有比丘说曰：“我等不宜在彼国乞食。所以然者？阿阇世王在彼治化，主行非法，又杀父王，与提婆达兜为友，以此因缘故，不宜在彼乞求。”

复有比丘说曰：“今此拘留沙国土，人民炽盛，饶财多宝，宜在彼土乞求。”

复有比丘作是说：“我等不宜在彼土乞食。所以然者？恶生王于彼土治化，极为凶弊，无有慈仁，人民粗暴，好喜斗讼，以此因缘，故不应在彼乞食。”

复有比丘说曰：“我等宜在拘深婆罗柰城，优填王所治之处，笃信佛法，意不移动，我等宜在彼土乞食，所愿无违。”

尔时，世尊以天耳闻诸比丘各生此论，即严整衣服，至诸比丘所，在中央坐，问诸比丘曰：“汝等集此欲何等论？为说何事？”

是事，比丘白佛言：“我等集此各兴此论：‘今舍卫城谷米涌贵，乞求叵得，各当共诣摩竭国界，于彼乞求。又彼国土饶财多宝，所索易得。’其中或有比丘说曰：‘我等不宜彼国乞食。所以然者？阿阇世王在彼治化，主行非法，又杀父王，与提婆达兜为友，以此因缘故，不宜在彼乞求。’其中复有比丘说曰：‘今拘留沙国，人民炽盛，饶财多宝，宜在彼国乞食。’复有比丘作是说：‘我等不宜在彼乞食。所以然者？恶生王于彼治化，为人凶恶，无有慈仁，好喜斗讼，以此因缘，故不宜在彼乞食。’复有比丘说曰：“我等宜在拘深婆罗柰城，优填王所治之处，笃信佛法，意不移动，宜在彼乞食，所愿无违。’在此所论，正谓此耳！”

尔时，佛告诸比丘：“汝等莫称讥王治国家界，亦莫论王有胜劣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夫人作善恶，行本有所因，

彼彼获其报，终不有毁败。

夫人作善恶，行本有所因，

为善受善报，恶受恶果报。

“是故，比丘，勿兴斯意论国事，缘不由此论得至灭尽涅槃之处，亦不得沙门正行之法。设欲作是论，非是正业。汝等应当学十事论。云何为十？若精勤比丘少欲、知足、有勇猛心、多闻能与人说法、无畏无恐、戒律具足、三昧成就、智慧成就、解脱成就、解脱见慧成就。汝设欲论者，当论此十事。所以然者？普润一切，得修梵行，得至灭尽涅槃之处。汝等已出家学道，离于世俗，当勤思惟，勿去离心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众多比丘集普会讲堂，各兴此论：“今波斯匿王主行非法，犯圣律教，谶比丘尼得阿罗汉道，十二年中闭在宫内，与共交通。又不事佛、法、比丘僧，无笃信之心向阿罗汉，则无信心于佛、法、圣众，我等宜应远离，勿止此土。所以然者？王行非法时，王大臣亦行非法；大臣以行非法，左右吏佐亦行非法；吏佐已行非法，诸庶人类亦行非法。我今宜在远国乞求，不止此邦。又可观彼风俗之化，已见风俗之化，则见殊异之处。”

尔时，世尊以天耳听闻诸比丘各兴此论，即往至诸比丘所，在中央坐。尔时，佛告诸比丘：“汝等集此为何论说？”

众多比丘白世尊言：“我等在此论波斯匿王，主行非法，犯圣律教，十二年中闭谶比丘尼，在深宫内，接待以色。又彼得道之人行过三界，然王亦不事佛、法及众僧，无笃信之心向阿罗汉；已无此心，则无此心于三尊。我等宜远游，不须住此。所以然者？王行非法时，臣佐、人民亦复行恶，又观世间风化之法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曰：“汝等勿论国界之事，当自克己，思惟内省，校计分别。言此论者不合至理，亦复不令人得修梵行，灭尽无为涅槃之处。当自修己，炽然法行，自归最尊。若比丘能自修己，兴隆法乐者，此人之类便为我躬自所生。云何，比丘，能自炽然，兴隆法乐，无有虚妄，自归最尊？于是，比丘，内自观身，身意止，自摄其心，除去乱想，无有忧愁；外自观身，身意止，自摄其心，除去乱想，无有愁忧；有复内外观身，身意止；内观痛，外观痛，内外观痛；内观心，外观心，内外观心；内观法，外观法，内外观法，法意止，自摄其心，除去乱想，无有愁忧。如是，比丘，能自炽然其行，兴隆法乐，自归最尊。

“诸有将来、现在比丘，能自炽然，不失行本，便为我之所生。是故，比丘，若欲有所论，当论于十事。云何为十？所谓精勤比丘：少欲、知足、有勇猛心、多闻能与人

说法、无畏无恐、戒律具足、三昧成就、智慧成就、解脱成就、解脱见慧成就。汝等设欲论者，当论此十事。所以然者？润及一切，多所饶益，得修梵行，至灭尽之处、无为涅槃界。此论者沙门之义，当念思惟，勿去离心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舍卫国城中有一长者，与罗云作坐禅屋。尔时，罗云随其日数，止彼屋中，后便人间游化。时，彼长者窃生此心：“我当往覲尊者罗云。”尔时，长者见罗云房中寂寞，不见人住；见已，语诸比丘曰：“尊者罗云今为所在？”

比丘报曰：“罗云在人间游化。”

长者报曰：“惟愿诸贤差次人在吾房中住。世尊亦说：‘造立园果，及作桥舡，近道作圊厕，持用惠施，长夜获其福，戒法成就，死必生天上。’以是之故，我与罗云作屋耳！今罗云不乐我房，惟愿诸贤差次人住我房中！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如长者教。”尔时，诸比丘即差次一比丘住房中。

是时，尊者罗云便作是念：“我离世尊积久，今可往问讯。”是时，尊者罗云即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而坐；须臾之间，即从座起，还诣房中，见有异比丘在屋中住；见已，语彼比丘曰：“谁持我房与卿使住？”

比丘报曰：“众僧差次令我住此房中。”

是时，罗云还至世尊所，因此缘本，具白世尊：“不审如来，众僧差次我房，使道人在此止住耶？”

佛告罗云：“汝往至长者家，语长者曰：‘我所行法无有身、口、意行有过乎？又非身三、口四、意三过乎？长者先持房施我，后复持与圣众。’”

是时，罗云受佛教已，即往长者家，语长者曰：“我非有身三、口四、意三过乎？”

长者报曰：“我亦不见罗云身、口、意过也。”

罗云语长者曰：“何故夺我房舍持与圣众？”

长者报曰：“我见房空，是故持施圣众。时我复作是念：‘尊者罗云必不乐我房中。’故持惠施耳！”

是时，罗云闻长者语已，即还至世尊所，以此因缘，具白如来。是时，世尊即告阿难：“速打揵椎，诸有比丘在祇洹精舍者，尽集善会讲堂。”

时，阿难即受佛教，召诸比丘在普会讲堂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当说惠施清净，汝等善思念之。”尔时，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“彼云何名为惠施清净？于是，比丘，若有人以物惠施，后复还夺，更与余人，此名为施不均整，非平等施。若复有人夺彼人物，持施圣众；若复有人还夺圣众，持用与人，此非为平等之施，亦非清净之施。转轮圣王自于境界犹得自在，比丘于己衣钵亦得自在。若复彼人口不见许，而取他人物与人者，此非平等之施。我今告诸比丘，施主见与，受主不见与者，此非平等之施。若复彼比丘会遇命终，当持此一房在众中结羯磨，传告唱令：‘某甲比丘命终，今持此房在众分处，欲安处何人？随圣众教。诸贤，任使某甲比丘住者，各共忍之。’若不听者，今便说再三，亦当作是说之。若众僧一人不听而与者，则非平等之施，则为杂浊之物。今还与罗云房，清净受之。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时，尊者大均头在静寂之处，兴此念想：“诸前后中央之见，云何得知？”尔时，大均头到时，著衣持钵，到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均头白世尊言：“今此诸见，前后相应，云何得灭此见？又使余者不生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于是，均头，此见所出与所灭之处，皆是无常、苦、空。均头知之，当建此意。夫见之法六十二种，要当住十善之地，除去此见。云何为十？于是，均头，他好杀生，我等应当不杀；他好盗，我不盗；他犯梵行，我行梵行；他妄语，我不行妄语；他行两舌斗乱彼此、绮语、恶口、嫉妒、恚、邪见，我行正见。

“均头当知：如从恶道得值正道，如从邪见得至正见，回邪就正。犹如有人自己没溺，复欲渡人者，终无此理；己未灭度，欲使他人灭度者，此事不然。如有人自不没溺，便能渡人，可有此理；今亦如是，自般涅槃，复使他人取灭度者，可有此理。是故，均头当念：离杀，不杀灭度；离盗，不盗灭度；离淫，不淫灭度；离妄语，不妄语灭度；离绮语，不绮语灭度；离粗言，不粗言灭度；离斗乱彼此，不斗乱彼此灭度；离嫉妒，不嫉妒灭度；离恚，不恚灭度；离邪见，得正见灭度。

“均头当知：若凡夫之人便生此念：‘为有我耶？为无我耶？有我无我耶？世有常耶？世无常耶？世有边耶？世无边耶？命是身耶？为命异身异耶？如来死耶？如来不死耶？为有死耶？为无死耶？为谁造此世？’生诸邪见：‘为是梵天造此世？为是地主施

设此世？又梵天造此众生，地主造此世间；众生本无今有，已有便灭。’凡夫之人无闻、无见，便生此念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自然有梵天，此是梵志语，

此见不真正，如彼之所见。

我主生莲华，梵天于中出，

地主生梵天，自生不相应。

地主刹利种，梵志之父母，

云何刹利子，梵志还相生？

寻其所生处，诸天之所说，

此是叹誉言，还自著羁难。

焚天生人民，地主造世间，

或言余者造，此语谁者审？

恚欲之所惑，三事共合集，

心不得自在，自称我世胜。

天神造世间，亦非梵天生，

设复梵天造，此非虚妄耶？

寻迹遂复多，审谛方言虚，

其行各各异，此行不审实。

“均头当知：众生之类所见不同，其念各异。此诸见者皆是无常，其有怀抱此见，则是无常变易之法。若他人杀生，我等当离杀生；设他盗者，当远离之；不习其行，专其心意，不使错乱，愚惟校计、邪见所兴乃至十恶之法皆当去离，不习其行。若他瞋恚，我等学于忍辱；他人怀嫉妒，我当舍离；他兴骄慢，我念舍离；若他自称、毁余人，我等不自称、不毁他人；他人不少欲，我等当学少欲；他人犯戒，我修其戒；他人有懈怠，我当精进；他人不行三昧，我行三昧。当作是学！他人愚惑，我行智慧。其能观察分别其法者，邪见消灭，余者不生。”

是时，均头受如来教已，在闲静之处，思惟校计，所以族姓子，出家学道，著三法衣，修无上梵行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造已办，更不复受有，如实知之。是时，均头便成阿罗汉。

尔时，均头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地狱众生受其罪报，极至一劫，或有其中间夭者；受畜生罪报，极至一劫，其间有中夭者；受饿鬼报，极至一劫，其间有中夭者。比丘当知：郁单曰人寿千岁，无有中夭者。所以然者？彼土人民无所系属，设于彼命终，生善处天上，无有堕落者。弗于逮人民寿五百岁，亦有中夭者；瞿耶尼人民寿二百五十岁，亦有中夭者；阎浮提人民极寿百岁，亦有中夭者多。

“正使人寿命极至十十，人民之兆以寿十十，其行不同，性分各异。初十幼小，无所识知；第二十少多有知，犹不贯了；第三十欲意炽盛，贪著于色；第四十多诸伎术，所行无端；第五十解义明了，所习不忘；第六十悭著财物，意不决了；第七十懈怠喜眠，体性迟缓；第八十无有少壮之心，亦无荣饰；第九十多诸病痛，皮缓面皱；第十十诸根衰耗，骨节相连，多忘意错。比丘知之：设人寿百岁，当经历尔许之难。设人寿百岁，当经三百冬、夏、秋，计其寿命，盖不足言。若人寿百岁，当食三万六千食，其间或有不食时：瞋不食，不与不食，病不食。计彼食与不食，及饮母乳，取要言之，三万六千食。比丘，若人寿百岁其限岁数，饮食之法其状如是。

“比丘当知：阎浮地人民，或寿极长，与无量寿等。过去久远不可计世，有王名疗众病，寿命极长，颜色端正，受乐无量。尔时，无疾病、老、死之患。时，有夫妇二人生一子，子便命终。是时，父母抱举令坐，又持食与，然彼子不饮、不食，亦不起坐。何以故尔？以命终故。是时，彼父母便生此念：‘我子今日何为瞋恚，不肯食饮，亦不言语？’所以然者？由彼人民不闻死亡音响之所致也。

“尔时，彼父母便复念曰：‘我子今已经七日不饮、不食，亦复不知何由默然？我今可以此因缘，往白疗病大王使知。’是时，父母往至王所，以此因缘，具白大王。是时，大王便作是念：‘今日已闻死亡音响。’王告之曰：‘汝等可持此小儿到吾所。’尔时，父母即抱小儿至国王所。王见已，告父母曰：‘此儿已命终。’时，父母白王言：‘云何名为命终？’王告曰：‘此儿更不行起、言对、谈说、饮食、戏乐，身体正直，无所复为，故名为命终。’是时，夫妇复白王言：‘如此之变当经几时？’王告之曰：‘此儿不久身体烂坏，膨胀臭处，无所复任。’尔时，父母不信王语，复抱死儿，还

至家中，未经几时，身体尽坏，极为臭秽。是时，父母方信王语云：‘此儿不久身体膨胀，尽当坏败。’

“是时，夫妇复抱此膨胀小儿至国王所，而白王言：‘唯然，大王，今持此儿奉贡大王。’时，父母亦不啼哭。所以然者？由不闻死亡之音故。是时，大王剥取其皮而作大鼓，复敕作七重楼阁，持此鼓安处其上，即敕一人：‘汝当知之，令守护此鼓，百岁一击，无令失时。’受王教诫，百岁一击。时，诸人民闻此鼓音，怪未曾有，语诸人曰：‘何者音响？为是谁声？乃彻于斯！’王告之曰：‘此是死人皮之响！’众生闻已，各兴念曰：‘奇哉！乃闻此声。’

“汝等比丘，尔时王者，岂异人乎？莫作是观！所以然者？尔时王者，即我身是也。以此知之，昔日阎浮地寿命极长，如今阎浮地人民极为短命，灭者难限。所以然者？由杀害多故，致命极短，华色失乎！由此因缘，故致变怪。

“比丘当知：阎浮地五十岁，四天王中一日一夜。计彼日夜之数，三十日为一月，十二月为一岁，四天王寿命五百岁，或复有中夭者。计人中之寿十八亿岁，还活地狱一日一夜。计彼一日一夜之数，三十日为一月，十二月为一岁，还活地狱极寿千岁，复有中夭者，计人中之寿三十六亿岁。计人中百岁，三十三天一日一夜，计彼日月年岁之数，三十三天寿千岁，其间或有中夭者。计人中之寿三十六亿岁，阿鼻地狱中一日一夜。复计彼日月之数，三十日为一月，十二月为一岁，计彼日夜之数寿二万岁，计人中之寿，寿一拘利。如是，比丘，计此之寿转转增倍，除无想天。无想天寿八万四千劫，除净居天不来此世。是故，比丘，勿怀放逸，于现身上得尽有漏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经言：百岁当经三百冬夏秋，谓冬夏秋各一百故。言三百而不言春者，此顺西域三时也。言三时者，寒热雨三也。言冬即彼寒时，夏即彼热时，秋即彼雨时。然彼三时各四月，计一年有十二月。今以冬夏秋拟彼三时，而月数少，盖译者不善方言也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四 十不善品第四十八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其有众生，修行杀生，广布杀生，种地狱罪，饿鬼、畜生行；若生人中，寿命极短。所以然者？由害他命。

“若有众生盗他物者，种三恶道之罪；若生人中，恒遭贫匮，食不充口，衣不盖形，皆由盗故；劫夺物者，即断他命根。

“若有众生，好喜贪泆，种三恶道；若生人中，门不贞良，窃盗淫泆。

“若有众生妄语者，种地狱罪；若生人中，为人所轻，言不信受，为人所贱。所以然者？皆由前世妄语所致。

“若有众生两舌者，种三恶道之罪；设生人中，心恒不定，常怀愁忧。所以然者？由彼人两头传虚言故。

“若有众生粗言者，种三恶道之罪；若生人中，为人丑弊，常喜骂呼。所以然者？由彼人言不专正之所致也。

“若有众生斗乱彼此，种三恶道之罪；设生人中，多诸怨憎，亲亲离散。所以然者？皆由前世斗乱之所致也。

“若有众生嫉妒者，种三恶道；若生人中，乏诸衣裳。所以然者？由彼人起贪嫉故。

“若有众生起害意，种三恶道；设生人中，恒多虚妄，不解至理，心乱不定。所以然者？皆由前世恚怒所致也，无有慈仁。

“若有众生，行邪见者，种三恶道；若生人中，乃在边地，不生中国，不睹三尊道法之义，或复聋盲喑瘂，身形不正，不解善法、恶法之趣。所以然者？皆由前世无信根故，亦不信沙门、婆罗门、父母、兄弟。

“比丘知之：由此十恶之报，致此殃譬。是故，比丘，当离十恶，修行正见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十五日说戒时，将诸比丘，前后围绕，往诣普会讲堂。尔时，世尊默然观察，诸圣众寂寞不语。是时，阿难白佛言：“今日圣众尽集讲堂。唯然，世尊，当与诸比丘说禁戒。”尔时，世尊亦复默然不语。

是时，阿难须臾复白佛言：“今正是时，宜说禁戒，初夜欲尽。”

尔时，世尊复默不语。尔时，阿难须臾复白佛言：“中夜欲竟，众僧劳顿，惟愿世尊以时说戒！”

尔时，世尊复默然不语。是时，阿难须臾复自佛言：“后夜欲尽，惟愿世尊以时说戒！”

佛告阿难：“众中不净者故不说戒。今听上座，使说禁戒。若僧上座，不堪任说戒者，听持律说禁戒。若无持律者，其能诵戒通利者，当唱之使说戒。自今已后，如来更不说戒。众中不净，如来于中说戒，彼人头破为七分，如彼酬罗果无异。”

是时，阿难悲泣交集，并作是说：“圣众今日便为孤穷。如来正法去何速疾？不净之人出何速疾？”

是时，大目揵连便作是念：“此众中何等毁法之人，在此众中乃令如来不说禁戒？”是时，大目揵连入三昧定，遍观圣众心中瑕秽。尔时，目连见马师、满宿二比丘在众会中。是时，目连即从座起，至彼比丘所，而告之曰：“汝等速起，离此座中，如来见讥，由卿等故，如来不说禁戒。”

尔时，二比丘默然不语。是时，目连复再三告曰：“汝等速起，不须住此。”

是时，彼比丘默然不对。是时，目连即前捉手，将至门外，还取门闭，前白佛言：“不净比丘已将在外，唯然世尊时说禁戒！”

佛告目连：“止！止！目连，如来更不与比丘说戒，如来所说言不有二，还诣座所。”

是时，目连复白佛言：“今此众中已生瑕秽，我不堪任行维那法，惟愿世尊更差余人！”尔时，世尊默然可之。是时，目连头面礼世尊足，还就本座。

是时，阿难白世尊言：“毗婆尸如来出现世时圣众多少？为经几时，乃生瑕秽？乃至迦葉弟子多少？云何说戒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九十一劫有佛出世，名毗婆尸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，出现世间。尔时，三会圣众：初一会时，比丘有百千六万八千圣众；第二会时，十六万圣众；第三会时，十万圣众，皆是阿罗汉。彼佛寿八万四千岁，百岁之中圣众清净。彼佛恒以一偈为禁戒：

“‘忍辱为第一，佛说无为最，

不以剃须发，害他为沙门。’

“是时，彼佛以此一偈，百岁之中而为禁戒，已生瑕秽，便立禁戒。

“复于三十一劫中，有佛名试诘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，出现于世。尔时，亦复三会圣众：初一会时，有十六万圣众；第二会时，十四万圣众；第三会时，十万圣众。彼佛尔时，八十年中清净无瑕秽，亦说一偈：

“‘若眼见非邪，慧者护不著，

弃捐于众恶，在世为黠慧。’

“尔时，彼佛八十年中说此一偈，后有瑕秽，更立禁戒。

“尔时，试诘佛寿七万岁。于彼劫中，复有佛出现世间，名曰毗舍罗婆，亦三会圣众：初会之时，十万圣众，尽是罗汉；第二会时，八万罗汉；第三会时，七万罗汉，诸漏已尽。毗舍罗婆如来七十年中无瑕秽。尔时，复以一偈半为禁戒：

“‘不害亦不非，奉行于大戒，

于食知止足，床座亦复然。

执志为专一，是则诸佛教。’

“七十年中以此一偈半为禁戒，后有瑕秽，更立禁戒。毗舍罗婆如来寿七万岁。

“于此贤劫中，有佛出世，名日拘楼孙如来，出现世间。尔时，二会圣众：初会之时，七万圣众，皆是阿罗汉；第二会时，六万阿罗汉。彼佛尔时，六十年中无有瑕秽。彼佛尔时，以二偈以为禁戒：

“‘譬如蜂采华，其色甚香洁，

以味惠施他，道士游聚落。

不诽谤于人，亦不观是非，

但自观身行，谛观正不正。’

“六十年中说此二偈，以为禁戒，自此已来，以有瑕秽，便立禁戒。彼佛寿六万岁。’

“于此贤劫中有佛出世，名曰拘那含牟尼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。尔时，二会圣众：初会之时，六十万圣众，皆是阿罗汉；第二会时，四十万圣众，皆是阿罗汉。尔时，彼佛四十年中无有瑕秽。’以一偈为禁戒：

“‘执志莫轻戏，当学尊寂道，

贤者无愁忧，常灭志所念。’

“四十年中说此一偈，以为禁戒，自此已来，便有瑕秽，更立禁戒。彼佛寿四万岁。

“于此贤劫有佛，名为迦葉，出现世间。尔时，彼佛亦二会圣众：初会之时，四十万众；第二会时，三十万众，皆是阿罗汉。二十年中无有瑕秽，恒以一偈，以为禁戒：

“‘一切恶莫作，当奉行其善，

自净其志意，是则诸佛教。’

“二十年中说此一偈，以为禁戒，犯禁之后，更立制限。尔时，迦葉佛寿二万岁。

“我今如来出现于世，一会圣众千二百五十人，十二年中无有瑕秽，亦以一偈为禁戒：

“‘护口、意清净，身行亦清净，

净此三行迹，修行仙人道。’

“十二年中说此一偈，以为禁戒，以生犯律之人，转有二百五十戒。自今已后众僧集会，启白如律：‘诸贤，咸听！今十五日说戒，今僧忍者，众僧和合。’说禁戒以启此已，设有比丘有所说者，不应说戒，各共默然。若无语者，应为说戒，乃至说戒序后，复当问：‘诸贤，谁不清净？’如是再三：‘谁不清净？’清净者，默然持之。然今人寿命极短，尽寿不过百年。是故，阿难，善受持之。”

尔时，阿难白世尊言：“过去久远诸佛世尊，寿命极长，犯律者少，无有瑕秽。然今人民寿命为极短少，不过十十。过去诸佛灭度之后，有遗法住世，为经几时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过去诸佛灭度之后，法不久存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设如来灭度之后，正法存世当经几时？”

佛告阿难曰：“我灭度之后，法当久存。迦葉佛灭度后，遗法住七日中。汝今，阿难，如来弟子为少，莫作是观！东方第子无数亿千，南方弟子无数亿千。是故，阿难，当建此意：我释迦文佛寿命极长。所以然者？肉身虽取灭度，法身存在。此是其义，当念奉行！”

尔时，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阿难偏露右肩，右膝著地，白世尊言：“如来玄鉴，无事不察：当来、过去、现在三世，皆悉明了；诸过去诸佛姓字、名号，弟子菩萨翼从多少，皆悉知之；一劫、百劫、若无数劫，悉观察知；亦复知国王、大臣、人民姓字，斯能分别；如今现在国界若干，亦复明了。将来久远弥勒出现，至真、等正觉，欲闻其变；弟子翼从，佛境丰乐，为经几时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汝还就座，听我所说，弥勒出现，国土丰乐，弟子多少，善思念之，执在心怀。”是时，阿难从佛受教，即还就座。

尔时，世尊告阿难曰：“将来久远于此国界，当有城郭名曰鸡头，东西十二由旬，南北七由旬，土地丰熟，人民炽盛，街巷成行。尔时，城中有龙王，名曰水光，夜雨泽香，昼则清和。是时，鸡头城中有罗刹鬼，名曰叶华，所行顺法，不违正教，伺人民寝寐之后，除去秽恶诸不净者，又以香汁而洒其地，极为香净。阿难当知：尔时，阎浮地东、西、南、北十万由旬，诸山河石壁皆自消灭，四大海水各据一方。

“时，阎浮地极为平整，如镜清明。举阎浮地内，谷食丰贱，人民炽盛，多诸珍宝，诸村落相近，鸡鸣相接。是时，弊华果树枯竭，秽恶亦自消灭；其余甘美果树，香气殊好者，皆生乎地。尔时，时气和适，四时顺节，人身之中无有百八之患，贪欲、瞋恚、愚痴不大殷勤。人心平均，皆同一意，相见欢悦，善言相向，言辞一类，无有差别。如彼郁单曰人，而无有异。是时，阎浮地内人民大小皆同一向，无若干之差别也。彼时男女之类意欲大小便，地自然开；事讫之后，地复还合。尔时，阎浮地内自然生粳米，亦无皮裹，极为香美，食无患苦。所谓金银、珍宝、砗磲、玛瑙、真珠、琥珀，各散在地，无人省录。是时，人民手执此宝，自相谓言：‘昔者之人由此宝故，各相伤害，系闭牢狱，更无数苦恼；如今此宝与瓦石同流，无人守护。’

“尔时，法王出现，名曰蠰佉，正法治化，七宝成就。所谓七宝者：轮宝、象宝、马宝、珠宝、玉女宝、典兵宝、守藏之宝，是谓七宝。领此阎浮地内，不以刀杖，自然靡伏。如今，阿难，四珍之藏：乾陀越国伊罗钵宝藏，多诸珍琦异物，不可称计；第二弥梯罗国般绸大藏，亦多珍宝；第三须赖吒大国有宝藏，亦多珍宝；第四婆罗柰蠰佉有大藏，多诸珍宝，不可称计。此四大藏自然应现，诸守藏人各来白王：‘惟愿大王以此宝藏之物，惠施贫穷！’尔时，蠰佉大王得此宝已，亦复不省录之，意无财物之想。时，阎浮地内自然树上生衣，极细柔软，人取著之，如今郁单曰人自然树上生衣，而无有异。

“尔时，彼王有大臣，名曰修梵摩，是王少小同好，王甚爱敬；又且颜貌端正，不长、不短、不肥、不瘦，不白、不黑、不老、不少。是时，修梵摩有妻，名曰梵摩越，玉女中最极为殊妙，如天帝妃，口作优钵莲华香，身作栴檀香，诸妇人八十四态，永无复有，亦无疾病乱想之念。尔时，弥勒菩萨于兜率天，观察父母不老、不少，便降神下应，从右胁生，如我今日右胁生无异，弥勒菩萨亦复如是。兜率诸天各各唱令：‘弥勒菩萨已降神下。’是时，修梵摩即与子立字，名曰弥勒，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庄严其身，身黄金色。尔时，人寿极长，无有诸患，皆寿八万四千岁，女人年五百岁然后出适

。尔时，弥勒在家未经几时，便当出家学道。

“尔时，去鸡头城不远，有道树名曰龙华，高一由旬，广五百步。时，弥勒菩萨坐彼树下，成无上道果；当其夜半，弥勒出家，即其夜成无上道。时，三千大千刹土，六变震动，地神各各相告曰：‘今弥勒已成佛！’转至闻四天王宫：‘弥勒已成佛道！’转转闻彻三十三天、焰天、兜率天、化自在天、他化自在天，声展转乃至梵天：‘弥勒已成佛道！’尔时，魔名大将，以法治化，闻如来名教音响之声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七日七夜不眠不寐。是时，魔王将欲界无数天人，至弥勒佛所，恭敬礼拜。

“弥勒圣尊与诸天渐渐说法微妙之论，所谓论者：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不净想，出要为妙。尔时，弥勒见诸人民已发心欢喜，诸佛世尊常所说法——苦、集、尽、道，悉与诸天人广分别其义。尔时，座上八万四千天子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尔时，大将魔王告彼界人民之类曰：‘汝等速出家。所以然者？弥勒今日已度彼岸，亦当度汝等使至彼岸。’

“尔时，鸡头城中长者，名曰善财，闻魔王教令，又闻佛音响，将八万四千众，至弥勒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弥勒渐与说法微妙之论，所谓论者：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不净想，出要为妙。尔时，弥勒见诸人民心开意解，如诸佛世尊常所说法——苦、集、尽、道，与诸人民广分别义。尔时，座上八万四千人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是时，善财与八万四千人等，即前白佛：‘求索出家，善修梵行，尽成阿罗汉道。’尔时，弥勒初会八万四千阿罗汉。

“是时，蠰佉王闻弥勒已成佛道，便往至佛所，欲得闻法。时，弥勒与说法，初善、中善、竟善，义理深邃。尔时，大王复于异时立太子，赐剃头师珍宝，复以杂宝与诸梵志，将八万四千众，往至佛所，求作沙门，尽成道果，得阿罗汉。

“是时，修梵摩大长者闻弥勒已成佛道，将八万四千梵志之众，往至佛所，求作沙门，得阿罗汉。唯修梵摩一人，断三结使，必尽苦际。

“是时，佛母梵摩越复将八万四千婇女之众，往至佛所，求作沙门。是时，诸女人尽得罗汉。唯有梵摩越一人，断三结使，成须陀洹。

“尔时，诸刹利妇闻弥勒如来出现世间，成等正觉，数千万众往至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，各各生心，求作沙门，出家学道，或有越次取证，或有不取证者。尔时，阿难，其不越次取证者，尽是奉法之人，患厌一切世间不可乐想。尔时，弥勒当说三乘之教。如我今日弟子之中，大迦葉者行十二头陀，过去诸佛所善修梵行，此人常佐弥勒，劝化人民。”

尔时，迦葉去如来不远，结跏趺坐，正身正意，系念在前。尔时，世尊告迦葉曰：“吾今年已衰耗，年向八十余。然今如来有四大声闻，堪任游化，智慧无尽，众德具足。云何为四？所谓大迦葉比丘、君屠钵汉比丘、宾头卢比丘、罗云比丘。汝等四大声闻要不般涅槃，须吾法没尽，然后乃当般涅槃。大迦葉亦不应般涅槃，要须弥勒出现世间。所以然者？弥勒所化弟子，尽是释迦文佛弟子，由我遗化得尽有漏。摩竭国界毗提村中，大迦葉于彼山中住。又弥勒如来将无数千人众，前后围绕，往至此山中，遂蒙佛恩，诸鬼神当与开门，使得见迦葉禅窟。

“是时，弥勒伸右手指示迦葉，告诸人民：‘过去久远释迦文佛弟子，名曰迦葉，今日现在，头陀苦行最为第一。’是时，诸人民见已，叹未曾有，无数百千众生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或复有众生，见迦葉身已，此名为最初之会，九十六亿人，皆得阿罗汉。斯等之人皆是我弟子。所以然者？悉由受我教训之所致也。亦由四事因缘：惠施、仁爱、利人、等利。尔时，阿难，弥勒如来当取迦葉僧伽梨著之。是时，迦葉身体奄然星散。是时，弥勒复取种种香华，供养迦葉。所以然者？诸佛世尊有恭敬心于正法故。弥勒亦由我所受正法化，得成无上正真之道。

“阿难当知：弥勒佛第二会时，有九十四亿人，皆是阿罗汉，亦复是我遗教弟子，行四事供养之所致也。又弥勒第三之会九十二亿人，皆是阿罗汉，亦复是我遗教弟子。”

“尔时，比丘姓号皆名慈氏弟子，如我今日诸声闻皆称释迦弟子。尔时，弥勒与诸弟子说法：‘汝等比丘，当思惟无常之想、乐有苦想、计我无我想、实有空想、色变之想、青瘀之想、膖胀之想、食不消想、血想、一切世间不可乐想。所以然者？比丘当知：此十想者，皆是过去释迦文佛与汝等说，令得尽有漏、心得解脱。若复此众中释迦文佛弟子，过去时修于梵行，来至我所；或于释迦文佛所，奉持其法，来至我所；或复于释迦文佛所，供养三宝，来至我所；或于释迦文佛所，弹指之顷，修于善本，来至此间；或于释迦文佛所，行四等心，来至此者；或于释迦文佛所，受持五戒、三自归，来至我所；或于释迦文佛所，起神寺庙，来至我所；或于释迦文佛所，补治故寺，来至我所；或于释迦文佛所，受八关斋法，来至我所；或于释迦文佛所，香华供养，来至此者；或复于彼闻佛法，悲泣堕泪，来至我所；或复于释迦文佛，专意听法，来至我所；复尽形寿善修梵行，来至我所；或复书读讽诵，来至我所者；承事供养，来至我所者。’

“是时，弥勒便说此偈：

“‘增益戒闻德，禅及思惟业，

善修于梵行，而来至我所。

劝施发欢心，修行心原本，

意无若干想，皆来至我所。

或发平等心，承事于诸佛，

饭食与圣众，皆来至我所。

或诵戒契经，善习与人说，

炽然于法本，今来至我所。

释种善能化，供养诸舍利，

承事法供养，今来至我所。

若有书写经，颁宣于素上，

其有供养经，皆来至我所。

缯彩及众物，供养于神寺，

自称南无佛，皆来至我所。

供养于现在，诸佛过去者，

禅定正平等，亦无有增减。

是故于佛法，承事于圣众，

专心事三宝，必至无为处。’

“阿难当知：弥勒如来在彼众中当说此偈。尔时，众中诸天、人民思惟此十想，十一妓人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”

“弥勒如来千岁之中，众僧无有瑕秽，尔时恒以一偈，以为禁戒：

“‘口意不行恶，身亦无所犯，

当除此三行，速脱生死渊。’

“过千岁之后，当有犯戒之人，遂复立戒。”

“弥勒如来当寿八万四千岁，般涅槃后，遗法当存八万四千岁。所以然者？尔时众生皆是利根。其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欲得见弥勒佛，及三会声闻众，及鸡头城，及见蠰佉王，并四大藏珍宝者，欲食自然粳米，并著自然衣裳，身坏命终生天上者，彼善男子

、善女人，当勤加精进，无生懈怠，亦当供养诸法师承事，名华、捣香种种供养，无令有失。如是，阿难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阿难及诸大会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众多比丘集普会讲堂，各生此念：“今如来甚奇！甚特！过去取般涅槃者，亦复知彼姓名、种族、持戒、翼从，皆悉分明；三昧、智慧、解脱、解脱见慧，身寿有长短，皆悉知之。云何，诸贤，为是如来分别法处，极为清净，知彼诸佛姓字所出之处乎？为是诸天来至佛所而告此耶？”

尔时，世尊以天耳彻闻众多比丘各兴此论，便往至诸比丘所，在中央坐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集此为何等论？欲说何法？”

诸比丘白佛言：“我等集此，论正法之要。诸人各兴此论议：‘如来甚奇！甚特！乃能知过去诸佛世尊名字姓号，智慧多少，靡不贯博，甚可奇雅！云何，诸贤，为是如来分别法界，极为清净，知彼诸佛姓字所出之处乎？为是诸天来至佛所而告此耶？’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欲得闻过去诸佛神智之力乎？姓字名号、寿命长短耶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今正是时，惟愿世尊敷演其义！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汝等善思念之，吾当与汝广演其义。”尔时，众多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“比丘当知：过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，号毗婆尸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。复次，三十一劫有佛出世，名式诘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。复于彼三十一劫内有佛，名毗舍罗婆如来出世。于此贤劫中有佛出世，名拘屡孙如来。复于贤劫中有佛出世，名拘那含牟尼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。复于贤劫中有佛出世，名曰迦葉。复于贤劫中，我出现世，释迦文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九十一劫中，有佛毗婆尸。

三十一劫中，式诘如来出。

复于彼劫中，毗舍如来现。

今日贤劫中，四佛复出世，

拘孙、那、迦葉，如日照世间。

欲知名字者，其号悉如是。

“毗婆尸如来者出刹利种，式诘如来亦出刹利种，毗舍罗婆如来亦出刹利种，拘屡孙如求出婆罗门种，拘那含牟尼如来出婆罗门种，迦葉如来出婆罗门种，如我今出刹利种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前佛有现者，皆出刹利种，

拘孙至迦葉，出于婆罗门。

最尊无能及，我今天人师，

诸根而淡泊，出于刹利姓。

“毗婆尸如来姓瞿昙，式诘如来亦出瞿昙，毗舍罗婆亦出瞿昙，迦葉如来出迦葉姓，拘楼孙、拘那含牟尼亦出迦葉姓，同上而无异，我今如来姓瞿昙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如初诸三佛，出于瞿昙种，

后三至迦葉，出于迦葉姓。

如我今现在，天人所奉敬，

诸根而淡泊，出于瞿昙姓。

“比丘当知：毗婆尸如来姓拘邻若，式诘如来亦出拘邻若，毗舍罗婆如来亦出拘邻若，拘屡孙如来出婆罗堕，拘那含牟尼如来亦出婆罗堕，迦葉如来亦出婆罗堕，如我今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出于拘邻若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如初诸三佛，出于拘邻若，

后三至迦葉，出于婆罗堕。

如我今现在，天人所奉敬，

诸根而淡泊，出于拘邻若。

“毗婆尸如来坐波罗利华树下而成佛道，式诘如来坐分陀利树下而成佛道，毗舍罗婆如来坐波罗树下而成佛道，拘屡孙如来坐尸利沙树下而成佛道，拘那含牟尼如来坐优头跋罗树下而成佛道，迦葉如来坐尼拘留树下而成道果，如我今日如来坐吉祥树下而成

佛道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初一成佛道，波罗利树下，

式坐分陀利，毗舍坐波罗，

拘孙坐尸利，拘那跋罗下，

迦葉拘留树，吉祥我成道。

七佛天中天，照明于世间，

因缘坐诸树，各成其道果。

“毗婆尸如来弟子有十六万八千之众，式诘如来弟子之众有十六万，毗舍罗婆如来弟子之众十万，拘屡孙如来弟子之众有八万人，拘那含牟尼如来弟子之众有七万人，迦葉如来弟子之众有六万众，如我今日弟子之众，有千二百五十人，皆是阿罗汉，诸漏永尽，无复诸缚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百千六万八，毗婆尸弟子。

百千及六万，式诘弟子众。

百千比丘众，毗舍婆弟子。

拘孙八万众，拘那含七万。

迦葉六万众，皆是阿罗汉。

我今释迦文，千二百五十，

皆是真人行，布现于法教；

遗法余弟子，其数不可计。

“毗婆尸如来侍者，名曰大导师；式诘如来侍者，名曰善觉；毗舍罗婆如来侍者，名曰胜众；拘屡孙如来侍者，名曰吉祥；拘那含牟尼如来侍者，名曰毗罗先；迦葉如来侍者，名曰导师；我今侍者，名曰阿难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大道及善觉，胜众与吉祥，

毗罗先、导师，阿难第七侍。

此人供养圣，无有不得时，

讽诵又受持，不失其义理。

“毗婆尸如来寿八万四千岁，式诘如来寿七万岁，毗舍罗婆如来寿六万岁，拘屡孙如来寿五万岁，拘那含如来寿四万岁，迦葉如来寿二万岁，如我今日寿极减少，极寿不过百岁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斯偈：

“初佛八万四，次佛七万岁，

毗舍婆六万，拘留寿五万，

二万二万年，是拘那含寿，

迦葉寿二万，唯我寿百年。

“如是，诸比丘，如来观知诸佛姓名号字皆悉分明，种类出处靡不贯练，持戒、智慧、禅定、解脱皆悉了知。”

尔时，阿难白世尊言：“如来亦说，过去恒沙诸佛取灭度者，如来亦知；当来恒沙诸佛方当来者，如来亦知。如来何故不记尔许佛所造，今但说七佛本末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皆有因缘本末故，如来说七佛之本末；过去恒沙诸佛，亦说七佛本末；将来弥勒出现世时，亦当记七佛之本未；若师子应如来出时，亦当记七佛之本末；若承柔顺佛出世时，亦当记七佛之本末；若光焰佛出现世时，亦当记七佛之名号；若无垢佛出现世时，亦当记迦葉之本末；若宝光佛出现世时，亦当记释迦文之本末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师子、柔顺、光，无垢及宝光，

弥勒之次第，皆当成佛道。

弥勒记式佛，师子记毗舍，

柔顺记拘孙，光焰记牟尼，

无垢记迦葉，皆说曩所缘，

宝光成三佛，亦当记我号。

过去诸三佛，及以将来者，

皆当记七佛，曩所之本末。

“由此因缘故，如来记七佛名号耳！”

尔时，阿难白世尊言：“此经名何等？当云何奉行！”

佛告阿难：“此经名曰记佛名号，当念奉行！”

尔时，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。

是时，师子长者往至舍利弗所，头而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师子长者白舍利弗言：“惟愿尊者当受我请！”

是时，舍利弗默然受请。是时，长者见尊者默然受请，便从座起，礼足而退。复至大目揵连、离越、大迦葉、阿那律、迦旃延、满愿子、优婆离、须菩提、罗云、均头沙弥，如此上首者请五百人。是时，师子长者即还，办具种种极妙饮食，敷好坐具，又白：“时到！诸真人罗汉靡所不监，今食具已办，惟愿屈顾，临覆下舍！”

尔时，诸大声闻各著三衣，持钵入城，至长者家。时，长者见诸最尊坐已定，手自斟酌，行种种饮食；见诸圣众食已讫，行清净水，人施一白氎，前受咒愿。

是时，尊者舍利弗与长者说极妙之法，便从座起而去，还诣静室。

尔时，罗云至世尊所，头而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世尊问曰：“汝今为从何来？”

罗云报云：“师子长者今日来见请。”

佛告之曰：“云何，罗云，饮食为妙？为不妙？为细耶？为粗耶？”

罗云报曰：“饮食极妙，又且丰多。今此白氎，从彼得之。”

佛告罗云：“众僧斯有几人？上座是谁？”

罗云白佛言：“和尚舍利弗最为上首，及诸神德弟子有五百人。”

佛告罗云：“云何，罗云，彼长者获福为多乎？”

罗云白佛言：“唯然，世尊，彼长者得福之报不可称计。施一罗汉其福难限，何况大神妙天人所敬奉！今五百人均是真人，其福有何可量？”

佛告罗云：“今施五百罗汉之功德，若从众中僧次，请一沙门，请已，供养；计此众中差人之福，及与五百罗汉之福，百倍、千倍、巨亿万倍，不可以譬喻为比。所以然

者？众中所差，其福难限，获甘露灭尽之处。罗云当知：犹如有人自誓说曰：‘吾要当饮此江河诸水。’彼人为堪任不乎？”

罗云白佛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所以然者？此阎浮地极为广大。此阎浮地有四大河：一者、恒伽，二者、新头，三者、私陀，四者、博叉。一一河者，从有五百，然此人终不能饮水使尽，但劳其功，事终不成也。”

“彼人复作是说：‘我自有方便因缘，可得饮诸水使尽。’云何有因缘得饮诸水？尔时，彼人便作是念：‘我当饮海水。所以然者？一切诸流，皆归投乎海。’云何，罗云，彼人能得饮诸水乎？”

罗云白佛言：“如此方便可得饮水使尽。所以然者？一切诸流皆归乎海。由此因缘故，彼人得饮水尽。”

佛告之曰：“如是，罗云，一切私施犹如彼流，或获福，或不获福。众僧者如彼大海。所以然者？流河决水以入于海，便灭本名，但有大海之名耳！罗云，此亦如是，今此十人皆从众中出，非众不成。云何为十？所谓向须陀洹、得须陀洹、向斯陀含、得斯陀含、向阿那含、得阿那含、向阿罗汉、得阿罗汉、辟支佛、佛，是谓十人皆由众中，非独自立。罗云，当以此方便，知其众中差者，其福不可限量。是故，罗云，善男子、善女人欲求其福不可称计，当供养圣众。罗云当知：犹如有人以酥投水凝，不得广普；若以油投水，则遍满其上。是故，罗云，当念供养圣众比丘僧。如是，罗云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师子长者闻如来叹说施众之福，不叹说余福。尔时，长者以余时，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师子长者白世尊言：“适闻如来而叹说施众之福，不叹别请人之福，自今已后常当供养圣众。”

佛告之曰：“我不作尔说：‘当供养圣众，不供养余人。’今施畜生犹获其福，何况余人！但我所说者福有多少。所以然者？如来圣众可敬、可贵，是世间无上福田。今此众中有四向、四得及声闻乘、辟支佛乘、佛乘。其有善男子、善女人欲得三乘之道者，当从众中求之。所以然者？三乘之道皆出乎众。长者，我观此因缘义，故而说此语耳！亦不教人应施圣众，不应施余人。”

尔时，长者白世尊言：“如是，如尊教敕！自今已后，若作福业，尽当供养圣众，不选择人施。”

尔时，世尊与彼长者说微妙之法，令发欢悦之心。长者闻法已，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

尔时，师子长者意欲施立福业。尔时，诸天来告之曰：“此是向须陀洹之人，此是得须陀洹，施此得福多，施此得福少。”

尔时，天人即叹颂曰：

“如来叹择施，与此诸德士，

施此获福多，如良田生苗。”

尔时，师子长者默然不对。尔时，天人复语长者：“此是持戒人，此是犯戒人；此向须陀洹人，此是得须陀洹人；此向斯陀含人，此是得斯陀含人；此向阿那含，此得阿那含；此向阿罗汉，此得阿罗汉；此是声闻乘，此是辟支佛乘，此是佛乘，施此得福少，施此得福多。”

尔时，师子长者默然不对。何以故尔？但忆如来教诫，不选择而施。

尔时，师子长者复以余时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：“我自忆念请圣众饭之，有天来告我言：‘此是持戒，此是犯戒；此人向须陀洹，此人得须陀洹乃至三乘皆悉分别。’又说此偈：

“‘如来叹择施，与此诸德士，

施此获福多，如良田生苗。’

“时我复作是念：‘如来教诫不可违戾，岂当生心选择施乎？终无是非之心、高下之意也。’时我复作是念：‘我当尽施一切众生之类。汝自持戒，受福无穷；若使犯戒，自受其殃。但悯众生，非食不济命。’”

佛告长者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长者，行过弘誓，菩萨所施心恒平等。长者当知：若菩萨惠施之日，诸天来告之：‘族姓子当知：此是持戒人，此是犯戒人，施此得福多，施此得福少。’尔时，菩萨终无此心：‘此应施，此不应施。’然菩萨执意而无是非，亦不言此持戒，亦不言此犯戒。是故，长者，当念平等惠施，长夜之中获福无量！”

是时，师子长者忆如来教诫，熟视世尊，意不移动，即于座上，得法眼净。是时，师子长者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。

尔时，长者去未久，佛告诸比丘曰：“此师子长者忆平等施故，又视如来从头至足，即于座上得法眼净。”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优婆塞中第一弟子平等施者，所谓师子长者是。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在耆阇崛山中屏猥之处，补纳故衣。尔时，有十千梵迦夷天从梵天没，来至舍利弗所，头面礼足，各围绕侍焉。又以此偈而叹颂曰：

“归命人中上，归命人中尊，

我等今不得，为依何等禅？”

是时，十千梵迦夷天说此语已，舍利弗默然可之。尔时，诸天以见舍利弗默然可已，即礼足退去。诸天去未远，舍利弗即入金刚三昧。

是时有二鬼，一名、伽罗，二名、优波伽罗。毗沙门天王使遣至毗留勒天王所，欲论人、天之事。是时，二鬼从彼虚空而过，遥见舍利弗结跏跌座，系念在前，意寂然定。伽罗鬼谓彼鬼言：“我今堪任以拳打此沙门头。”

优波伽罗鬼语第二鬼曰：“汝勿兴此意打沙门头。所以然者？此沙门极有神德，有大威力，此尊名舍利弗，世尊弟子中聪明高才无复过是，智慧弟子中最为第一。备于长夜，受苦无量。”

是时，彼鬼再三曰：“我能堪任打此沙门头。”

优波伽罗鬼报曰：“汝今不随我语者，汝便住此，吾欲舍汝去此。”

恶鬼曰：“汝畏此沙门乎？”

优波伽罗鬼曰：“我实畏之。设汝以手打此沙门者，此地当分为二分。正尔，当暴风疾雨，地亦振动，诸天惊动。地已振动，四天王亦当惊怖；四天王已知于我等，不安其所。”

是时恶鬼曰：“我今堪任辱此沙门。”善鬼闻已，便舍而去。

时，彼恶鬼即以手打舍利弗头。是时，天地大动，四面有暴风疾雨，寻时来至，地即分为二分，此恶鬼即以全身堕地狱中。尔时，尊者舍利弗即从三昧起，整衣服，下耆阇崛山，往诣竹园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

尔时，佛告舍利弗曰：“汝今身体无有疾病乎？”

舍利弗言：“体素无患，唯苦头痛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伽罗鬼以手打汝头。若当彼鬼以手打须弥山者，即时须弥山便为二分。所以然者？彼鬼有大力故。今此鬼受其罪报故，全身入阿鼻地狱中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甚奇！甚特！金刚三昧力乃至于斯！由此三昧力故无所伤害。正使须弥山打其头者，终不能动其毫毛。所以然者？比丘听之：于此贤劫中有佛，名拘屡孙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。彼佛有二大声闻：一名、等寿，二名、大智。比丘等寿，神足第一；比丘大智，智慧第一；如我今日舍利弗智慧第一，目揵连神足第一。尔时，等寿、大智二比丘，俱得金刚三昧。当于一时，等寿比丘在闲静之处，入金刚三昧。时，诸牧牛人、牧羊人、取薪草人，见此比丘坐禅，各各自相谓言：‘此沙门今日以取无常。’是时，牧牛人及取薪人集诸草木，積比丘身上，以火烧已，而舍之去。

“是时，等寿比丘即从三昧起，正衣服，便退而去。是时，比丘即以其日，著衣持钵，入村乞食。时，诸取薪草人见此比丘村中乞食，各各自相谓言：‘此比丘昨日已取命终，我等以火焚烧，今日复还活。今当立字，字曰还活。’若有比丘得金刚三昧者，火所不烧，刀斫不入，水所不漂，不为他所中伤。如是，比丘，金刚三昧威德如是。今舍利弗得此三昧。舍利弗比丘多游二处：空三昧、金刚三味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当求方便，行金刚三昧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当教汝：如舍利弗比丘，智慧、大智、分别智、广智、无边智、捷疾之智、普游智、利智、甚深智、断智，少欲知足、闲静勇猛，念不分散，戒成就、三昧成就、智慧成就、解脱见慧成就，柔和无争，去恶辩了，忍诸言语，叹说离恶，常念去离，悯念生萌，燃炽正法，与人说法无有厌足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十千诸天人，尽是梵迦夷，

自归舍利弗，于灵鹫山顶：

‘归命人中上，归命人中尊，

我今不能知，为依何等禅？’

如是弟子华，庄严佛道树，

如天昼度园，快乐无有比。

“弟子华者，即是舍利弗比丘是。所以然者？此人则能庄严佛树。道树者，即如来是也；如来能覆盖一切众生。是故，比丘，当念勤加勇猛精进，如舍利弗比丘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五 放牛品第四十九之一（第四分别诵）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放牛儿成就十一法，牛群终不长益，亦复不能将护其牛。云何为十一？于是，放牛人亦不别其色，不解其相，应摩刷而不摩刷，不覆护疮痍，不随时放烟，不知良田茂草处，不知安隐之处，亦复不知渡牛处所，不知时宜，若构牛时不留遗余尽取罄之，是时诸大牛可任用者不随时将护。是谓，比丘，若牧牛人成就此十一法，终不能长养其牛，将护其身。

“今此众中比丘亦复如是，终不能有所长益。云何为十一？于是，比丘不别其色，不晓其相，应摩刷而不摩刷，不覆护疮痍，不随时放烟，不知良田茂草处，不知渡处，亦复不知安隐之处，不知时宜，食不知留遗余，诸长老比丘亦不敬待。

“云何比丘不知色？于是，比丘有四大及四大所造色，皆悉不知，如是比丘不别其色。

“云何比丘不别其相？于是，比丘不知行愚，亦不知行智，如实而不知，如是比丘不别其相。

“云何比丘应摩刷而不摩刷？于是，比丘若眼见色便起色想，有诸乱念，又且不守护眼根，以不善摄念，造众殃譬，不守护眼根；如是，比丘若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知味，身知细滑，意知法，起诸乱想，亦不守护意根，不改其行，如是比丘应摩刷而不摩刷。

“云何比丘不覆护疮？于是，比丘起欲想而不舍离，亦不除去其念，若起瞋想、杀害想，起诸恶不善想，终不舍之，如是比丘不覆护疮。

“云何比丘不随时起烟？于是，比丘所讽诵法，不随时向人说，如是比丘不随时放烟。

“云何比丘不知良田茂草处？于是，比丘不知四意止，如实而不知，如是比丘不知良田茂草处。

“云何比丘不知渡处？于是，比丘不别贤圣八品道，如是比丘不知渡处。

“云何比丘不知所爱？于是，比丘于十二部：契经、祇夜、授决、偈、因缘、本末、方等、譬喻、生经、说、广普、未曾有法，如是比丘不知所爱。

“云何比丘不知时宜？于是，比丘便往轻贱家、博戏家，如是比丘不知时宜。

“云何比丘不留遗余？于是，比丘有信梵志、优婆塞往而请之，然诸比丘贪著饮食，不知止足，如是比丘不留遗余。

“云何比丘不敬长老诸高德比丘？于是，比丘不起恭敬之心向诸有德人，如是比丘多有所犯，是谓比丘不敬长老。若有比丘成就十一法，终不能于此法中多所饶益。

“若复牧牛人成就十一法者，能拥护其牛，终不失时，有所饶益。云何为十一？于是，牧牛人知其色，别其相，应摩刷而摩刷，覆护疮痍，随时而起烟，知良田茂草处，知渡要处，爱其牛，分别时宜，亦知性行，若罄牛时知留遗余，亦复知随时将护可任用者，如是牧牛人将护牛。如是，比丘，若牧牛人成就此十一法，不失时节者，终不可沮坏。

“如是，比丘若成就十一法者，于此现法中多所饶益。云何十一法？于是，比丘知色，知相，知摩刷，知覆护疮，知起烟，知良田茂草处，知所爱，知择道行，知渡处，知食止足，知敬奉长老比丘随时礼拜。

“云何比丘而知色？于是，比丘知四大色，亦知四大所造色，是谓比丘知色。

“云何比丘知相？于是，比丘知愚相，知智相，如实而知之，如是比丘知相。

“云何比丘知摩刷？于是，比丘若欲想起，念知舍离，亦不殷勤，永无欲想；若恚想、害想，及诸恶不善想起，念知舍离，亦不殷勤，永无恚想，如是比丘为知摩刷。

“云何比丘知覆护疮？于是，比丘若眼见色不起色想，亦不染著而净眼根，除去愁忧恶不善法，心不贪乐，于中而护眼根；如是，比丘若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知味，身知细滑，意知法，不起识想，亦不染著而净意根，如是比丘知覆护疮。

“云何比丘知起烟？于是，比丘所从闻法广与人说，如是比丘为知起烟。

“云何比丘知良田茂草处？于是，比丘贤圣八品道如实知之，是谓比丘知良田茂草处。

“云何比丘知所爱？于是，比丘若闻如来所说法宝，心便爱乐，如是比丘为知所爱。

“云何比丘择道行？于是，比丘于十二部经择而行之，所谓契经、祇夜、授决、偈、因缘、本未、方等、譬喻、生经、说、广普、未曾有法，如是比丘知择道行。

“云何比丘知渡处？于是，比丘知四意止，是谓比丘知渡处。

“云何比丘知食止足？于是，比丘有信梵志、优婆塞来请者，不贪饮食，能自止足，如是比丘为知止足。

“云何比丘随时恭奉长老比丘？于是，比丘恒以身、口、意善行，向诸长老比丘，如是比丘随时恭奉长老比丘。如是，若成就十一法者，于现法中多所饶益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牧牛不放逸，其主获其福，

六牛六年中，展转六十牛。

比丘戒成就，于禅得自在，

六根而寂然，六年成六通。

“如是，比丘，若有人能离此恶法，成后十一法者，于现法中多所饶益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成就十一法者，必能有所成长。云何为十一？于是，比丘，戒成就，三昧成就，智慧成就，解脱成就，解脱见慧成就，诸根寂静，饮食知止足，恒修行共法，亦知其方便，分别其义，不著利养。如是，比丘，若成就此十一法者，堪任长养。所以然者？一切诸行正有十一法。”

尔时，阿难白世尊言：“何以故，正有十一法，无有出者？云何为十一？”

“所谓阿练若，乞食，一处坐，一时食，正中食，不择家食，守三衣，坐树下，露坐闲静之处，著补衲衣，若在冢间。是谓，比丘，有人成就此十一法，便能有所至。我今复重告汝，若有人十一年中学此法，即于现身成阿那含，转身便成阿罗汉。诸比丘，且舍十一年，若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年学此法者，便成二果：若阿那含、若阿罗汉。且舍十二月，若能一月之中修行其法，彼比丘必成二果：若阿那含、若阿罗汉。所以然者？十二因缘皆出十一法中，所谓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愁、忧、苦、恼。

“我今教诸比丘，当如迦葉比丘之比，设有人行谦苦之法，此行难及。所以然者？迦葉比丘成就此十一法，当知过去多萨阿竭成等正觉，亦成就此十一苦法。今迦葉比丘，皆愍念一切众生，若供养过去诸声闻，后身方当乃得受报；设供养迦葉者，现身便受其报；设我不成无上等正觉，后当由迦葉成等正觉。由此因缘故，迦葉比丘胜过去诸声闻，其能如迦葉比丘者，此则上行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佛与无数众生，前后围绕而为说法。尔时，舍利弗将众多比丘而经行。大目揵连及大迦葉、阿那律、离越、迦旃延、满愿子、优波离、须菩提、罗云、阿难比丘，各各将众多比丘自相娱乐。提婆达兜亦复将众多比丘而自经行。

尔时，世尊见诸神足弟子，各将其众而自经行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人根情性各各相似，善者与善共并，恶者与恶共并。犹如乳与乳相应，酥与酥相应，粪与屎、溺各自相应；此亦如是，众生根原所行法则各自相应，善者与善相应，恶者与恶相应。汝等颇见舍利弗比丘将诸比丘经行乎？”

诸比丘白佛言：“唯然，见之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如此诸人皆智慧之士。”

又告比丘：“汝等颇见目连比丘将诸比丘经行乎？”

诸比丘白佛言：“唯然，见之。”

佛告之曰：“此诸比丘皆是神足之士。”

又问：“汝等见迦葉将诸比丘而经行乎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唯然，见之。”

佛告之曰：“此诸上士皆是十一头陀行法之人也。”

又问：“汝等见阿那律比丘不乎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唯然，见之。”

佛告之曰：“此诸贤士皆天眼第一。”

又问：“颇见离越比丘不乎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唯然，见之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此诸人皆是入定之士。”

又问：“汝等颇见迦旃延比丘不乎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唯然，见之。”

佛告之曰：“此诸上士皆是分别义理之人。”

又问：“汝等颇见满愿子比丘不乎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唯然，见之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此诸贤士皆是说法之人。”

又问：“汝等颇见优波离将诸比丘而经行乎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唯然，见之。”

佛告之曰：“此诸人皆是持禁律之人。”

又问：“汝等颇见须菩提比丘不乎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唯然，见之。”

佛告之曰：“此诸上人皆是解空第一。”

又问：“汝等颇见罗云比丘不乎？”

诸比丘白佛言：“唯然，见之。”

佛告之曰：“此诸贤士皆是戒具足士。”

又问：“汝等颇见阿难比丘不乎？”

诸比丘白佛言：“唯然，见之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此诸贤士皆是多闻第一，所受不忘。”

又问：“汝等颇见提婆达兜比丘将诸人而经行乎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唯然，见之。”

佛告之曰：“此诸人为恶之首，无有善本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斯颂：

“莫与恶知识，与愚共从事，

当与善知识，智者而交通。

若人本无恶，亲近于恶人，

后必成恶因，恶名遍天下。”

尔时，提婆达兜弟子三十余人，闻世尊说此偈已，便舍提婆达兜，来至佛所，头面礼足，求改重罪。又白世尊：“我等愚惑，不识真伪，舍善知识，近恶知识。惟愿世尊当见原恕，后更不犯！”

佛告比丘：“听汝悔过，改往修来，勿复更犯。”尔时，提婆达兜弟子承世尊教诫，在闲静之处，思惟妙义，克己行法，所以族姓子，剃除须发，出家学道者，欲修无上

梵行。尔时，诸比丘皆得阿罗汉。

“比丘当知：众生根原皆自相类，恶者与恶相从，善者与善相从；过去、将来众生根原，亦复如是，以类相从。犹如以净与净相应，不净者与不净相应。是故，比丘，当学与净相应；净，去离不净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拘留沙法行城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象舍利弗还舍法服，习白衣行。尔时，阿难著衣持钵，入城乞食，渐渐至象舍利弗家。尔时，象舍利弗凭两女人肩上。阿难遥见已，便怀愁忧不欢之想。象舍利弗见阿难已，极怀惭愧，独处而坐。

尔时，阿难乞食周讫，还出城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阿难白佛言：“向入城乞食，渐渐至象舍利弗家，见扶两妇人肩上。当见之时，甚怀愁忧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见已，为生何意？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我念象舍利弗精进多闻，性行柔和，长与诸梵行之人说法无厌足，云何如今还舍法服，习白衣行？时我见已，甚怀愁忧。然此象舍利弗有大神力，威德无量。自念我昔曾见与释提桓因共论，云何今日习欲为恶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是，阿难，如汝所言，但非阿罗汉。夫阿罗汉者，终不还舍法服，习白衣行。但今，阿难，勿怀愁悒，象舍利弗却后七日，当来至此间，尽有漏，成无漏行。然此象舍利弗，宿行所牵，故致此耳！今行具满，当尽有漏。”

尔时，象舍利弗却后七日，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；须臾退坐，白佛言：“唯然，世尊，听在末行，修沙门行。”尔时，象舍利弗比丘即得作沙门，寻于座上得阿罗汉。

尔时，象舍利弗著衣持钵，入城乞食。时，有梵志便生斯念：“此诸释种子，无处不有，无处不遍，又遏绝我等所行咒术。吾今当向城中人民说此沙门瑕愆。”尔时，此梵志语城中人民曰：“汝等诸人颇见象舍利弗乎？昔日自称言是阿罗汉，中还舍法服，习白衣行，与五欲相娱乐。今复更作沙门，家家乞食，佯现贞廉，观诸妇人，兴欲情想，还至园中，思惟女色，不去心首。亦如乏驴，不任负驮，寂然卧住；此释种子亦复如是，佯现乞食，观诸女色，思惟校计。”

尔时，象舍利弗闻此梵志有恶声响，便生此念：“此人极为愚痴，兴嫉妒心；见他得利养，起悭嫉心；若己得利养，便怀欢喜，至白衣家主行诽谤。吾今当制令不为恶，

无令此人受罪无量。”

尔时，象舍利弗飞在空中，告梵志曰：

“无眼无巧便，兴意谤梵行，

自造无益事，久受地狱苦。”

尔时，象舍利弗说此偈已，便自退还，还归所在。

是时，城中人民闻梵志诽谤，又闻象舍利弗说偈，各生斯念：“若当如梵志语者，然后现神足难及；又我等见还舍法服，习白衣行。”是时，众多人民各各相将至象舍利弗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众多人民问象舍利弗曰：“颇有阿罗汉还舍法服，习白衣行耶？”

象舍利弗报曰：“无有阿罗汉还舍法服，习白衣行。”

是时，诸人民白象舍利弗言：“阿罗汉颇由本缘而犯戒乎？”

象舍利弗报言：“已得阿罗汉，终不犯戒。”

诸人民复白言：“在学地之人，由本缘故而犯戒乎？”

象舍利弗报言：“有，若住学地之人，由本缘故而犯禁戒。”

时，诸人民复言：“尊者先已是阿罗汉，复舍法服，习白衣行，于五欲自相娱乐；今复出家学道，本先有神足，今何故乃尔？”

尔时，象舍利弗便说此偈：

“游于世俗禅，至竟不解脱，

不得灭尽迹，复习于五欲。

无薪火不燃，无根枝不生，

石女无有胎，罗汉不受漏。”

尔时，诸人民复问象舍利弗曰：“尊先非罗汉乎？”

象舍利弗报曰：“我先非罗汉也。诸居士当知：五通与六通，各各差别，今当说十一通。夫五通仙人欲爱已尽，若生上界，复来堕欲界。六通阿罗汉如来弟子者，得漏尽通，即于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。”

时，诸人民复白言：“我等观察象舍利弗所说，世间无有阿罗汉舍法服，习白衣行。”

时，象舍利弗报曰：“如是，如汝所言，无有阿罗汉还舍法服，习白衣行者。有十一法阿罗汉所不习者。云何为十一？漏尽阿罗汉终不舍法服，习白衣行；漏尽阿罗汉终不习不净行；漏尽阿罗汉终不杀生；漏尽阿罗汉终不盗；漏尽阿罗汉食终不留遗余；漏尽阿罗汉终不妄语；漏尽阿罗汉终不群类相佐；漏尽阿罗汉终不吐恶言；漏尽阿罗汉终不有狐疑；漏尽阿罗汉终不恐惧；漏尽阿罗汉终不受余师，又不更受胞胎。是谓，诸贤士，漏尽阿罗汉终不处十一之地。”

尔时，诸人民白象舍利弗言：“我等闻尊者所说，观外道异学，如观空瓶而无所有。今察内法如似蜜瓶，靡不甘美，今如来正法亦复如是。今彼梵志受罪无量。”

尔时，象舍利弗飞在虚空，结跏趺坐，便说此偈：

“不解彼此要，习于外道术，

彼此而斗乱，智者所不行。”

尔时，拘留沙人民白象舍利弗言：“所说过多，实为难及。犹盲者得眼，耳聋者得听；今尊者所说亦复如是，无数方便而说法教。我等今日自归如来法及比丘僧，惟愿尊者听为优婆塞，尽形寿不复杀生！”

尔时，象舍利弗与诸人民说微妙之法，令发欢喜之心，各从座起，礼足而去。

尔时，尊者阿难闻梵志谤象舍利弗，然无所至，尚不能熟视象舍利弗，况与共论？即往世尊所，以此因缘，具白如来。尔时，世尊告阿难曰：“夫论平等阿罗汉，当说象舍利弗是也。所以然者？今象舍利弗已成阿罗汉，昔所传罗汉名者今日已获，世俗五通非真实行，后必还失；六通者是真实行。所以然者？此象舍利弗先有五通，今获六通。汝亦当学及象舍利弗。此是其义，当念奉行！”

尔时，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今当说因缘之法，善思念之，修习其行。”

诸比丘白佛言：“唯然，世尊。”尔时，诸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“彼云何名为因缘之法？所谓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入，六入缘更乐，更乐缘痛，痛缘爱，爱缘受，受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死，死缘忧、悲、苦、恼，不可称计，如是成此五阴之身。

“彼云何名为无明？所谓不知苦，不知集，不知尽，不知道，此名为无明。

“彼云何名为行？所谓行者有三种。云何为三？所谓身行、口行、意行，是谓为行。

“彼云何名为识？所谓六识身是也。云何为六？所谓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识，是谓为识。

“云何名为名？所谓名者，痛、想、念、更乐、思惟，是为名。

“彼云何为色？所谓四大身及四大身所造色，是谓名为色，色异、名异，故曰名色。

“彼云何六入？内六入。云何为六？所谓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入，是谓六入。

“彼云何名为更乐？所谓六更乐身。云何为六？所谓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更乐，是谓名为更乐。

“彼云何为痛？所谓三痛。云何为三？所谓乐痛、苦痛、不苦不乐痛，是谓名为痛。

“彼云何名为爱？所谓三爱身是也。欲爱、有爱、无有爱，是谓为爱。

“云何为受？所谓四受是。云何为四？所谓欲受、见受、戒受、我受，是谓四受。

“彼云何为有？所谓三有。云何为三？欲有、色有、无色有，是名为有。

‘彼云何为生？所谓生者，等具出处，受诸有，得五阴，受诸入，是谓为生。

“彼云何为老？所谓彼彼众生，于此身分，齿落发白，气力劣竭，诸根纯熟，寿命日衰，无复本识，是谓为老。

“云何为死？所谓彼彼众生，展转受形，身体无温，无常变易，五亲分张，舍五阴身，命根断坏，是谓为死。比丘当知：故名为老、病、死，此名为因缘之法，广分别其义。诸佛如来所应施行起大慈哀，吾今已办。当念在树下露坐，若在冢间，当念坐禅，勿怀恐难。今不精勤，后悔无益！”

尔时，阿难白世尊言：“如来与诸比丘说甚深缘本，然我观察无甚深之义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止！止！阿难，勿兴此意。所以然者？十二因缘者极为甚深，非是常人所能明晓。我昔未觉此因缘法时，流浪生死，无有出期。又复，阿难，不但今日汝言因缘不甚深，昔日已来言不甚深也。所以然者？乃昔过去世时，有须焰阿须伦王窃生此念，欲捉日月；出大海水，化身极大，海水齐腰。

“尔时，彼阿须伦王有儿名拘那罗，自白其父：‘我今欲于海水沐浴。’须焰阿须伦报曰：‘莫乐海水中浴。所以然者？海水极深且广，终不堪住海水中浴。’时，拘那罗白言：‘我今观水齐大王腰，何以故复言甚深？’是时，阿须伦王即取儿著大海水中。尔时，阿须伦儿足不至水底，极怀恐怖。尔时，须焰告其子曰：‘我先敕汝，海水甚深，汝言无苦。唯我能在大海水洗浴，非汝所能洗浴。’

“尔时须焰阿须伦者，岂异人乎？莫作是观！所以然者？须焰者即我身是也。尔时阿须伦儿，即汝身是也。尔时海水甚深，汝言无苦，今复言十二因缘甚深之法，汝复言无是甚深。其有众生不解十二缘法，流转生死，无有出期；皆悉迷惑，不识行本，于今世至后世，从后世至今世，永在五恼之中，求出甚难。我初成佛道，思惟十二因缘，降伏魔官属，以除无明而得慧明，诸暗永除，无尘垢。又我，阿难，三转十二说此缘本时，即成觉道。以此方便，知十二缘法极为甚深，非常人所能宣畅。如是，阿难，当念甚深，奉持此十二因缘之法。当念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迦兰陀竹园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罗阅城中有梵志，名曰施罗，备知诸术，外道异学经籍所记，天文、地理靡不贯练，又复教授五百梵志童子。又彼城中有异学之士，名曰翅宁，多有所知，为频毗娑罗王所见爱敬，随时供养给与梵志所须之施。

尔时，如来名称远布，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度人无量，出现世间。是时，翅宁梵志兴此念：“如来名号甚为难闻，今我欲往问讯，亲近礼敬。”是时，翅宁梵志便往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梵志白世尊言：“沙门瞿昙，为姓何等？”

佛告梵志：“吾姓刹利。”

梵志问曰：“诸婆罗门各有此论：‘吾姓最豪，无有出者。’或言：‘姓白。’或言：‘姓黑。’婆罗门自称言：‘梵天所生。’今，沙门瞿昙，欲何等论说？”

佛告之曰：“梵志当知：其有婚姻嫁娶，便当求豪贵之姓。然我正法之中，无有高下、是非之名姓也。”

梵志复白言：“云何，瞿昙，生处清净，然后法得清净？”

佛告梵志：“汝用法清净、生处清净为乎？”

梵志又曰：“诸婆罗门各兴此论：‘吾姓最豪，无有出者。’或言：‘姓白。’或言：‘姓黑。’婆罗门自称言：‘梵天所生。’”

佛告梵志：“若当刹利女出适婆罗门家，设生男儿者当从何姓？”

梵志报曰：“彼当言婆罗门种。所以然者？由父遗形故，得有此儿。”

佛告梵志：“若复婆罗门女出适刹利家，生男儿者彼当从何姓？”

梵志报曰：“彼人当是刹利种。所以然者？由父遗形故，得有此儿。”

佛告梵志：“熟自思惟，然后报吾。汝今所说前与后皆不相应。云何，梵志，设驴从马后生驹者，当言是马？为是驴也？”

梵志报曰：“如此之类当言驴马。所以然者？由驴遗形故，得此驹也。”

佛告梵志：“汝熟思惟，然后报吾。汝今所说前后不相应。汝前所说刹利女出适婆罗门家，若生儿者，便言婆罗门种，今驴逐马生驹者，便言驴马，将不违前语乎？设复，梵志，若马逐驴生驹者，名之云何？”

梵志报曰：“当名为马驴。”

佛告之曰：“云何，梵志，马驴、驴马岂复有异乎？若复有人言宝一斛，复有人言一斛宝，此二义岂有异乎？”

梵志报曰：“此是一义。所以然者？宝一、一宝此义不异也。”

佛告梵志：“云何马驴、驴马此非一义乎？”

梵志报言：“今，沙门瞿昙，虽有斯言，然婆罗门自称言：‘吾姓最豪，无有出者。’”

佛告梵志：“汝先称誉其母，后复叹说其父。若复父亦是婆罗门种，母亦是婆罗门种，后生二儿，彼时其中一儿，多诸技术，无事不览，第二子者了无所知。是时，父母为敬待何者？为当敬待有智者？为当敬待无所知者？”

梵志报曰：“其父母应当敬待高德聪明者，不应敬待无有智者。所以然者？今此一子无事不了，无事不闲，正应敬待此子，不应敬待无智之子。”

佛告梵志：“若彼二子，一聪明者，便复兴意作杀、盗、淫泆十恶之法；彼一子不聪明者，守护身、口、意行，十善之法一无所犯。彼父母应当敬待何者？”

梵志报曰：“彼父母应当敬待行十善之子，彼行不善之人复敬待为？”

佛告梵志：“汝先叹其多闻，后叹其戒。云何，梵志，若复有二子，一子父专正，母不专正；一子父不专正，母专正。彼子若母正、父不正者，无事不闲，博知经术。第二子父正、母不正者，既不博学，但持十善。然其父母应敬待何者？为当敬待母净、父不净者？为当敬待父净、母不净者？”

梵志报曰：“应当敬待母净之子。所以然者？由知经书，博诸伎术故。所谓第二子，父净、母不净，虽复持戒而无智慧，竟何所至？有闻则有戒。”

佛告梵志：“汝前叹说父净，不叹说母净；今复叹说母净，不叹说父净；先叹闻德，后叹禁戒；复叹说戒，后方说闻。云何，梵志，若彼二梵志子，其中一子多闻博学，兼持十善；其第二子既有智慧，兼行十恶。彼父母应当敬待何者？”

梵志报曰：“应当敬父净、母不净之子。所以然者？由其博览诸经，晓诸技术，由父净生得此子，兼行十善，无所触犯，一切具足诸德本故。”

佛告之曰：“汝本说其姓，后说其闻，不说其姓；后复说戒，不说闻；后复说其闻，不说其戒。汝今叹说父母闻、戒，岂不违前言乎？”

梵志白佛言：“沙门瞿昙虽有斯言，然婆罗门自称言：‘我姓最豪贵，无有出者。’”

世尊告曰：“诸有嫁娶之处则论姓，然我法中无有此义。汝颇闻边国远邦及余边地人乎？”

梵志报曰：“唯然，闻之，有此诸人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彼土人民有二种之姓。云何为二？一者、人，二者、奴，此二姓亦复不定。”

又问：“云何不定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或先作人，后作奴；或先作奴，后作人。然众生之类，尽同一类而无若干。若复，梵志，天地败毁，世间皆空。是时，山河石壁草木之徒，皆悉烧尽，人亦命终。若天地还欲成时，未有日月年岁之限。尔时，光音天来至此间。是时，光音天福德稍尽，无复精光，展转相视，兴起欲想。欲意偏多者便成女人，欲意少者成男子，展转交接，便成胞胎。由此因缘，故最初有人，转生四姓，流布天下。当以此方便，知人民尽出于刹利种。”

尔时，梵志白世尊言：“止！瞿昙，如偻者得伸，盲者得眼目，冥者得见明。沙门瞿昙亦复如是，无数方便与我说法。我今自归沙门瞿昙，惟愿与我说法，听为优婆塞！

”

尔时，梵志复白世尊：“惟愿如来当受我请，将诸比丘众当至我家。”

尔时，世尊默然受请。是时，梵志见佛默然受请，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；还至家中，办具饮食，敷诸坐具，香汁洒地，并自吐言：“如来当于此座。”

尔时，施罗梵志将五百弟予，至翅宁梵志家，遥见彼家敷好坐具，见已，问翅宁梵志：“汝今欲与男女嫁娶，为欲请摩竭国频毗娑罗王乎？”

翅宁梵志报曰：“我亦不请频毗娑罗王，亦无嫁娶之事。我今欲施设大福业。”

施罗梵志问曰：“愿闻其意，欲施何福业？”

尔时，翅宁梵志报施罗梵志曰：“当知有释种子出家学道，成无上至真、等正觉。我今请佛及比丘僧，是故办具种种坐具耳！”

是时，施罗梵志语翅宁梵志：“汝今言佛乎？”

报曰：“吾今言佛。”

又问：“甚奇！甚特！今乃闻佛音响。如来竟为所在？吾欲见之。”

翅宁报曰：“今在罗阅城外竹园中住，将五百弟子自相娱乐，欲往见者，宜知是时。”

时，此梵志即将五百弟子，往至佛所；到已，共相问讯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施罗梵志便生此念：“沙门瞿昙极为端正，身作黄金色。我等经籍亦有斯言：‘如来出世之时，实不可遇，犹如优昙钵华时时乃现。若成就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当趣二处：若在家者，当作转轮圣王，七宝具足；若出家学道者，必成无上道，为三界世佑。’我今欲观佛三十二相。”尔时，梵志唯见三十相，而不睹二相，起狐疑犹豫，不见广长舌、阴马藏。

尔时，施罗梵志即以偈问曰：

“吾闻三十二，大人之相好，

今不见二相，竟为在何所？

贞洁阴马藏，其相甚难喻，

颇有广长舌，舐耳覆面不？

愿出广长舌，使我无狐疑，

又使我见之，永无疑结网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吐舌，左右舐耳，还复缩之。尔时，世尊即入三昧，使彼梵志见阴马藏。

时，梵志见佛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。尔时，施罗梵志白佛言：“我今婆罗门，沙门刹利种；然沙门、婆罗门皆同一道，求一解脱。惟愿沙门听我等有得同一道乎？”

佛告梵志：“汝有此见。”

梵志报曰：“我有斯见。”

佛告梵志：“汝当兴意向一解脱，所谓正见是也。”

梵志白佛言：“正见即是一解脱，复更有解脱乎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梵志，更有解脱得涅槃界，其事有八，所谓正见、正治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，是谓梵志八种之道，得至涅槃。”

尔时，梵志白佛言：“颇有此众生知此八种道乎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非一百千。梵志当知：无数百千众生知此八种之道。”

梵志白佛言：“颇复有此众生不解此八种之道乎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有此众生其不解者，非一人也。”

梵志白佛言：“颇复有众生不得此法乎？”

佛告之曰：“有此众生不得道，如此之人十一种。云何为十一？所谓奸伪、恶语、难谏、无反复、好憎性、害父母、杀阿罗汉、断善根善事、反为恶、计有我、起恶念向如来，是谓梵志十一之人不能得此八种之道。”

当说此八种道时，时彼梵志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

尔时，施罗梵志告五百弟子曰：“汝等各所好者，各自诵习。吾欲于如来所，善修梵行。”

诸弟子白曰：“我等亦复欲出家学道。”

尔时，梵志及五百弟子各各长跪，白世尊言：“惟愿世尊听出家学道！”

佛告诸梵志：“善来！比丘，于如来所善修梵行，渐尽苦原。”

如来说此语时，五百梵志即成沙门。尔时，世尊渐与五百人说微妙之论，所谓论者：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不净想，出要为乐。如诸佛世尊常所说法——苦、集、尽、道，尔时世尊广与诸人说之。时五百人诸漏永尽，得上人法。

尔时，翅宁梵志又白：“时到，惟愿屈神！”

尔时，世尊告施罗等五百比丘：“汝等各著衣持钵。”

千比丘围绕，至城中梵志所，就座而坐。尔时，翅宁梵志见五百婆罗门皆作沙门，即语之曰：“善哉！诸人！趣道之要，莫复过是。”

尔时，施罗比丘为翅宁说此偈曰：

“此外更无法，能胜此要者，

如此之比像，善者无过是。”

尔时，翅宁梵志白世尊言：“惟愿世尊小留神待时！正尔，更办饮食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所办饮食，但时贡之，勿惧不足。”

是时，翅宁梵志欢喜无量，躬自行食，供养佛及比丘僧。尔时，世尊饭食已讫，除去食器，以若干种华，散佛、比丘僧上，前白佛言：“惟愿世尊，男女大小尽求作优婆塞。”

尔时，梵志妇怀妊，妇人白佛言：“我有娠，亦不知是男？是女耶？亦复自归如来，听为优婆夷。”

尔时，如来与诸大众说微妙之法，即于座上而说此偈：

“快哉斯福报，所愿必得果，

渐至安隐处，永无忧厄患。

死得生天上，设使诸魔天，

亦复不能使，为福者堕罪。

彼亦求方便，贤圣之智慧，

当尽于苦本，长离去八难。”

尔时，世尊说此偈已，便从座起而去。

尔时，翅宁梵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六 牧牛品第四十九之二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恒一坐而食，身体轻便，气力强盛。汝等比丘，亦当一食，身体轻便，气力强盛，得修梵行。”

尔时，跋提婆罗白世尊言：“我不堪任而一食。所以然者？气力弱劣。”

佛告之曰：“若汝至檀越家，一分食之，一分持还家。”

跋提婆罗白佛言：“我亦不堪行此法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听汝坏斋，通日而食。”

跋提婆罗白佛言：“我亦不堪任施行此法。”尔时，世尊默然不报。

尔时，迦留陀夷向暮日入，著衣持钵，入城乞食。尔时极为暗冥，时优陀夷渐渐至长者家，又彼长者妇怀妊，闻沙门在外乞食，即自持饭出惠施之。然优陀夷颜色极黑，又彼时天欲降雨，处处拙电。尔时，长者妇出门，见沙门颜色极黑，即时惊怖，乃呼是鬼，自便称唤：“咄哉！见鬼！”即时伤胎儿，寻命终。是时，迦留陀夷寻还精舍，愁忧不欢，坐自思惟，悔无所及。

尔时，舍卫城中有如此之恶声：“沙门释种子咒堕他子。”其中男女各相谓言：“今诸沙门，行无节度，食不知时，如在家白衣，有何等异？”

尔时，众多比丘闻诸人民各论此理：“沙门释种子不知节度，行来无忌。”其中，持戒比丘戒完具者，亦自怨责：“实非我等之宜，食无禁限，行无时节，实是我等之非也。”各共相将至佛所，头面礼足，以此因缘，具白世尊。

尔时，佛告一比丘：“汝往唤迦留陀夷使来。”

是时，彼比丘受佛教已，即往唤优陀夷。时，优陀夷闻佛见呼，即来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世尊问优陀夷曰：“汝审昨日暮入城乞食，至长者家，使长者妇胎堕乎？”

优陀夷白佛言：“唯然，世尊。”

佛告优陀夷：“汝何故不别时节，又复欲雨而入城乞食？此非汝宜，然是族姓子出家学道而贪著于食。”

尔时，优陀夷即从座起，白世尊言：“自今之后，不敢复犯，惟愿世尊听受忏悔！”

尔时，世尊告阿难曰：“速打揵椎，集诸比丘在普会讲堂。”

阿难受佛教已，即集诸比丘集在讲堂，前白佛言：“诸比丘已集。世尊，宜知是时。”

尔时，世尊即往讲堂，在中央坐，告诸比丘：“过去久远诸佛世尊皆一坐而食，诸声闻等亦一坐而食，正使将来诸佛及弟子众，亦当一坐而食。所以然者？此是行道之要法，应当一坐而食。若能一坐而食，身体轻便，心得开解；心已得解，得诸善根；已得善根，便得三昧；已得三昧，如实而知之。云何如实而知之？所谓苦谛如实而知之，苦集谛如实而知之，苦尽谛如实而知之，苦出要谛如实而知之。汝等族姓子已出家学道，舍世八业，而不知时节，如彼贪欲之人有何差别？梵志别有梵志之法，外道别有外道之法。”

是时，优波离白世尊言：“过去如来、将来诸佛，皆一坐而食。惟愿世尊当与诸比丘限时而食！”

世尊告曰：“如来亦有此智，但未犯者，要眼前有罪，乃当制限耳！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专一坐而食，汝等亦当一坐而食。今汝日中而食，不得过时。汝等亦当学乞食之法。云何比丘学乞食之法？于是，比丘，趣以支命，得亦不喜，不得亦不忧；设得食时，思惟而食，无有贪著之心，但欲使此身趣得存形，除去旧痛，更不造新，使气力充足。如是，比丘，名为乞食。汝等比丘，应当一坐而食。

“云何比丘一坐而食？起则犯食，更不应食。如是，比丘，名为一坐而食。汝等比丘亦当应得食而食之。云何比丘得而食之？于是，比丘，以得食已，更复有为齐此乎？以食更得者不应复食。如是，比丘，得食而食之。汝等比丘，亦当应著三衣，应坐树下，坐闲静处，应露坐苦行，应著补衲衣，应在冢间，应著弊恶之衣。所以然者？叹说少欲之人。我今教汝等，当如迦葉比丘。所以然者？迦葉比丘自行头陀十一法，亦复教人行此要法。我今教诫汝等，当如面王比丘。所以然者？面王比丘著弊坏之衣，不著校饰。是谓，比丘，我之教诫，当念修习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跋提婆罗及经三月不至世尊所。尔时，阿难临三月初，至跋提婆罗比丘所，而告之曰：“今诸众僧皆补衲衣裳，如是如来当人间游行。今不往者，后悔无益。”

是时，阿难将跋提婆罗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并复白佛言：“唯然，世尊，听我忏悔，自今已后，更不犯之。如来制禁戒，然我不受之，惟愿垂恕！”如是再三。

是时，佛告曰：“听汝悔过，后莫复犯。所以然者？我自念生死无数，或作驴、骡、骆驼、象、马、猪、羊，以草养此四大形；或在地狱中，以热铁丸啖之；或作饿鬼，恒食脓血；或作人形，食此五谷；或作天形，食自然甘露。无数劫中，形命共競，初无

厌足。优波离当知：如火获薪，初无厌足；如大海水吞流无足。今凡夫之人亦复如是，贪食无厌足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生死不断绝，皆由贪欲故，

怨憎长其恶，愚者之所习。

“是故，跋提婆罗，当念少欲知足，无起贪想，兴诸乱念。如是，优波离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跋提婆罗闻如来教诫已，在闲静之处，而自克责，所以族姓子，出家学道者，修无上梵行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有，如实而知。尔时，跋提婆罗即成阿罗汉。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弟子中第一声闻多饮食者，所谓吉护比丘是也。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鸯艺村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诸人民皆称汝等为沙门。设复问：‘汝等是沙门乎？’汝等亦言：‘是沙门。’吾今告汝沙门之行、婆罗门之行，汝等当念修习，后必成果，如实不异。所以然者？有二种沙门：有习行沙门，有誓愿沙门。

“彼云何名为习行沙门？于是，比丘行来、进止、视瞻、容貌、著衣、持钵，皆悉如法，不著贪欲、瞋恚、愚痴，但持戒精进，不犯非法，等学诸戒。是谓名为习行沙门。

“彼云何名誓愿沙门？于是，或有比丘威仪、戒律、出入、进止、行步、容貌、视瞻、举动，皆悉如法，尽有漏，成无漏，于现法中身得证而自游化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有，如实知之。是谓名誓愿沙门。是谓，比丘，二种沙门。”

尔时，阿难白世尊言：“彼云何名为沙门法行？婆罗门法行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于是，比丘饮食知足，昼夜经行，不失时节，行诸道品。

“云何比丘诸根寂静？于是，比丘若眼见色，不起想著，兴诸乱念，于中眼根而得清净，除诸恶念，不念不善之法；若耳闻声、鼻嗅香、舌知味、身知细滑、意知法，不起想著，兴诸乱念，于意根而得清净。如是，比丘根得清净。

“云何比丘饮食知足？于是，比丘量腹而食，不求肥白，但欲使此身趣存而已，除去故痛，新者不生，得修梵行。犹如男女身生疮痍，随时以膏涂疮，常欲使疮愈故；今此比丘亦复如是，量腹而食。所以以膏膏车者，欲致远故；比丘量腹而食者，欲趣存命故也。如是，比丘饮食知足。

“云何比丘恒知景寤？于是，比丘初夜、后夜恒知景寤，思惟三十七道品之法。若昼日经行，除去恶念诸结之想；复于初夜、后夜经行，除去恶结不善之想；复于中夜右胁著地，以脚相累，唯向明之想；复于后夜，出入经行，除去不善之念。如是，比丘知时景寤。如是，阿难，此是沙门要行。

“彼云何名婆罗门要行？于是，比丘苦谛如实知之，苦集、苦尽、苦出要如实而知之，后以解此欲漏心、有漏心、无明漏心而得解脱；已得解脱，便得解脱智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。此名为婆罗门要行之法。阿难当知：此名为要行之义也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此偈：

“沙门名息心，诸恶永已尽，

梵志名清净，除去诸乱想。

“是故，阿难，沙门法行、婆罗门法行，当念修行。其有众生行此诸法，然后乃称为沙门。复以何故名为沙门？诸结永息故名为沙门。复以何故名为婆罗门？尽除愚惑之法故名为梵志。亦名为刹利。复以何故名刹利？以其断淫、怒、痴故名为刹利。亦名为沐浴。以何故名为沐浴？以其洗二十一结故名为沐浴。亦名为觉。以何故名为觉？以其觉了愚法、慧法故名为觉。亦名为彼岸。以何等故名为彼岸？以其从此岸至彼岸故名为彼岸。阿难，能行此法者，然后乃名为沙门、婆罗门。此是其义，当念奉行！”

尔时，阿难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释翅迦毗罗越尼拘留园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提婆达兜王子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提婆达兜白佛言：“唯然，世尊，听我道次得作沙门。”

佛告提婆达兜：“汝宜在家分檀惠施。夫为沙门，实为不易。”

是时，提婆达兜复再三白佛言：“唯然，世尊，听在末行。”

佛复告曰：“汝宜在家，不宜出家修沙门行。”

尔时，提婆达兜便生此念：“此沙门怀嫉妒心。我今宜自剃头，善修梵行。何用是沙门为？”是时，提婆达兜即自退归，自剃须发，著袈裟，自称言：“我是释种子。”

尔时，有一比丘名修罗陀，头陀行乞食，著补衲衣，五通清彻。是时，提婆达兜往至彼比丘所，头面礼足，前言：“惟愿尊者当与我说教，使长夜而获安隐！”

是时，修罗陀比丘即与说威仪礼节，思惟此法，舍此就彼。是时，提婆达兜如彼比丘教而不漏失。

是时，提婆达兜比丘言：“惟愿尊者当与我说神足道，我能堪任修行此道！”

尔时，比丘复与说神足之道：“汝今当学心意轻重；已知心意轻重，复当分别四大：地、水、火、风之轻重；已得知四大轻重，便当修行自在三昧；已行自在三昧，复当修勇猛三昧；已行勇猛三昧，复当修行心意三昧；已行心意三昧，复当行自戒三昧；已修行自戒三昧，如是不久便当成神足道。”

尔时，提婆达兜受师教已，自知心意轻重，复知四大轻重，尽修诸三昧，无所漏失，尔时不久便成神足之道，如是无数方便作变无量。尔时，提婆达兜名声流布四远。

是时，提婆达兜以神足力，乃至三十三天，采取种种优钵莲华、拘牟头华，奉上阿阇世太子，又告之曰：“此华是三十三天所出，释提桓因遣来奉上太子。”

尔时，王太子见提婆达兜神足如是，便随时供养，给其所须。太子复作是念：“提婆达兜神足极为难及。”时，提婆达兜复自隐形，作小儿身，在王太子膝上。时，诸婇女各作斯念：“此是何人？为是鬼耶？为是天耶？”语言未竟，便复化身，还复如故。是时，王太子及诸宫人皆称言：“此是提婆达兜。”即给与所须。又传此言：“提婆达兜名德不可具记。”

尔时，众多比丘闻已，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白佛言：“提婆达兜者极大神足，能得衣裳、饮食、床卧具、病瘦医药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汝等勿兴此意，著提婆达兜利养，又莫钦羡彼神足之力。彼人即当以此神足，堕坠三恶道。提婆达兜所获利养及其神足，当复耗尽。所以然者？提婆达兜自当造身、口、意行。”

尔时，复兴此念：“沙门瞿昙有神足，我亦有神足；沙门瞿昙有所知，我亦有所知；沙门瞿昙姓贵，我亦姓贵；若沙门瞿昙现一神足，我当现二；沙门现二，我当现四；彼四我八；彼八我十六；彼十六我三十二；随其沙门所现变化，我当转倍。”尔时，众多比丘闻提婆达兜有此语，五百余比丘至提婆达兜所，及五百比丘受太子供养。

时，舍利弗、目揵连自相谓言：“我等共到提婆达兜所，听彼说法为何论说？”即共相将至提婆达兜所。

尔时，提婆达兜遥见舍利弗、目揵连来，即告诸比丘：“此二人是悉达弟子。”甚怀欢悦；到已，共相问讯，在一面坐。

尔时，诸比丘各兴此念：“释迦文佛弟子，今尽来向提婆达兜。”尔时，提婆达兜语舍利弗言：“汝今堪任与诸比丘说法乎？吾欲小息，又患脊痛。”

是时，提婆达兜以脚相累右胁卧，以其欢喜心故便睡眠。尔时，舍利弗、目揵连见提婆达兜眠，即以神足接诸比丘，飞在空中而去。

是时，提婆达兜觉寤，不见诸比丘，极怀瞋恚，并吐斯言：“吾若不报怨者，终不名为提婆达兜也！”此是提婆达兜最初犯五逆恶。提婆达兜适生此念，即时失神足。

尔时，众多比丘白世尊言：“提婆达兜比丘极有神足，乃能坏圣众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提婆达兜不但今坏圣众，乃过去世时恒坏圣众。所以然者？乃往过去时亦坏圣众，复兴恶念：‘我要取沙门瞿昙杀之，于三界作佛，独尊无侣。’”

是时，提婆达兜语阿阇世王：“古昔诸人寿命极长，如今遂短。使王太子一旦命终者，则唐生于世间。何不取父王害之，绍圣王位？我当取如来害之，当得作佛。新王、新佛，不亦快哉！”

尔时，阿阇世王即便差守门人，取父王闭在牢狱，自立为王，治化人民。时，诸群庶各相谓言：“此子未生则是怨家之子，因以为名阿阇世王。”

尔时，提婆达兜见阿阇世王检父王已，复兴此念：“吾要当取沙门瞿昙害之。”尔时，世尊在耆阇崛山一小山侧。尔时，提婆达兜到耆阇崛山，手擎大石长三十肘，广十五肘而掷世尊。是时，山神金毗罗鬼恒住彼山，见提婆达兜抱石打佛，即时伸手接著余处。

尔时，石碎一小片石，著如来足，即时出血。尔时，世尊见已，语提婆达兜曰：“汝今复兴意欲害如来，此是第二五逆之罪。”

尔时，提婆达兜复自思惟：“我今竟不得害此沙门瞿昙，当更求方便。”舍而去。至阿阇世王所，启白王曰：“可饮黑象使醉，使害沙门。所以然者？此象凶暴，必能害此沙门瞿昙。若当沙门有一切智者，明日必不来入城乞食；若无一切智者，明日入城乞食，必当为此恶象所害也。”

尔时，阿阇世王即以醇酒饮象使醉，告令国中人民曰：“其欲自安惜己命者，明日勿复城中行来。”

尔时，世尊到时，著衣持钵，入罗阅城乞食。国中男女大小四部之众闻阿阇世王以酒饮象，欲害如来，皆共相将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白佛言：“惟愿世尊莫入罗阅城乞食！何以故？王阿阇世饮象使醉，欲害如来。”

佛告诸优婆塞：“夫等正觉终不为他人所害也。”

尔时，世尊虽闻斯言，犹故入城。尔时，恶象遥见世尊来，瞋恚炽盛，奔趣如来，欲得害之。然佛见象来，即说斯偈：

“象莫害于龙，龙象出现难，

不以害龙故，得生于善处。”

尔时，彼象闻如来说此偈已，即前长跪舐如来足。尔时，彼象即以悔过，心不自宁，即便命终，生三十三天。

尔时，王阿阇世及提婆达兜见象已死，惨然不悦。提婆达兜语王曰：“沙门瞿昙已取象杀。”

王报之曰：“此沙门瞿昙有大神力，多诸伎术，乃能咒此龙象杀之。”

时，王阿阇世复作是说：“此沙门必威德具足，竟不为恶象所害。”

提婆达兜报言：“沙门瞿昙有幻惑之咒，能使外道异学皆悉靡伏，何况畜生之类！”

是时，提婆达兜复作是念：“我今观察阿阇世王意欲变悔。”尔时，提婆达兜愁忧不乐，出罗阅城。

尔时，法施比丘尼遥见提婆达兜来，语提婆达兜曰：“汝今所造极为过差，今悔犹易，恐后将难！”

时，提婆达兜闻此语已，倍复瞋恚，寻报之曰：“秃婢！有何过差，今易后难耶？”

法施比丘尼报曰：“汝今与恶共，并造众不善之本。”

尔时，提婆达兜炽火洞燃，即以手打比丘尼杀。

尔时，提婆达兜以害真人，往至己房，告诸弟子：“汝等当知：我今以兴意向沙门瞿昙。然其义理，不应以罗汉复兴恶意还向罗汉，吾今宜可向彼忏悔。”

是时，提婆达兜以此愁忧不乐，寻得重病。提婆达兜告诸弟子：“我无此力，得往见沙门瞿昙，汝等当扶我至沙门所。”

尔时，提婆达兜以毒涂十指爪甲，语诸弟子：“汝等舆我到彼沙门所。”尔时，诸弟子即舆将至世尊所。

尔时，阿难遥见提婆达兜远来，即白世尊言：“提婆达兜今来必有悔心，欲向如来求改悔过！”

佛告阿难：“提婆达兜终不得至世尊所。”

尔时，阿难再三复白佛言：“今此提婆达兜已欲来至，求其悔过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此恶人终不得至如来所，此人今日命根已熟。”

尔时，提婆达兜来至世尊所，语诸弟子：“我今不宜卧见如来，宜当下床乃见耳！”

提婆达兜适下足在地，尔时地中有大火风起生，绕提婆达兜身。尔时，提婆达兜为火所烧，便发悔心于如来所，正欲称南无佛，然不究竟，适得称南无，便入地狱。

尔时，阿难已见提婆达兜入地狱中，白世尊言：“提婆达兜今日已取命终，入地狱中耶？”

佛告之曰：“提婆达兜不为灭尽至究竟处。今此提婆达兜兴起恶心向如来身，身坏命终，入阿鼻地狱中。”

尔时，阿难悲泣涕泪，不能自胜。佛告阿难：“汝何为悲泣乃尔？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我今欲爱心未尽，未能断欲，故悲泣耳！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斯偈：

“如人自造行，还自观察本，

善者受善报，恶者受其殃。

世人为恶行，死受地狱苦，

设复为善行，转身受天禄。

彼自招恶行，自致入地狱，

此非佛怨苦，汝今何为悲？”

尔时，阿难白世尊言：“提婆达兜身坏命终为生何处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今此提婆达兜身坏命终，入阿鼻地狱中。所以然者？由其造五逆恶，故致斯报。”

尔时，阿难复重白佛：“如是，世尊，如圣尊教也，己身为恶，现身入地狱。所以我今悲泣涕泪者，由其提婆达兜不惜名号、姓族故，亦复不为父母、尊长，辱诸释种，毁我等门户。然提婆达兜现身入地狱，诚非其宜。所以然者？我等门族出转轮圣王位，然提婆达兜身出于王种，不应现身入地狱中。提婆达兜应当现身尽有漏，成无漏，心解脱、慧解脱，于此现身得受证果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更不复受胎，如实知之；习真人迹，得阿罗汉，于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，何图持此现身入地狱中？提婆达兜在时有大威神，极有神德，乃能往至三十三天，变化自由，岂得斯人复入地狱乎？不审，世尊，提婆达兜在地狱中，为经历几许年岁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此人在地狱中经历一劫。”

是时，阿难复重白佛言：“然劫有两种，有大劫、小劫，此人为应何劫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斯人当经历大劫。所谓大劫者，即贤劫。是尽劫数，行尽命终，还复人身。”

阿难白佛：“提婆达兜尽丧人根，遂复成就。所以然者？劫数长远，夫大劫者不过贤劫。”

尔时，阿难倍复悲泣，哽噎不乐，复重白佛：“提婆达兜从阿鼻地狱出，当生何处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提婆达兜于彼命终，当生四天王上。”

阿难复问：“于彼命终当生何处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于彼命终展转当生三十三天、焰天、兜率天、化自在天、他化自在天。”

阿难复问：“于彼命终当生何处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于是，提婆达兜从地狱终，生善处天上，经历六十劫中不堕三恶趣，往来天、人，最后受身，当剃除须发，著三法衣，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，成辟支佛，名曰南无。”

尔时，阿难前白佛言：“如是，世尊，提婆达兜由其恶报，致地狱罪；为造何德，六十劫经历生死，不受苦恼，后复成辟支佛，号名曰南无？”

佛告阿难：“弹指之顷发善意，其福难喻，何况提婆达兜博古明今，多所诵习，总持诸法，所闻不忘！计彼提婆达兜昔所怨仇，起杀害心向于如来；复由曩昔缘报故，有喜悦心向于如来，由此因缘报故，六十劫中不坠堕三恶趣。复由提婆达兜最后命终之时，起和悦心，称南无故，后作辟支佛，号名曰南无。”

尔时，阿难即前礼佛，重自陈说：“唯然，世尊，如神所教。”

是时，大目揵连前白佛言：“我今欲至阿鼻地狱中，与提婆达兜说要行，慰劳庆贺。”

佛告目连：“汝宜知之，勿复卒暴，专心正意，无兴乱想。所以然者？极恶行众生难调、难成，然后乃堕阿鼻地狱中。又彼罪人不解人间音响，言语往来。”

尔时，目连复白佛言：“我今所解六十四音语开通，我当以此音响，往语彼人。”

佛告目连：“汝宜知是时。”是时，阿难闻斯语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。

时，大目连前礼佛足，绕佛三匝，即于佛前，犹如力士屈伸臂顷，即往至阿鼻地狱所。尔时，大目连当在阿鼻地狱上虚空中，弹指觉曰：“提婆达兜。”

尔时，提婆达兜默然不应。时，诸狱卒语目连曰：“汝今为唤何者提婆达兜？”

狱卒复白：“此间亦有拘楼孙佛时提婆达兜，拘那含牟尼佛时提婆达兜，迦葉佛时提婆达兜，亦有在家提婆达兜，出家提婆达兜。汝今，比丘，正命何者提婆达兜？”

目连报曰：“吾今所命，释迦文佛叔父儿提婆达兜，故欲相见。”

是时，狱卒手执铁叉，或执火焰，烧炙彼身，使令觉寤。尔时，提婆达兜身体火焰炽然，高三十肘。诸狱卒告曰：“汝今愚人何为眠寐？”

尔时，提婆达兜众苦所逼，而报之曰：“汝等今日何所教敕？”

狱卒复语：“汝今仰观空中。”

寻随彼语，仰观虚空，见大目连结跏趺坐，座宝莲华，如日披云。提婆达兜见已，便说斯偈：

“是谁现天光？如日披云出，

犹如金山聚，永无尘秽污。”

尔时，目连复以偈报：

“我是释师子，瞿昙之族末，

是彼次声闻，名曰大目连。”

尔时，提婆达兜语目连曰：“尊者目连，何由故屈此间？此间众生造恶无量，难可开化，不作善根，命终之后来生此间。”

目连报曰：“我是佛使，故来适此，欲相愍念，拔苦元本。”

尔时，提婆达兜闻佛音响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并吐此言：“惟愿尊者以时敷演！如来世尊有何言教？更不记说恶趣之元乎？”

目连报曰：“提婆达兜，勿怀恐怖，地狱极苦无过斯处。彼释迦文佛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，愍念一切蜎飞蠕动，如母爱子，心无差别。以时演义，终不失叙，亦不违类，所演过量。今神口所记，汝本兴起恶念，欲害世尊，复教将余人，使趣恶源，由此缘报，入阿鼻地狱中，当经历一劫，终无出期。尽其劫数，行尽命终，当生四天王上，展转当生三十三天、焰天、兜率天、化自在天、他化自在天，六十劫中不趣恶道，周流人、天之间，最后受身，还复人形，剃除须发，著三法衣，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，当成辟支佛，号名曰南无。所以然者？由汝初死临断命时，称南无，故致斯号。今彼如来观此善言南无，故说名号，六十劫中作辟支佛。”

尔时，提婆达兜闻斯语已，欢喜踊跃，善心生焉，复白目连：“如来所说言教，必然不疑，愍念群生，所济无量，大慈、大悲，兼化愚惑。设我今日以右胁卧阿鼻地狱中，经历一劫，心意专正，终无劳倦。”

尔时，目连复告提婆达兜曰：“汝今云何，苦痛叵有增损乎？”

提婆达兜报曰：“我身苦痛遂增无损，今闻如来见授名号，痛犹小损，盖不足言。”

目连问曰：“汝今所患苦痛之原，为像何类？”

提婆达兜报曰：“以热铁轮轹我身坏，复以铁杵哺咀我形，有黑暴象蹋蹈我身，复有火山来镇我面，昔日袈裟化为铜鍱，极为炽然来著我体，苦痛之原，其状如斯！”

目连报曰：“汝颇自知罪过元本，受斯苦恼不乎？吾今一一分别，卿欲闻耶？”

提婆达兜白言：“唯然，时说。”

尔时，目连便说此偈：

“汝本最胜所，坏乱比丘僧，

今以热铁杵，哺捣汝形体。

然彼之大众，第一声闻者，

斗乱比丘僧，今以热轮轹。

汝本教王放，醇酒饮黑象，

今以群黑象，蹋蹈汝形体。

汝本以大石，遥掷如来足，

今以火山报，烧汝无遗余。

汝本以手拳，杀彼比丘尼，

今被热铜叶，卷焦不得伸。

行报终不败，亦复不住空，

是故当劝勉，离此诸恶元！

“汝本提婆达兜所造元本，正谓斯耳！当自专意向佛如来，长夜之中获福无量！”

尔时，提婆达兜复白目连：“今寄目连，头面礼世尊足：‘兴居轻利，游步康强。’亦复礼拜尊者阿难。”

尔时，尊者大目揵连放大神足，使阿鼻地狱苦痛休息。尔时，复说斯偈：

“皆称南无佛，释师最胜者，

彼能施安隐，除去诸苦恼。”

尔时，地狱众生闻目连说此偈已，六万余人行尽罪毕，即彼命终生四天王上。

尔时，目连即摄神足，还至所在，到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尔时，目连白世尊曰：“提婆达兜问讯，敬奉无量：‘兴居轻利，游步康强。’亦复问讯阿难，并作是说：‘如来见记六十劫中成辟支佛，号名曰南无。设我以右胁卧阿鼻地狱中，终不辞劳。’”

尔时，世尊告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目连，多所饶益，多所润及，愍念群盲，天、人得安，使诸如来、声闻渐至灭尽涅槃之处。是故，目连，常当勤加成就三法。所以然者？若当提婆达兜修行善法，身三、口四、意三者，彼人终身不贪利养，亦复不造五逆罪入阿鼻地狱中。所以然者？夫人贪利养者，亦有恭敬之心向于三宝，亦复不奉持禁戒，不具足身、口、意行。当念专意身、口、意行。如是，目连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目连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有众生修行慈心解脱，广布其义，与人演说，当获此十一果报。云何为十一？卧安，觉安，不见恶梦，天护，人爱，不毒，不兵，水、火、盗贼终不侵枉，若身坏命终，生梵天上。是谓，比丘，能行慈心，获此十一之福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斯偈：

“若有行慈心，亦无放逸行，

诸结渐渐薄，转见于道迹。

以能行此慈，当生梵天上，

速疾得灭度，永至无为处。

不杀无害心，亦无胜负意，

行慈普一切，终无怨恨心。

“是故，比丘，当求方便，行于慈心，广布其义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七 礼三宝品第五十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欲礼拜如来神寺者，当行十一法礼如来寺。云何为十一？兴勇猛意，有所堪故；意不错乱，恒一心故；当念专意，诸止观故；诸念永息，入三昧故；意及无量，由智慧故；意难观察，由其形故；意淡然静，由威仪故；意无流驰，以名称故；意无想像，由其色故；梵音难及，由柔软响故。诸比丘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欲拜如来寺，当具此十一法礼如来神寺，长夜之中获德无量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欲行礼法，当念十一事，然后礼法。云何名为十一？有慢当除慢；夫正法者，于欲而除渴爱想；夫正法者，于欲而除欲；夫正法能断生死渊流；夫行正法获平等法；然此正法断诸恶趣；寻此正法得至善处；夫正法者，能断爱网；行正法者，从有至无；行正法者，明靡不照；夫正法者，至涅槃界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欲行礼法，当思惟此十一法，然后便获福无量，长夜之中受福无限。如

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善男子、善女人修礼僧者，当专十一法，然后乃当礼僧。云何为十一？如来众者，正法成就；如来圣众上下和合；如来僧者，法法成就；如来圣众戒成就、三昧成就、智慧成就、解脱成就、解脱见慧成就；如来圣众能掌护三宝；如来圣众能降伏外道异学；如来圣众是一切众生良友福田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欲礼僧者，当思惟此十一法，长夜之中获福无量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、天、龙、鬼、神、乾沓和、阿须伦、迦留罗、甄陀罗、摩休勒天及人民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婆伽婆在摩竭国蜜提罗城东大天园中止，与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。

尔时，世尊食后起，与阿难共于树园中经行，佛便笑。阿难心念：“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不妄笑，今何以笑？必当有意，我当问之。”阿难整衣服，右膝著地，叉手问佛：“如来、无所著、等正觉不妄笑，今何以笑？必当有意，愿闻笑意！”

佛语阿难：“我当为汝说。过去贤劫初，于此中间有转轮圣王主四天下，名曰大天，长寿无病，端正勇猛，治以正法，不枉人民，有自然七宝。何等为七？一者、轮宝，二者、象宝，三者、马宝，四者、珠宝，五者、女宝，六者、主藏宝，七者、典兵宝。”

佛语阿难：“此大天王为童子时八万四千岁，作太子时八万四千岁，登圣王位八万四千岁。”

阿难问佛：“云何为轮宝？”

佛语阿难：“月十五日，月盛满时，王沐浴清净，与婇女上东楼上，东向视，有千辐金轮，轮高七仞为一多罗——多罗者，独挺树——以树为限，高七多罗，纯以紫磨金为轮。王见轮已，心念：‘此轮好轮，愿得提之耶？’念已，轮即就王左手，便举移右手中。王语此轮曰：‘诸不伏者，为我伏之；非我地者，为我取之；如法，非不如法。’语竟，轮还住空，辋东向，毂北向。王敕左右具四种兵；具兵已，即将兵众，逐轮立空，随轮东引，巡行尽东界；暮则王与兵众，宿于轮下。

“东界诸小王皆来朝觐，所贡皆以金钵盛银粟，银钵盛金粟：‘善来！大王，此东界土地、珍宝、人民尽是王有，愿当停驾住此，我等当禀承天教！’大天王答诸小王曰：‘汝等欲承我教者，各还本国，以十善教民，勿行枉横。’诫敕已讫，轮即于海上回转，乘云而行。海中自然开道，广一由延。王与四种兵随轮如前，巡行南界。南界诸小王亦来朝觐，皆以金钵盛银粟，银钵盛金粟，贡上曰：‘善来！天王，此南界土地、珍宝、人民尽是王有，愿停驾住此，我等当禀承天命！’大天答诸王曰：‘汝等欲承我命者，各还本土，以十善教民，勿行枉横。’诫敕已讫，轮则西回，案行西界。西界诸王贡献劝请，如南方已讫，轮复北回，巡行北界。北界诸王亦皆朝觐，贡献劝请，尽如前法。周游四日，遍阎浮提四海，还本土蜜提罗城，于宫门前虚空中住，高七多罗，辋东向，王便入宫。”

佛语阿难：“大天得轮宝如此。”

阿难复问佛：“大天得象宝复云何？”

佛语阿难：“大天以后十五日，月盛满时，沐浴清净，从诸婇女上东楼上，东向观见空中，有白象王名满呼，乘虚而来，七肢平跱，口有六牙，头上金冠，金为璎珞，以真珠交络其体，左右佩金铃。象有神力，变形自在。大天见之，心自念曰：‘我得此象可耶？当使有所为。’念讫，象便立空中于王前，王即教以五事。王复念曰：‘当试此象为能以不？’至明日日出，王乘此象，须臾之间，周遍四海，还到本处，于宫门东，东向立。阿难，大天所得象宝如此。”

阿难复问佛：“大天所得马宝复云何？”

佛语阿难：“大天到后十五日，月盛满时，沐浴清净，从诸婇女上西楼上，西向视，见有绀马王，名婆罗含，乘空而来，行不动身，头上金冠，宝为璎珞，披珠交络，左右垂铃。马有神力，变形自在。大天见之，自念言：‘得此乘之可也？’念讫，至王前。王便乘欲试之，至明日日出，王乘东行，须臾之顷，周遍四海，还至本国，住宫门西，西向而立，阿难，大天所获马宝如此。”

阿难问佛：“大天所得珠宝复云何？”

佛语阿难：“大王至后十五日，月盛满时，沐浴清净，将诸婇女上东楼上，东向视，见有神珠，珠长一尺六寸，有八楞，作绀琉璃色，乘空而来，高七多罗。大天见之，心念曰：‘得此珠观之可也？’如念获之。王欲试之，至夜半，合四种兵，以珠悬于幢头，出城而游，珠照辟方十二由延，兵众相见，如昼无异；珠光所及，人民惊起，皆言天明。王即还宫，以幢竖之宫内，内外常明，与昼不异。阿难，大天所获珠宝如此。”

阿难问佛：“大天所得玉女宝复云何？”

佛语阿难：“大天至十五日，月盛满时，沐浴清净，从诸婇女上东楼上，东向视，见有刹帝利女宝，名曼那呵利，端正无比，姝妙严净，不长、不短，不粗、不细，不白、不黑，冬则温暖，夏则清凉，身毛孔中出栴檀香，口出忧钵莲华香，亦无女人众恶姿态，情性调和，先意承旨，乘虚而来，径至王所。阿难，大天所获玉女宝如是。”

阿难问佛：“大天所得主藏宝者复云何？”

佛语阿难：“大天至十五日，月盛满时，沐浴清净，将诸婇女上北楼上，北向观，见主藏臣，名阿罗呫吱，端正姝妙，不长、不短，不肥、不瘦，身黄金色，发绀青色，眼白黑分明，又能视见地伏藏七宝，有主者为护之，无主者取共王用，聪明智慧，善有方谋，乘虚而来，径诣王前，而谓王曰：‘自今已往，王快可自乐，勿复忧愁，我当给王宝，不令有乏。’王便试藏臣，与之乘船独共入海。王谓藏臣者言：‘吾欲得金银财宝。’藏臣者白王：‘还至岸边，当给财宝。’王曰：‘吾欲得水中宝，不用岸上者。’主藏臣者便从座起，整衣服，跪右膝，叉手礼水，水中即自然出金顶，大如车毂，须臾满船。王曰：‘可止！勿复上金，船将欲没。’阿难，大天所获典宝臣如此。”

阿难复问佛：“大天所获典兵将军者复云何？”

佛语阿难：“大天至十五日，月盛满时，沐俗清净，将诸婇女上南楼上，南向视，见南方有大将军，名比毗那，端正姝好，发如真珠色，身犹绿色，不长、不短，不肥、不瘦，眼能彻视，知他人心念，军策变谋，进退知时，乘虚而来，径诣王所，谓王曰：‘愿王自恣快乐，莫忧天下，征伐四方，臣自办之！’王欲试之，半夜思惟：‘欲合四种兵。’念讫，四兵尽集。王复念：‘欲使东引。’军即东引，王在中央，将军在前，四兵围绕。王念欲往即往，王念欲还即还。阿难，大天所获典兵将军宝如此。”佛语阿难：“大天所获七宝如此。”

佛语阿难：“大天王治天下遂久，便语梳头侍者，名劫北：‘若有白发者，便拔示我。’劫北视发遂久，见有一白发，便白王曰：‘前所敕者，今已白见。’王曰：‘拔来示我。’劫北即以金镊拔取白发，置王手中。王捉白发，便说斯偈：

“‘我身首上，生此毁庄，

身使来召，入道时到。’

“王心念曰：‘我已极人五欲，今当出家，下须发，被法服。’召太子长生告曰：‘童子，吾头已有白发出，世间五欲吾已厌之，今欲求天所欲。我今欲剃须发，著法服，出家为道。汝当领国政，立长为太子；好养劫北，使伺白发；白发出者，以国付太子

，如我出家，下须发，被法服。’王告太子：‘我今以此圣王位，殷勤累汝，当使圣位世世相绍，莫使种断；种断者，便为边地人也。若断善行者，便生无法处。’大天王诫敕已，便以国付太子长生，给劫北田业。”

佛语阿难：“大天王于此城，于此园，于此地，下须发，著法服入道，于此处八万四千岁，行四梵行：慈、悲、喜、护，于是寿终得生梵天。大天出家七日后，女宝命终。

“长生登位已，至十五日，月盛满时，将诸婇女上东楼上，东向视，见有玉女端正如前，乘虚而来。长生还服七宝。王长生已领国政，统四天下。长生复语劫北：‘从今而去，为我梳头时，见白发，辄来白我。’登圣王位，遂经八万四千岁，白发复生，劫北白王：‘素发已生。’王曰：‘拔来著吾掌中。’劫北即以金镊拔，置王手中。王执白发，即说偈曰：

“‘我身首上，生此毁庄，

身使来召，入道时到。’

“王心念曰：‘我已极人五欲，今当出家，下须发，被法服。’即召太子冠髻告曰：‘童子，吾已头白，世间五欲吾已厌之，当求天欲。我今欲出家为道，剃除须发，被著法服。汝当领国政，立长为太子；好养劫北，使伺白须；白发出者，以国付太子，如我出家，下须发，被法服。’王告太子：‘我今以此圣王位，殷勤累汝，当使圣王位，世世相绍，莫使种断；种断者，便为边地人也。若断善行者，便生无法处。’长生王诫敕已，即以国付太子冠髻，给劫北田业。”

佛语阿难：“长生王亦于此城、此园、此地，下须发，著法服入道，于此处八万四千岁，行四梵行：慈、悲、喜、护也，于是寿终得生梵天。”

佛语阿难：“王长生出家之后七日之中，七宝自然化去。冠髻王忧愁不乐。诸臣见王不悦，便问王曰：‘天王何以不悦？”王答诸臣曰：‘以七宝化去故也！’诸臣白王：‘王勿以为忧。’王曰：‘何得不忧也？’臣等启曰：‘父王梵行，近在园中，可往谘承，必当诲王致宝之法。’王即敕：‘严驾！’诸臣便严驾讫，便白王。王与群臣乘七宝车，以五物为帜：宝冠、羽盖、剑、扇、宝屐。左右臣从，进诣园所。到则下车，废却五物，步入园门，前至父王所，稽首礼足，却住一面，叉手白言：‘王所有七宝，今皆化去。’父先定坐，闻所启白，仰头答曰：‘童子，夫圣王法，不恃父之所有也，汝自行法承之。’

“王复问曰：‘转轮圣王以何法化？’父便答曰：‘敬法、重法、念法、养法、长法、炽法、大法，行此七法者，便应圣王治也，可以致宝也。’王复问曰：‘云何敬法乃至大法也？’父答曰：‘当学给赐贫穷，教民孝养二亲，四时八节以时祭祠，诲以忍辱，除淫、嫉、痴行，此七法者，乃应圣王法也。’王即受教，辞退却礼，绕七匝已，便引还归。于是，王辄承父命，奉行七法，宣令远近，祇崇王教。王便开藏，给赐贫穷，侍养孤老，四方之民，莫不奉承。于是，王以十五日，月盛满时，沐浴清净，将诸婇女上东楼上，东向视，见有千辐紫磨金轮，轮高七多罗，去地亦七多罗，乘虚而来，住于空中。

“王心念曰：‘愿得此轮可乎？’轮即下至王左手，复移之于右手。王语此轮：‘诸不伏者，为我伏之；非我地者，为我取之；如法，非不如法。’王便以手投轮，还之虚空，于宫门东，辋东向，毂北向而住空中。轮后次有白象，次有绀马，次有神珠，次有玉女，次有主藏，次有将军，此七宝出，如大天王，比试亦如是。经八万四千岁竟，王赐劫北，并敕太子及付国事，出家入道，皆如前王法。”

佛语阿难：“此冠髻王于此城园地，下须发，被法服，八万四千岁，修四梵行：慈、悲、喜、护，于是寿尽亦生梵天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大天王子孙相绍，乃至八万四千岁转轮圣王位善种不断，最后圣王名茬，治以正法，为人聪明，审谛不忘，相有三十二，色犹红莲华，好喜布施，供养沙门、婆罗门，侍养孤老，赈给贫穷。于四城门及城中央，置设库藏，金银、杂宝、象、马、车乘、衣服、床褥、病瘦医药、香华、饮食，诸孤独者皆给妻妇，种种惠施随人所欲。王于六斋之日，具敕内外皆持八关；于斯之日，首陀会天当悉来下，授其八戒；帝释、三十三天皆叹其国人民：‘快哉！善利！乃值斯法王耶！种种惠施，恣民所欲，又能清洁斋戒无阙。’天帝释告诸天子：‘欲得见茬王不？’咸言：‘欲见，可使来至此。’释提桓因即敕穷鼻尼天女：‘汝诣蜜提罗城，告茬王曰：卿！大得善利也，此间诸天皆叹卿功德巍巍，为吾致问殷勤。此诸天子甚思相见，暂可屈意来至于此？’

“穷鼻尼受教便下，如人屈伸臂顷，忽然在王殿前，虚空中立。王侍一婇女，于殿上坐，思念世间，欲使一切皆得安隐，无众苦患。穷鼻尼于空中，弹指觉之。王举头见殿上光明，闻其声曰：‘我是释提桓因侍者，故遣我诣王。’王答曰：‘不审天帝何所约敕？’天女答曰：‘天帝致意殷勤，此诸天子赞卿功德，预思相见，可暂屈意？’王默然许之。天女便还白天帝曰：‘已达宣命，许当驰诣。’天帝即敕侍御严驾七宝飞行马车，下到蜜提罗城，迎于茬王。侍御受教，即驾马车，忽然便下。

“王与群臣会于都坐，车当王前，于空中止，御者告曰：‘天帝今遣车相迎，诸天子俨然相待，便可上车，勿复顾恋。’诸臣大小，闻王当去，佥然不悦，皆起而立，叉手白言：‘王去之后，臣等何所承命？’王答曰：‘卿等勿忧，吾去之后，施惠、斋戒、养民、治国，如吾在时，我比还不久。’王诫敕讫，车即下地，王便上车。侍御问王：‘当从何道？’王曰：‘此言何谓？’侍御答曰：‘夫行有两道：一者、恶道，二者、善道。行恶者，从恶道到苦处；修善者，游善道至乐处。’王日：‘今日行道，善恶皆欲从之。’御者闻之，久乃寤曰：‘甚善！大王。’御者便引在两道之中，善恶悉睹，径诣三十三天。

“天帝及诸天子遥见王来，释提桓因曰：‘善来！大王。’命令共坐。”

佛语阿难：“王便就天帝坐。王与帝释貌相、被服、音声一揆。诸天子心中念言：‘何者帝释？何者为王？’又复念曰：‘人法当眴，而俱不眴？’各怀愕然，无以别之。天帝见诸天有疑心，复念言：‘我当留王使住，然后乃寤耳！’帝释谓诸天子：‘卿等欲使我留王住此不？’诸天子曰：‘实欲使住。’天帝谓荏：‘大王，可住此不？我当供给五欲。’因是诸天乃识。

“人王白天帝曰：‘正尔，便为给赐已，愿诸天子寿命无极。’宾主请让，如是至三，帝释谓王：‘何以不住？’王答曰：‘我当出家修道，今在天上无缘学道。’天帝曰：‘胡为作道？’王曰：‘被父王遗令，若白发生，法当出家。’释闻遗令入道，默然不对。王于天上，须臾之间，五欲自恣，方之世间已十二年。

“王将欲别，与诸天子说审谛法。释敕侍御：‘汝送荏王还于本国。’侍御受教，即严驾，驾讫，白王曰：‘王可上车。’于是，王便与帝释及诸天子告别，即上车，循本道而归，到蜜提罗宫，侍御即还天上。王下数日，复敕劫北：‘若见白发，便白我。’数日之中，头上白发，劫北以金镊拔白发，置王手中。王见已，便说偈曰：

“‘我身头上，生此毁庄，

身使来召，入道时到。’

“王心念：‘我已极人五欲，今当出家，剃须发，被法服。’王即召太子善尽告曰：‘吾白发已出，世间五欲吾已厌之，当求天欲，当下须发，被法服，出家入道。童子，今以国事付汝，好养劫北；若白发出者，以国付太子，出家入道。童子，今以此圣王位累汝，莫使种断；种断者，便为边地人也。’”

佛语阿难：“荏王即付太子国政，给劫北田业已，于此城园地，下须发，被法服，出家修道。修道之后于七日中，轮、珠化去，象、马、玉女、长者、将军，皆悉无常。

王于园中八万四千岁，行四梵行：慈、悲、喜、护，命终生梵天。

“其后善尽王不承父业，正法替废，由是七宝不复来应，善行不继，五减遂至：人民短命、薄色、少力、多病、无智。五减以至，转复贫困，困穷窃盗相纠，诣王启曰：‘此人不与取。’王即敕外行刑国人。闻不与取，王辄杀之，皆咸其恶，各兴利刀；刀自此始造，由是杀生从此起，便有两恶出。次复淫犯他妻；夫主共诤，自言我不，便成四恶；两舌遘斗，是为五恶；斗则相骂，是为六恶；言不至诚，是为七恶；嫉他和合，是为八恶；含忿色变，是为九恶；心怀疑乱，是为十恶。十恶已具，五减转增。”

佛语阿难：“欲知尔时大天王在贤劫初兴者不？则我是也。阿难，欲知尔时八万四千年王名荏，治政无枉者，则汝是也。欲知尔时最后名善尽王，暴逆不道，断圣王种者，调达是也。阿难，汝于往时，承继大天转轮圣王之善嗣，使其绍立不绝者，汝之功也，如法，非不如法。阿难，我今是无上法王，今我遗无上善法，殷勤嘱累汝。汝是释种子，莫作边地人，莫为断种行。”

阿难问佛：“何以故当作断种行？”

佛语阿难：“大天王虽行善法，未得漏尽，未出世间，未得度，未得断欲，未得破二十一结，六十二见未除，三垢未净，未得神通，未得解脱真道，不得涅槃。大天所行善法，不过生梵天。

“阿难，我明法究竟无为，我法得到真际，天、人之上。我法无漏、无欲、灭度、神通、解脱、真沙门、至涅槃。阿难，我今以是无上道法，殷勤嘱累汝，莫增减我法，莫作边地人也！若有现行声闻，阿难，设有断此法者，便为边地人也！若能兴此法者，便为佛长子，即为眷属成就。阿难，汝当成就眷属，莫作灭族行。阿难，我前后所说法，尽嘱累汝。汝当学是！”

佛说是已，阿难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有四大泥犁之人。云何为四？所谓末佉梨罪人，帝舍比丘是大罪人，提婆达兜是大罪人，瞿波离比丘是大罪人。末佉梨罪人者，身出火光，长六十肘。帝舍罪人者，身出火光，长四十肘。提婆达兜罪人者，身出火光，长三十肘。瞿波离罪人者，身出火光，长二十肘。

“比丘当知：末佉梨教无数众生使行邪见颠倒之想，计有无之想。帝舍愚人者，断诸圣众应器遗余。提婆达兜愚人者，斗乱众僧，杀阿罗汉比丘尼，起害意向于如来。瞿波离罪人者，诽谤舍利弗、目揵连。

“又复，比丘，末佉梨罪人教无数众生，使行邪见，身坏命终，堕焰光泥犁中。帝舍罪人，断圣众应器遗余，身坏命终，堕等害地狱中。提婆达兜罪人者，起谋害心向于如来，身坏命终，堕阿鼻地狱中。瞿波离罪人者，由其诽谤舍利弗、目揵连，身坏命终，堕钵投摩地狱中。

“末佉离罪人者，是时狱卒生拔其舌背著脊上。所以然者？由其曩昔教无数众生使行邪见。

“帝舍大罪人者，是时狱卒生擗其身，熔铜灌坏其心，又以热铁丸，便令吞之。所以然者？由其断应器遗余故。

“提婆达兜罪人者，以热铁轮，轹坏其身，又以铁杵哺咀其体，群暴恶象蹋蹈其身，又复大热铁山镇押面上，举身为热铜叶所裹。所以然者？由其曩昔斗乱圣众，坏和合僧故，致铁轮轹断其头。又此提婆达兜愚人，教彼太子使害父王，由是果报故，使铁杵破坏其身。又彼提婆达兜愚痴之人，饮象使醉往害如来，由是果报，群象蹋蹈其体。又彼提婆达兜恶人，上耆阇崛山颠，执石掷佛，由斯果报故，使热铁山镇押其面。然彼提婆达兜愚人，杀阿罗汉比丘尼，由斯果报故，使热铜铁叶缠裹其身。

“比丘当知：瞿波离罪人者，在彼莲华地狱中，千具犁牛以犁其舌。所以然者？由其谤诽舍利弗、目连故，由此因缘果报，使千具犁牛而坏其舌。

“又复，比丘，末佉离罪人者，身出火光，长六十肘。若有众生兴起此念：‘当拔济饶益此人。’取四大海水，高四十肘，浇灌其身，然彼海水寻时消尽，焰不增减。犹如热铁叶火烧四日，有人来以四滴水浇，然水寻时消尽；此亦如是，若有人来以四大海水浇彼人身，欲令无为，终不可果。所以然者？由彼罪过极深重故。

“然彼帝舍罪人，身出火光，长四十肘。设有众生悯念此人，以三大海水浇灌其身，然彼海水寻时消尽，火焰不减。其犹有人以三滴水著热鏊上，水寻消减，不得久停；此亦如是，若以三大海水浇帝舍身上，水寻时灭，火终不增减。

“提婆达兜罪人，身出火光，长三十肘。若有众生，兴起爱念之心，欲使提婆达兜身永处无为，以二大海水浇灌其身，水寻时尽，火终不灭。犹如以二滴水著热鏊上，终无增减；提婆达兜愚人亦如是，以二大海水浇灌其身，水寻时尽，火终不灭，提婆达兜身体苦痛如斯。

“瞿波离罪人，身出火光，长二十肘。设有众生愍念斯人，取一大海水浇灌其身，然彼海水寻时消尽，火终不灭。犹如一滴水著热鏊上，寻时消尽，不得久停；瞿波离比丘亦复如是，罪报所牵，故受斯罪。是谓，比丘，此四种人受罪极重，当自尽意远离斯

患，承诸贤圣等修梵行者。如是，仁者，当作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今明晓地狱，亦知趣地狱之径，亦复知彼地狱众生之本。设复众生造诸恶不善之行，身坏命终，入地狱中，我亦知之。又复，比丘，我亦知明晓畜生，亦知趣畜生之道，亦复知畜生之本，作诸恶元，生彼者亦悉晓了。我今亦知饿鬼之道，其有作恶根元者，生饿鬼中，我亦知之。我今亦知人道向人之趣，其有众生得人身者，我亦知之。我亦知趣天之道，其有众生作诸德本，生彼天上，我亦知之。我亦知涅槃之趣，其有众生有漏尽，成无漏，心解脱、智慧解脱，于现法中而取证果，我亦知之。

“比丘当知：我知地狱之趣，以何因缘而说斯言乎？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我今观察众生心意，所谓此人身坏命终，应入地狱中。然后时观此人已入地狱中，受苦酸酷拷掠无数，愁忧苦恼不可称计。犹如一大火坑无有尘烟，设有人来径趣斯处，又且有目之士观此人所趣，必当坠火，终不虚也。然复后时观此人已堕火坑，吾所谓人者已堕火坑。今观察众生心意所念，必入地狱不疑。如我后时观察此人，已定入地狱，受苦酸酷不可称计。云何斯人已入地狱？是谓我观趣地狱众生作诸恶行不善之业，身坏命终，入地狱中，我悉知之。吾所说者，正谓此耳！

“我知畜生之道，亦知趣畜生者，以何缘本而说此乎？于是，比丘，我观察众生心中所念，此人身坏命终，生畜生中。又我后时观察此人，已生畜生中，愁忧苦恼不可称计。云何斯人已堕畜生中乎？犹如村落有大圊厕，屎满其中。设有斯人径趣斯处，有目之士，见斯人来径趣斯处，此人不久径堕于厕。然后时观此人已堕于厕，受厄穷困不可称记。云何斯人已堕于厕？我今观众生类亦复如是，斯人命终应生畜生中。又复后时观已生畜生中，受苦无量。我今观畜生众生皆悉明了。我所说者，正谓此耳！

“我亦知饿鬼众生，饿鬼之道，其身坏命终，生饿鬼者，我亦知之。其有众生身坏命终，趣饿鬼之道，我悉知之。我复于后时观见此众生，已入饿鬼受苦痛、乐痛。云何斯人已入饿鬼中乎？犹如大村落侧有一大树，生危险之处，枝叶凋落。设有人来，往趣斯处，有目之士遥观此人，必趣树不下疑。复于后时观此人，或坐、或卧，受其苦乐之报。云何斯人已至树下坐卧乎？今我观众生之类亦复如是，身坏命终，必趣饿鬼不疑，受其苦乐之报不可称计。我知饿鬼趣，饿鬼之道，皆悉分明。我所说者，正谓此耳！

“我知人道，亦知趣人道，其有造行，身坏命终，生人中者，我亦知之。于是，比丘，我观众生类心中所念，此人必当身坏命终，应生人中。我复于后时观此人已生人中。云何斯人已生人中？犹如村落侧有一大树，在平正处，多诸阴凉。若有人直从一道来，有目之士见已便知之，斯人所趣向，定至此树不疑。我复于后时观此人，已至此树，受乐无量。云何斯人得至斯处？此亦如是。我观众生心意所念亦如是，身坏命终，必生人中不疑。我复于后时观此人已生人中，受乐无量。我知人趣，亦知趣人之道。今生人中者，我亦知之。我所说者，正谓此耳！

“我亦知天，亦知趣天之道，其有众生作诸功业生天者，我亦知之。以何因缘而说此乎？我今观众生之类心中所念，此人必当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上。然于后时观此人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上，于彼受自然之福，快乐无比。是谓斯人已生天上，于彼受自然之福，快乐无比。犹如村落侧有好高广讲堂，雕文刻镂，悬缯幡盖，香汁洒地，敷好坐具，氍毹毾㲪，文绣綩綖。若有人直从一道来，有目之士直从一道来，此人所趣向，定至高广讲堂必不疑。复于后时观见此人，已到讲堂上，或坐、或卧，于中受福，快乐无比。此亦如是，吾今观众生类身坏命终，应生善处天上，于彼受乐快不可计。云何斯人已生善处天上乎？我知天道，趣天之路乎？我所说者，正谓此耳！

“我今知涅槃，亦知涅槃之道，亦知众生应般涅槃者。或有众生尽有漏，成无漏，心解脱、智慧解脱，现身取证而自游化，我悉知之。由何因缘而说此乎？于是，比丘，我观众生类心中所念，此人尽有漏，成无漏，心解脱、智慧解脱，是谓斯人已尽有漏，成无漏。犹如去村落不远有大池，水极清彻，若有人直从一道来，有目之士遥见斯人来，知此人必至池水不疑。又于后时观此人已至池水，沐浴澡洗，除诸秽污，去诸垢坌，在侧而坐，亦不与人共相诤竞。我今观众生类亦复如是，尽有漏，成无漏，心解脱、智慧解脱：生死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办，名色知如真。是谓斯人已至此处。我知涅槃之道，亦知众生般涅槃者，皆悉知之。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有此之智，无畏、力具，皆悉成就。如来智无有量，如来能观过去无限无量不可计事，皆悉知之。将来现在无限无量皆悉分别。是故，比丘，当求方便，具足十力、无畏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依雪山上有大高广之树，五事长大。云何为五？根不移动，皮极厚大，枝节远荫，靡所不覆，叶极茂盛。是谓，比丘，依雪山上有此大树极为俊好。今善男子、善女人亦复如是，依豪族之处，五事长益。云何为五？所谓信长益、戒长益、闻长益、施长益、慧长益。是谓，比丘，信善男子、善女人依豪族家，成就此五

事。是故，比丘，当求方便，成就信、戒、闻、施、智慧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斯偈：

“犹如雪山树，五事功德成，

根皮枝节广，阴叶极茂盛。

有信善男女，五事功德成，

信戒闻惠施，智慧遂增益。

“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茂罗破群比丘与诸比丘尼共相游处，然诸比丘尼亦复好乐共相游处。其有人民称讥茂罗破群比丘者，是时诸比丘尼极怀瞋恚，愁忧不悦。若复有人毁訾诸比丘尼者，是时破群比丘亦复愁忧不悦。是时，众多比丘告破群比丘曰：“汝今云何亲近诸比丘尼？诸比丘尼亦复与汝交接？”

破群报曰：“我今解如来所说教诫，其有犯淫者，罪不足言。”

众多比丘复告曰：“止！止！比丘，勿作斯言，莫诽谤如来言教！其诽谤如来言教者，罪咎不少。又复世尊无数方便说淫之秽，其有习淫，使无罪者，终无此理。汝今可舍此恶见，备于长夜受苦无量。”然此破群比丘故与交通，而不改其行。

尔时，众多比丘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而白世尊言：“舍卫城中有一比丘，名曰破群，与诸比丘尼共相交接，然诸比丘尼亦与破群比丘交接往来。我等往彼劝喻，使改其行，然彼二人遂更增益，不舍此颠倒之见，亦不顺正法之业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一比丘：“汝往至彼破群比丘所，云：‘如来唤卿。’”

尔时，比丘受如来教，即往到破群比丘所：“汝当知之：‘如来唤卿。’”

破群比丘闻彼比丘语，即往到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世尊问彼比丘曰：“汝审亲近诸比丘尼耶？”

彼比丘对曰：“如是，世尊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汝为比丘，云何与比丘尼共相交接？汝今是族姓子，剃除须发，著三法衣，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。”

破群比丘白佛言：“唯然，世尊，我是族姓子，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非汝之法，云何与比丘尼共相交接？”

破群比丘白佛言：“我闻如来所说，其习淫者，其罪盖不足言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汝愚人！云何说如来习淫无罪？我无数方便说淫之秽污。汝今云何作是语：‘如来说淫无罪？’汝好守护口过，无令长夜恒受其罪。”

佛告之曰：“汝今且止！须吾更问诸比丘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曰：“汝等颇闻吾与诸比丘说淫无罪乎？”

诸比丘对曰：“唯然，世尊，不闻如来说淫无罪。所以然者？如来无数方便说淫之秽污。设言无罪，此义不然。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诸比丘，如汝所言，我无数方便说淫之秽污。”

尔时，世尊重告诸比丘曰：“汝等当知：若有愚人习于法行，所谓契经、祇夜、偈、授决、因缘、本末、譬喻、生、方等、未曾有、说、广普；虽诵斯法，不解其义；以不观察其义，亦不顺从其法，所应顺法终不从其行。所以诵斯法者，从欲与人共竞诤，意计胜负，亦不自为己有所济及，彼诵法已，则犯制限。犹如有人出彼村落，欲求恶蛇。彼若见极大之蛇，到已，以左手摩扪其尾，然彼蛇回头螫蜇其手，由此缘报，便致命终。此亦如是，若有愚人玩习其法，十二部经靡不斟酌，亦不观察其义。所以然者？由不究竟正法义故。

“于是，若有善男子将护玩习其法：契经、祇夜、偈、授决、因缘、本末、譬喻、生、方等、未曾有、说、广普。彼人诵此法已，深解其义；以解彼深义之法，顺从其教，无所违失。所以诵法者，不以胜负之心，与彼竞诤。所以诵习法者，欲自纂修有察及。所以诵法者，果有所愿，由此因缘，渐至涅槃。犹如有人出彼村落，求觅恶蛇。彼见蛇已，手执铁钳，先镊其头，后便捉项，不令动摇；设彼恶蛇回尾欲，害彼人，终无所至。所以然者？诸比丘，由其捉项故。此善男子亦复如是，诵习、诵读，靡不周遍，观察其义，顺从其法，终无违失，渐渐由此因缘，得至涅槃。所以然者？由其执正法故。是故，诸比丘，其有解吾义者，当念奉行；其不解者，重来问我，如来方今现在，后悔无益！”

尔时，佛告诸比丘：“设有比丘在大众中而作是说：‘如来所说禁戒，我悉解了。其习淫者，罪盖不足言。’彼比丘当语斯比丘：‘止！止！莫作斯言！莫诽谤如来言说斯语，如来终不说此言。’若此比丘改其所犯者善；若不改其行者，复当再三谏之。设

当改者善，设不改者堕。若复比丘隐匿其事，不使露现者，诸人皆堕。是谓，比丘，我之禁戒。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生漏梵志往至世尊所，共相问讯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生漏梵志白世尊曰：“为有几劫过去？”

佛告梵志：“过去诸劫不可称计。”

梵志白佛：“为可计数不乎？沙门瞿昙恒说三世。云何为三？所谓过去、将来、现在。沙门瞿昙亦知过去、当来、现在之世，惟愿沙门演说劫数之义！”

佛告梵志：“若当我说因此劫，复次此劫，我既灭度，汝取命终，不知劫数之义。所以然者？如今人寿短促，极寿不过百年。计百年中数劫者，我取灭度，汝既命终，终不知劫数之义。梵志当知：如来亦有此知，具足分别劫数，众生寿命长短，受其苦乐，皆悉分明。今当与汝引譬，智者以譬喻得解。犹如恒沙之数，亦无有限，无有量，不可计算；过去劫者其数如是，不可称计，不可筹量。”

梵志白佛：“当来劫颇有几数？”

佛告梵志：“亦如恒沙之数，无有齐畔，不可称计，非算所及。”

梵志复问佛：“颇有现在劫、成败劫乎？”

佛告梵志：“有此成劫、败劫，非一劫、百劫。犹如器皿在危地，终不安住；设当住者，要当颠倒。诸世界方域亦复如是，或有劫成，或有劫败，此数亦复叵计为几劫成，为几劫败。所以然者？生死长远，无有边际。众生以无明结覆盖，漂浪流滞，从今世至后世，从后世至今世，长夜受苦恼，当可厌患去离此恼。是故，梵志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生漏梵志白世尊言：“沙门瞿昙，甚奇！甚特！知过去当来劫数之义。我今重复自归沙门瞿昙，惟愿沙门瞿昙听为优婆塞，尽其形寿不敢复杀，乃至饮酒！”

尔时，生漏梵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罗阅城耆阇崛山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有一异比丘白世尊言：“劫颇有边际乎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方便引譬，然劫数无穷尽。过去久远，于此贤劫中，有佛出，号曰俱楼孙至真、等正觉。尔时，此耆阇崛山更有姓号。尔时，罗阅城人民之类，上此耆阇崛

山中，四日四夜，行乃彻顶。又复，比丘，拘那含牟尼佛时，此耆阇崛山更有姓号。尔时，罗阅城人民之类，三日三夜，行乃至此山顶。迦葉如来出现于世，此耆阇崛山更有姓号。时，罗阅城人民之类，二日二夜，行乃至此山顶。如我今日释迦文佛出现于世，此山名耆阇崛山，须臾之顷乃到此山顶。若弥勒如来出现于世，此山亦名耆阇崛山。所以然者？诸佛神力咸使出此山在。

“比丘，当以方便，知劫有衰尽，不可称计。然劫有二种：大劫、小劫。若于劫中无佛出世，尔时复有辟支佛出世，此名为小劫。若如来于劫中出世，尔时彼劫中无有辟支佛出现于世，此名为大劫。比丘，当以此方便，知劫数长远，不可称计。是故，比丘，当忆此劫数之义！”

尔时，异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八 非常品第五十一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.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云何，比丘，汝等流转生死，经历苦恼，于中悲号涕泣，泪出为多耶？为恒水多乎？”

尔时，诸比丘前白佛言：“我等观察如来所说义，经历生死，涕泣之泪，多于恒水。”

佛告比丘：“善哉！善哉！诸比丘，如汝所说无有异；汝等在生死，泪多于恒水。所以然者？于生死中亦更父母终亡，于中堕泪不可称计。长夜之中父兄、姊妹、妻子五亲，及诸恩爱，追慕悲泣不可称计。是故，比丘，当厌患生死，去离此法，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此学！”

当说此法时，六十余比丘漏尽意解。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云何，比丘，汝等在生死中，身体毁坏，流血多耶？为恒水多乎？”

尔时，诸比丘白佛言：“如我等观察如来所说者，流血多于恒水。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善哉！善哉！比丘，如汝所言，流血多于恒水。所以然者？在生死中，或作牛、羊、猪、犬、鹿、马、鸟兽，及余无数所经历苦恼，实可厌患，当念舍离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世尊说是法时，六十余比丘漏尽意解。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当思惟无常想，广布无常想。以思惟、广布无常想，尽断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，无明、骄慢皆悉除尽。犹如以火焚烧草木，永尽无余。比丘当知：若思惟无常想，广布无常想，尽断三界爱著。

“昔有国王名曰清净音响，统领阎浮地，有八万四千城郭，有八万四千大臣，有八万四千宫人婇女，一一婇女各有四侍人。尔时，音响圣王无有子息。时，彼大王便作是念：‘吾今领此国界，以法治化，无有枉理。然我今日亦无继嗣，设我终后，门族断灭。’时，彼国王以息因缘故，自归诸天、龙、神、日、月、星辰，自归释、梵、四天王、山神、树神，下及药草果神，愿求福，使我生息。

“尔时，三十三天有一天子，名曰须菩提，命将欲终，有五瑞应自然逼己。云何为五？又此诸天华冠终不萎，此天子华冠自萎；是时，诸天衣无垢坌，尔时天子衣生垢坌；且三十三天身体香洁，光明彻照，尔时彼天子身体臭处，不可亲近；又且三十三天恒有玉女，前后围绕作倡伎乐，五欲自恣，尔时彼天子命将欲终，玉女离散；又且三十三天有自然之座，四尺入地，设天子起座，离地四尺，然此天子命将欲终，不乐本座。是谓五瑞应自然逼己。

“时，须菩提天子以有此瑞应。尔时，释提桓因告一天子曰：‘汝今往至阎浮地，语音响王曰：“释提桓因致敬无量，兴居轻利，游步康强。阎浮地无有德之人与王作息，但今三十三天有天子，名曰须菩提，今有五瑞应自然逼己，必当降神与王作息。虽尔，年壮盛时必当出家学道，修无上梵行。”’诸天对曰：‘如是，天王，受天王教。’犹如力士屈伸臂顷，从三十三天没，来至阎浮地。

“尔时，音响大王在高楼上，及持盖一人。是时，彼天在楼上虚空中，告王曰：‘释提桓因致敬无量，游步康强，兴居轻利。阎浮地无有德之人与王作息，今三十三天有天子名须菩提，今有五瑞应以逼于己，当降神下应与王作息。但年壮盛时必当出家学道，修无上梵行。’时，音响王闻此语已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即报天曰：‘今来所告，甚过大幸！但降神与我作息，欲求出家，终不违逆。’是时，彼天还至释提桓因所，即白天王：‘音响王者甚爱所白。音响王言：“但使降神，欲出家者，终不违逆。”’

“时，释提桓因便往至须菩提天子所，语须菩提天子言：‘汝今发誓愿生音响人王宫中。所以然者？音响人王无有子息，恒以正法治化。汝昔有福，造众功德，今应降神

生彼宫中。’须菩提天子曰：‘止！止！天王，我不乐愿生人王宫中，意欲出家学道，在王宫者学道甚难。’释提桓因告曰：‘汝但发愿生彼王宫中。我当将护，令汝出家学道。’比丘当知：尔时，须菩提天子即发誓愿生王宫中。

“是时，音响人王与第一夫人，共相交接，觉身怀妊。是时，夫人白音响王曰：‘大王当知：我今觉身怀妊。’时王闻已，踊跃欢喜，不能自胜，更以殊特布好坐具，食以甘美，如王无异。是时，夫人经八、九月，生一男儿，极为端正，颜貌奇特，世之希有。时，音响王召诸外道梵志、群臣使令占相，以此因缘本末，具向诸相师说。诸婆罗门报曰：‘惟愿大王当察此理！今生太子世之殊特，昔为天子名须菩提，今寻前号名须菩提。’时诸相师立姓号已，各从座起而去。

“时，王子须菩提为王所敬重，未曾离目前。是时，音响王便作是念：‘我昔日已来无有子息，缘子息故，祷谢诸天，使有一子。经历尔许时，今方生子；然天帝所记，当出家学道。我今要设巧便，使不出家学道。’是时，音响王为太子故，设三时宫殿：寒时设温殿，热时设凉殿，不寒不热时设适时宫殿。与设四种宫女居处，第一宫有六万婇女，第二有六万婇女，第三有六万婇女，第四有六万婇女，各有侍从四人，作转关坐具，令彼太子于上而坐卧；若须菩提王子意欲在前游戏，是时诸婇女辄在前立，是时彼坐具随身回转，前有六万婇女及侍者有四；若彼意欲在后游戏，是时坐床辄随身回转；若复欲与诸婇女共相娱乐，是时坐具随身回转，使王子须菩提意在五欲，不乐出家。

“是时，释提桓因夜半非人之时，便往至王子须菩提所，在虚空中告须菩提王子曰：‘王子，昔日岂不作是念乎？若我在家年壮盛时，当出家学道。今日何故在五欲中而自娱乐？意不复愿出家学道乎？然我亦有斯言，劝乐王子使出家学道。今正是时，设不出家学道者，后悔无益！’释提桓因说斯语已，便退而去。

“时，王子须菩提在宫人中便生此念：‘音响王者，已与我作爱欲罗网；因缘此爱欲罗网故，不得出家学道。我今可断此罗网，不与秽浊所拘牵，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，在空静之处，勤学经业，使令日新。’

“是时，王子须菩提重作是念：‘音响父王有此数万婇女前后围绕，我今当观察颇有斯理在世永存乎？’尔时，王子须菩提遍观宫里，无有女人久存世者。

“时须菩提复作是念：‘我今何故观于外物？当观身内因缘所起，今此身中颇有发、毛、爪、齿、骨、髓之属，久存于世乎？’从头至足观三十六物污露不净。然自观察无一可贪，亦无真实，幻伪非真，皆归于空，不久存于世。

“是时，王子须菩提复作是念：‘我今当断此罗网，出家学道。’是时，须菩提观此五受阴身，所谓此色苦，此色集，此色灭，此色出要；痛、想、行、识苦，识集，识灭，识出要。尔时，观此五阴身已，所谓集法皆是尽法，即于座上得辟支佛。

“时，须菩提辟支佛以觉成佛，便说斯偈：

“‘欲我知汝本，意以思想生，

我不思想汝，则汝而不有。’

“是时，辟支佛说此偈已，飞在虚空而去，在一山中，独在树下，于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。

“尔时，音响王告傍臣曰：‘汝往观须菩提宫内，王子为寤寐安隐乎？’尔时，大臣受王教令，即往至王子宫内，然所寝内室门户牢固。时彼大臣还至王所，前白王言：‘王子寤寐安隐，门户牢固。’时王再三问：‘汝往看王子为善眠乎？’尔时，彼臣复至宫门，然门户牢固。复往白王：‘王子在宫眠寐不觉，门户牢固，至今不开。’时音响王复作是念：‘我息王子少时犹不眠寐，何况今日年壮盛时有眠寐乎？宜自往看知子吉凶，我子将不得疾病也？’

“是时，音响王即往至须菩提宫内，至门外立，告一人曰：‘汝今施梯逾墙入内，与吾开门。’彼人受王教敕，即施梯逾墙入内，与王开门。时王入内，观内宫中，所卧床空，不见王子；不见已，告婇女曰：‘王子须菩提今为所在？’诸婇女曰：‘我等亦不知王子所在？’时音响王闻斯语已，自投乎地，良久乃苏。是时，音响王告群臣曰：‘我息小时犹生斯念：设我长大当剃除须发，著三法衣，以信坚固，出家学道。然今王子必当舍我出家学道，汝等各各四面求索王子竟为所在？’即时，群臣乘驾流驰，处处求索。

“尔时，有臣径往至彼山中，中道复作是念：‘若王子须菩提出家学道者，必当在此学道。’尔时，大臣遥见王子须菩提在一树下，结跏趺坐。时臣便生斯念：‘此是王子须菩提。’熟视察之，还诣王所，前白王言：‘王子须菩提近在山中树下，结跏趺坐。’时音响王闻斯语已，即往至彼山中，遥见须菩提在山树下，结跏趺坐，复自投于地：‘我息昔日自誓愿曰：设我年向二十，当出家学道。今将不误，又且天告我言：汝子必当学道。’时音响王直前语须菩提曰：‘汝今何故舍我出家学道？’时辟支佛默然不对。王复告曰：‘汝母极怀愁忧，须见汝乃食。时起诣宫。’时辟支佛不言不语，默然而住。

“时音响王即前捉手，亦不动摇。王复告群臣曰：‘王子今日已取命终。释提桓因先来告我：汝应得息，但当出家学道。然今王子已出家学道，今舆此舍利，诣王国界，当蛇旬之。’

“时彼山中诸神祇，现半身白王曰：‘此是辟支佛，非是王子；蛇旬舍利法，不如王子法。所以然者？我是过去诸佛弟子，诸佛亦有此教。世有四人应与起偷婆。云何为四？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应起偷婆，辟支佛应起偷婆，如来弟子漏尽阿罗汉应起偷婆，转轮圣王应起偷婆。当蛇旬转轮圣王身时，蛇旬如来、辟支佛身，亦复如是。’

“尔时，音响王复语天曰：‘当云何供养蛇旬转轮圣王身？’树神报曰：‘转轮圣王与作铁椁，盛满香油，沐浴转轮圣王身，以白净劫波育衣，缠裹其身，复以彩画之衣而覆其上，而著椁中，复以铁盖而盖其上，处处施钉，复以百张白叠而裹其椁，以种种杂香积在乎地，以铁椁安著其中，七日七夜之中，华香供养，悬缯幡盖，作倡伎乐。过七日后，复取王身而蛇旬之，以取舍利。蛇旬复经七日七夜供养不绝，于四衢道中而起偷婆，复以香华幡盖种种供养。大王当知：供养转轮圣王舍利，其事如是；诸佛如来、辟支佛、阿罗汉亦复如是。’

“时音响王语彼天曰：‘以何因缘供养转轮圣王身？以何因缘供养佛、辟支佛、阿罗汉身？’天报王曰：‘转轮圣王以法王治，自不杀生，复教他人使不行杀；自不与不取，复教他人使不窃盗；己不淫泆，复教他人不犯他妻；己不妄言、绮语、恶口、两舌斗乱彼此、嫉妒、恚、痴，己意专正，恒行正见，亦使他人习其正见。是谓，大王，由此因缘，转轮圣王应起偷婆。’

“王问天曰：‘复以何因缘漏尽阿罗汉应起偷婆？’天报王曰：‘漏尽阿罗汉比丘欲爱已尽，瞋恚、愚痴已除，已度有至无为，是世间良佑福田，由此因缘，漏尽阿罗汉应起偷婆。’

“王复问曰：‘以何因缘辟支佛应起偷婆？’天报王曰：‘辟支佛者无师自觉，出世甚难，得现法报，脱于恶趣，令人生天上，由此因缘，辟支佛应起偷婆。’

“王复问曰：‘以何因缘如来应起偷婆？’天报王曰：‘如来十力具足，此十力者非声闻、辟支佛所能及逮，转轮圣王所不能及，世间群萌所不能及也。如来四无所畏，在大众中，能师子吼，转于梵轮。如来不度者度，不脱者脱，不般涅槃者令般涅槃，无救护者与作覆荫，盲者作眼目，与诸疾病作大医王，天及世人、魔若魔天，靡不宗奉，可敬可贵，回于恶趣，令至善处。是谓，大王，由此因缘，如来应起偷婆。是谓，大王，由此因缘本末，四种之人应起偷婆。’尔时，音响王语彼天曰：‘善哉！善哉！神天

！我今受汝教，令供养此舍利，当如供养辟支佛。’

“尔时，音响王告诸人曰：‘汝等各舆须菩提辟支佛舍利往王国界。’群臣闻王教已，卧著金床，舆诣国界。是时，音响王即敕使作铁椁，盛满香油，沐浴辟支佛身，以劫波育衣缠裹其身，复以杂彩好衣，而覆其上，安处铁椁中，复以铁盖而盖其上，处处安钉，极令牢固，以百张白叠而覆其上，取种种好香，以辟支佛身而著其中，七日七夜香华供养；过七日后，蛇旬辟支佛舍利，复供养七日，作倡伎乐，于四衢道头起一偷婆，后以香华、缯彩、幡盖，作倡伎乐而供养之。

“比丘当知：其有众生恭敬供养辟支佛舍利者，命终之后即生三十三天上。其有众生思惟无常之想，迴三恶趣，生天人中。诸比丘，汝等莫作斯观！尔时音响王者，岂异人乎？则我身是。其思惟无常想者，多所饶益。我今观此义已，告诸比丘：当思惟无常想，广布无常想。以思惟无常之想，广布无常想，便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尽断，无明、骄慢永无遗余，犹如以火焚烧草木高好讲堂窗牖门间。比丘，思惟无常想亦复如是，尽断欲爱、色爱、无色爱，永无遗余，是故，比丘，当尽心意，无令违失！”

当说斯法时，于彼座上六十余比丘漏尽意解。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若比丘、比丘尼心五弊而不断，不除心五结，彼比丘、比丘尼日夜于善法损减而无增益。云何心五弊而不断？于是，比丘，有狐疑心于如来所，亦不解脱，亦不入其正法，彼人心不在讽诵，是谓斯比丘心弊不断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有疑心于正法，亦不解脱，亦不入其正法，彼人亦不讽诵，是谓斯人心弊不断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有疑心于圣众，亦不解脱，亦不施意向和合众，亦复不在道品法中，是谓斯比丘心弊不断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犯于禁戒，不自悔过，彼比丘已犯禁戒，不自改悔，亦不施心在道品之中，是谓斯比丘心弊不断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心意不定而修梵行：‘我以此梵行之德，生于天上，若诸神祇。’然彼比丘以此心行修于梵行，心不专在道品之中；心已不在道品之中，是谓心弊不断。如是比丘心五弊不断。

“云何比丘心五结不断？于是，比丘，懈怠不求方便；彼比丘已有懈怠，不求方便，是谓斯比丘心结不断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恒喜多妄，贪在眠寐；彼比丘以喜多妄，贪在眠寐，是谓斯比丘第二心结不断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意不定，恒喜多乱；彼比丘心已乱不定，是谓比丘第三心结不断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根门不定；彼比丘已根门不定，是谓比丘第四心结不断。

“复次，比丘，恒喜在市，不在静处，是谓比丘第五心结不断。

“若比丘、比丘尼有此五心弊、五心结不断，彼比丘、比丘尼昼夜之中善法断绝，无有增益。犹如鸡子若八、若十、若十二，不随时覆荫，不随菢，不随时将护。彼鸡虽生此念：‘使我鸡子得全无他。’然此鸡子终不安隐。所以然者？皆由不随时将护之所致，后复断坏，不成其子。此亦如是，若比丘、比丘尼五心结不断，五心弊不除，昼夜之中于善法减，无有增益。

“若复比丘、比丘尼五心结断，五心弊除，昼夜之中善法增益，无有损减。犹如鸡子若八、若十、若十二，随时将护，随时育养，随时荫覆。彼鸡虽生斯念：‘使我鸡子全不成就。’然彼鸡子自然成就，安隐无为。所以然者？随时长养，令得无为，时诸鸡子寻得出外。此亦如是，若比丘、比丘尼五心弊断，五心结除，彼比丘、比丘尼于长夜之中善法增益，无有损减。

“是故，比丘、若比丘尼当施设心无有犹豫狐疑于佛、犹豫狐疑于法、犹豫狐疑于众。具足于戒律，心意专正，无有错乱，亦不兴意希望余法，亦不侥幸修梵行：‘我当以此行法作天、人身，神妙尊豪。’

“若复有比丘、比丘尼无有狐疑犹豫于佛、法、圣众，亦无犯戒，无所漏失。我今告汝，重瞩累汝，彼比丘当趣二处：若生天上、若在人中。犹如人处极热之中，兼复饥渴，遇得阴凉之处，得冷泉水饮。彼人虽生斯念：‘我虽遇阴凉冷水饮之’，犹不断饥渴。但彼人暑热已尽，饥渴已除。此亦如是，若比丘、比丘尼无狐疑犹豫于如来所者，彼比丘便趣二处：若生天上、若处人中。若比丘、比丘尼当求方便，断心五弊，除心五结。如是，诸比丘，当作是学！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或有是时，王威不普，盗贼竞兴；贼已竞兴，村家、城郭、人民之类皆悉败亡，或遭遇饥馑取命终者。设彼众生于饥馑取命终者，皆堕三恶趣。今此精进比丘亦复如是，若持戒减少，尔时恶比丘竞起；恶比丘已竞起恶，正法渐衰，增益非法，非法已增益，其中众生皆堕三恶趣。

“若复是时，王威远接，贼便隐藏；王已远接，城郭、村落、人民炽盛。今此精进比丘亦复如是，若持戒完具，尔时犯戒比丘渐衰耗，正法兴隆，非法衰耗，其中众生命终之后皆生天上、人中。是故，比丘，当念具足戒律，威仪礼节，无令缺减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宁常眠寐，不于觉寤之中思惟乱想，身坏命终，生于恶趣。宁以火烧铁锥而烙于眼，不以视色兴起乱想。兴想比丘为识所败，比丘已为识所败，必当趣三恶道：地狱、畜生、饿鬼。

“今我所以说者何？彼人宁常睡眠，不于觉寤之中思惟乱想；宁以利锥刺坏其耳，不以听声兴起乱想。兴想比丘为识所败，宁恒睡眠，不于觉寤起于乱想。

“宁以热钳坏其鼻根，不以闻香兴起乱想。兴想比丘为识所败，已为识所败，便堕三恶趣：地狱、畜生、饿鬼。我所说者，正谓此耳！

“宁以利剑截断其舌，不以恶言、粗语堕三恶趣：地狱、畜生、饿鬼。宁常睡眠，不于觉寤兴起乱想。

“宁以热铜叶缠裹其身，不共长者、居士、婆罗门女共相交接；设与交接言语往返者，必堕三恶趣：地狱、畜生、饿鬼。我所说者，正谓此耳！

“宁恒睡眠，不以觉寤意有所念，欲坏圣众；已坏圣众，堕五逆罪，亿千诸佛终不疗救。夫斗乱众者，必当堕不救之罪。是故，我今说宁常睡眠，不于觉寤意有所念，欲坏圣众，受无救之罪。是故，比丘，当将护六情，无令漏失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阿那邠祁长者有四儿，不事佛、法、圣众，亦复不自归命佛、法、圣众。是时，阿那邠祁长者告四儿曰：“汝等各各自归佛、法、圣众，长夜之中获福无量！”

诸儿白父：“我等诸子不堪自归佛、法、圣众。”

阿那邠祁长者告曰：“我今各赐卿等纯金千两，随我教敕，自归命佛、法、圣众。”

诸子白言：“我等不堪任自归佛、法、圣众。”

父复告曰：“加赐汝二千、三千、四千、五千两纯金，宜当自归佛、法、圣众，长夜之中获福无量！”

尔时，诸子闻斯语已，默然受之。是时，诸子白阿那邠祁长者曰：“我等当云何自归佛、法、圣众？”

阿那邠祁长者报曰：“汝等尽来，随吾至世尊所。若世尊有所说者，汝等当念奉行。”

诸子白父：“如来今为所在？去此远近？”

其父报曰：“今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近在舍卫国，止吾园中。”

时，阿那邠祁将四儿往至世尊所；到已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尔时，长者白世尊言：“我今四子不自归佛、法、圣众，近昨各赐五千两金，劝令事佛、法、圣众。惟愿世尊各与说法，使长夜之中受福无量！”

尔时，世尊与长者四子渐渐说法，劝令欢喜。长者诸子闻佛说法，踊跃欢喜，不能自胜，前自长跪，白世尊言：“我等各各自归世尊、正法、圣众，自今已后，不复杀生，乃至不饮酒。”如是再三。

时，阿那邠祁长者白世尊言：“若使有人出物雇人使事佛者，其福云何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长者，乃致斯问，天、人得安，乃能问如来斯义。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说。”时长者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“有四大藏。云何为四？有伊罗钵龙在乾陀卫，此名一藏，无数珍宝积满其宫；复有斑稠大藏在蜜缔罗国，珍宝积聚不可称计；复有宾伽罗大藏在须赖吒国，珍宝积聚不可称计；复有蠰佉大藏在婆罗柰国，珍宝积聚不可称计。设阎浮地男女大小，各各探抱四年四月四日，取伊罗钵藏者，终不减少；斑稠藏四年四月四日，各来取者，不知减少；宾伽罗藏四年四月四日，各各取者不知减少；蠰佉大藏在婆罗柰国四年四月四日，取者不知减少。是谓，长者，四大宝藏，若阎浮地男女大小，各各探抱经四年四月四日，不知减少。

“将来之世有佛名弥勒，出现于世。尔时，国界名鸡头，王所治处，东西十二由延，南北七由延，人民炽盛，谷米丰登。鸡头王治处，绕城七匝有四池水，各纵广一由延，金沙在下；优钵莲华、拘勿头华、分陀利华各生其中，水像金色、银色、水精色、琉璃色。设银水凝冻化成为银，若金水冻化成为金，若琉璃水冻化为琉璃，若水精水冻化为水精。

“长者当知：尔时，有四大城门；银池水中金作门阈，金池水中银作门阈，琉璃池中水精作门阈，水精池中琉璃作门阈。

“长者当知：尔时，鸡头城中周匝悬铃。是时，铃声皆出五乐之音。尔时，城中恒有七种之声。云何为七？贝声、鼓声、琴声、小鼓声、圆鼓声、鞞鼓声、歌舞声为七。尔时，鸡头城中生自然粳米，皆长三寸，极为香美，出众味上。寻取寻生，皆不见所取之处。尔时，有王名蠰佉，以法化治，七宝具足。

“长者当知：尔时，典藏人名为善宝，高德智慧，天眼第一，皆能知宝藏处所。有主之藏自然拥护，无主之藏便奉上王。尔时，伊罗体龙王、般稠龙王、宾伽罗龙王、蠰佉龙王，是时四龙王主典宝藏，皆往至善宝典藏所，而语之曰：‘欲所须者，我等相给。’时四龙王惟愿奉上四藏之宝，以自营己。时，善宝典主即取四藏之宝，奉上蠰佉王金宝羽车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斯偈：

“伊罗在乾陀，蜜絺在般稠，

宾伽须赖国，蠰佉婆罗国，

此是四宝藏，种种藏充满。

尔时当出现，功德之所至，

奉上彼圣王，金银宝羽车，

诸神皆拥护，长者受其福。

“尔时，有佛出世，名为弥勒、至真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教化人民。长者当知：尔时，善宝典藏者，岂异人乎？莫作是观！所以然者？尔时藏主者，今长者是也。

“时，蠰佉王以金银广作福德，将八万四千大臣，前后围绕，往至弥勒所，出家学道。尔时，典藏亦复广作福德，亦当出家学道，尽于苦际。皆由长者将导四子，使自归于佛、法、比丘僧，缘是功德，不堕三恶趣。复缘此德得四大藏，亦缘此报与蠰佉作典

藏主，即于彼世尽于苦际。所以然者？归佛、法、僧，其德不可量。其有自归佛、法、众者，其福如是。是故，长者，当慈愍有形之类，求其方便，向佛、法、众。如是，长者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阿那邠祁长者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。即从座起，绕佛三匝，作礼而去，及其四子亦复如是。

尔时，阿那邠祁长者及四子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阿那邠祁长者身抱重患。时，舍利弗以天眼观清净无瑕秽，见阿那邠祁长者身抱重患，寻告阿难曰：“汝来共至阿那邠祁长者所问讯。”

时，阿难报曰：“宜知是时。”

尔时，阿难到时著衣持钵，入舍卫城乞食，以次渐渐至阿那邠祁长者家，即便就座。时舍利弗即于座上，语阿那邠祁长者曰：“汝今所疾有增有损乎？觉知苦痛渐渐除，不至增剧耶？”

长者报曰：“我今所患极为少赖，觉增不觉减。”

舍利弗报曰：“如今，长者当忆佛：是谓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。亦当追忆念法：如来法者，极为甚深，可尊可贵，无与等者，贤圣之所修行。亦当念僧：如来众者，上下和顺，无有诤讼，法法成就。圣众者，戒成就、三昧成就、智慧成就、解脱成就、解脱见慧成就。所谓僧者，四双八辈，此名如来圣众，可尊可贵，是世间无上福田。长者，若修行念佛、念法、念比丘僧者，其德不可称计，获甘露灭尽之处。

“若善男子、善女人念三尊已，佛、法、圣众，堕三恶趣者，终无此事！若彼善男子、善女人修念三尊，必至善处天上、人中。然后，长者，不起于色，亦不依色而起于识；不起于声，不依声而起于识；不起香，不依香而起于识；不起于味，不依味而起于识；不起细滑，不依细滑而起于识；不起意，不依意而起于识；不起今世、后世，不依今世、后世而起于识；不起于爱，莫依爱而起于识。所以然者。缘爱有受，缘受有有，缘有有生，缘生有死、愁、忧、苦、恼，不可称计。是谓有此五苦盛阴，无有我、人、寿、命。

“士夫、萌兆、有形之类，若眼起时则起，亦不知来处；若眼灭时则灭，亦不知去处。无有而眼生，已有而眼灭，皆由合会诸法因缘。所谓因缘法者，缘是有是，无是则

无。所谓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入，六入缘更乐，更乐缘痛，痛缘爱，爱缘受，受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死，死缘愁、忧、苦、恼，不可称计。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亦复如是，无有而生，已有而灭，亦复不知来处，亦不知去处，皆由合会诸法因缘。是谓，长者，名为空行第一之法。”

是时，阿那邠祁长者悲泣涕零，不能自止。

时，舍利弗语阿那邠祁曰：“以何因缘悲感乃尔乎？”

长者报曰：“我不悲感。所以然者？我昔日来数承事佛，亦复尊敬诸长老比丘，亦不闻如斯尊重之法，如舍利弗之所演说。”

是时，阿难语阿那邠祁曰：“长者当知：世间有二种之人，如来之所说。云何为二？一者、知乐，二者、知苦。彼习乐之人，所谓尊者耶输提族姓子是。彼习苦之人，婆伽梨比丘是。又复，长者，耶输提比丘解空第一；信解脱者，婆伽梨比丘。又复，长者，知苦之人、知乐之人，二人心俱解脱。二俱如来弟子无与等者，由其不没不生，二人勤受佛教，亦无懈废；但心有增减故，人有知者，有不知者。如长者之所说：‘我昔已来承事诸佛，恭敬长老比丘，初不闻如斯尊重之法，如舍利弗之所说。’耶输提比丘观视于地，而心得解脱；婆伽梨比丘观视于刀，即时心得解脱。是故，长者，当作如婆伽梨比丘之比。”

是时，舍利弗广与说法，劝令欢喜，使发无上之心，即从座起而去。

舍利弗、阿难去未久，须臾之顷阿那邠祁长者命终，便生三十三天。尔时，阿那邠祁天子有五事功德，胜彼诸天。云何为五？所谓天寿、天色、天乐、天威神、天光明。尔时，阿那邠祁天子便作是念：“我今获此天身皆由如来之恩，今我不宜于五欲自娱乐，先应至世尊所，拜跪问讯。”时，阿那邠祁天子将诸天人，前后围绕，持诸天华散如来身上。时，如来在舍卫祇树给孤独园。时，彼天子在虚空中，叉手向世尊，便说斯偈：

“此是祇洹界，仙人众娱戏，

法王所治处，当发欢悦心。”

尔时，阿那邠祁天子说斯偈已，如来默然可之。时，彼天子即生此念：“如来已然可。我即舍神足，在一面立。”

时，阿那邠祁天子白世尊言：“我是须达，又名阿那邠祁，人所明了，亦是如来弟子，受圣尊教。今取命终，生三十三天。”

世尊告曰：“汝由何恩今获此天身？”

天子白佛：“蒙世尊之力，得受天身。”时，阿那邠祁天子复以天华散如来身上，亦散阿难及舍利弗身上，遍绕祇洹七匝，还没不现。

是时，世尊告阿难曰：“昨夜有天子来至我所，便说斯偈：

“‘此是祇洹界，仙人众娱戏，

法王所治处，当发欢悦心。’

“是时，彼天子绕祇洹七匝，便退而去。汝今阿难，汝颇识彼天子乎？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必当是阿那邠祁长者也。”

佛告阿难：“如汝所言。善哉！乃能以未知智而识彼天子。所以然者？彼是阿那邠祁天子。”

阿难白佛言：“阿那邠祁今生天上，为名何等？”

世尊告曰：“即名阿那邠祁。所以然者？彼天即生之日，诸天各各有此言：‘此天子在人中时，是如来弟子，恒等心普施一切，周穷济乏，作此功德已，此是三十三天，今故续名阿那邠祁。’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阿难比丘有大功德智慧成就。阿难比丘今在学地，智慧无与等者。所以然者？阿罗汉所应知者，阿难便知之。过去诸佛世尊所应学者，阿难皆明了知。过去时亦有斯人，闻便了知，如我今日阿难比丘瞻望方知之：‘如来须是，如来不须是。’过去诸佛弟子入三昧方知未然之事，如我今日阿难比丘睹便晓了。”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我声闻中博有所知，有勇猛精进，念不错乱，多闻第一，堪任孰事，所谓阿难比丘是。”

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阿那邠祁长者有儿妇名曰善生，颜貌端正，面如桃华色。王波斯匿大臣之女，凭其姓望，恃其豪族，亦不恭敬姑嫜及其夫婿，亦不事佛、法及比丘僧，亦不敬奉三尊。

是时，阿那邠祁长者便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长者白世尊言：“近与儿取妇，是波斯匿王第一大臣之女，自恃其姓望，不承事三尊、长老尊卑。惟愿世尊当与说法，使发欢喜，心开意解！”

尔时，如来默然许可长者所说。

时，长者复白佛言：“惟愿世尊当受我请及比丘僧！”

尔时，长者以见如来默然受请，即从座起，礼佛绕三匝而去；还至家中，办具种种饮食，敷好座具，寻白：“时至，惟愿世尊当受我请，饮食已具！”

尔时，世尊将诸比丘众，前后围绕，至长者家，就座而坐。尔时，长者更取小座，在如来前坐。

尔时，世尊告善生女人曰：“长者女当知：夫为妇人有四事。云何为四？有妇如似母，有妇似亲亲，有妇似贼，有妇似婢。汝今当知：妇似母者，随时瞻视夫主，不令有乏，承事供养。尔时，诸天便复将护，若人、非人不得其便，死便生天。是谓，长者女，此名妇人似母者也。

“彼云何有妇似亲亲？于是，长者妇见夫已，无有增减之心，同其苦乐，是谓其人似亲亲者也。

“彼云何名为妇如似贼？于是，女人若见夫已，便怀瞋恚，憎嫉夫主，亦不承事恭敬礼拜，见辄欲害，心在他所。夫不亲妇，妇不亲夫，不为人所爱敬，诸天不拥护，恶鬼侵害，身坏命终，入地狱中，是谓斯人如似贼也。

“彼云何名妇人如似婢也？于是，贤良之妇见夫主随时瞻视，忍其言语，终不还报；忍其寒苦，恒有慈心；于三尊所，亦生斯念：‘此存我在，此衰我耗。’以此之事，诸天拥护，若人、非人皆悉爱念，身坏命终，生善处天上。是谓，长者女，有此四妇，汝今为在何条？”

时，彼女人闻世尊说此语已，前礼佛足，白世尊言：“惟愿世尊，我今改往修来，更不敢为！自今已后，常行礼法，如似婢也。”

是时，善生女人还至夫所，头面礼足：“惟愿瞻视，当如婢也！”

是时，善生女人复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世尊渐与说法，所谓论者：施论、戒论、生天之论，欲为不净想，淫为大秽。是时，世尊已知女人心开意解，诸佛世尊常所说法——苦、集、尽、道，尔时世尊尽与女人说之，即于座上得法眼净。犹如新衣易染为色，此亦如是，分别诸法，善解深妙之义，自归三尊，而受五戒。

尔时，善生女人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尊者舍利弗便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；须臾退坐，白世尊言：“世尊，恒称誉豪尊高位，不说卑贱。然我，世尊，不叹豪尊，不说卑贱，处中而说，使得出家学道。”

佛告舍利弗：“汝等自称言：‘不叹豪尊，不说卑贱，处中而说，得出家学道。’然我今日亦不说上、中、下及受生分。所以然者？夫生甚苦，不足愿乐。如彼粪除，少尚极臭，何况积多！今受生分亦复如是，一生、二生犹尚苦难，何况流转终始而可甘处？由有有生，由生有老，由老有病，有死、愁、忧、苦、恼，何可贪乐？便成五盛阴身。吾今观此义已，而作是说：‘一生、二生犹尚苦难，何况流转终始而可甘处？’

“若当舍利弗意欲生者，便当发愿生豪贵家，不生卑贱。所以然者？舍利弗，众生长夜为心所缚，不为豪族所缚。然我，舍利弗，处豪贵家，是刹利种，出转轮圣王。设我不出家学道者，应为转轮圣王，今舍转轮圣王位，出家学道，成无上道。夫生卑贱家者，不得出家学道，反堕恶趣。是故，舍利弗，当求方便，降伏于心。如是，舍利弗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舍利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四十九 大爱道般涅槃品第五十二之一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毗舍离普会讲堂所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大爱道游于毗舍离城高台寺中，与大比丘尼众五百人俱，皆是罗汉，诸漏已尽。尔时，大爱道闻诸比丘说：“如来不久当取灭度，不过三月，当在拘夷那竭娑罗双树间。”尔时，大爱道便作是念：“我不堪任见如来取灭度，亦复不堪任见阿难取灭度，我今宜可先取灭度。”

尔时，大爱道便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大爱道前白佛言：“我闻世尊不久当取灭度，却后不过三月，在拘夷那竭娑罗双树间。我今不堪见世尊及阿难取灭度也，惟愿世尊听我先取灭度！”尔时，世尊默然可之。

尔时，大爱道重白佛言：“自今已后，惟愿世尊与诸比丘尼说戒！”

佛告之曰：“我今听比丘尼，还与比丘尼说禁戒。如我本所施行禁戒，无令差错。”

尔时，大爱道前礼佛足，在佛前立。尔时，大爱道复白佛言：“我今更不见如来颜色，亦不见将来诸佛，不受胞胎，永处无为，今日违离圣颜，永更不睹。”

时，大爱道绕佛七匝，亦复绕阿难七匝，尽绕诸比丘众，却退而去。还诸比丘尼众中，告诸比丘尼曰：“我今欲入无为涅槃界。所以然者？如来不久当取灭度。汝等各宜随所行。”

尔时，差摩比丘尼、优钵色比丘尼、基利施比丘尼、舍仇梨比丘尼、奢摩比丘尼、钵陀兰遮比丘尼、婆罗遮罗比丘尼、迦旃延比丘尼、阇耶比丘尼及五百比丘尼，往至世尊所，在一面立。尔时，五百比丘尼，差摩比丘尼最为上首，而白佛言：“我等诸人闻如来不久当取灭度。我等不忍见世尊及阿难先取灭度，惟愿世尊听我等先取灭度！我等今取涅槃，正是其宜。”尔时，世尊默然可之。时差摩比丘尼及五百比丘尼见世尊默然可之，前礼佛足，绕三匝，便退而去，还诣本房。

时，大爱道闭讲堂门，击揵椎，于露地敷坐具，腾在虚空，于虚空中坐卧经行，或出火焰，身下出烟，身上出火；身下出水，身上出烟；举身放焰，举身放烟；左胁出水，右胁出火；右胁出水，左胁出火；前出火，后出水；前出水，后出火；举身出火，举身出水。

尔时，大爱道作若干变化，还在本座，结跏趺坐，正身正意，系念在前，而入初禅；从初禅起而入二禅；从第二禅起而入第三禅；从三禅起入第四禅；从第四禅起入空处；从空处起入识处；从识处起入不用处；从不用处起入有想无想处；从有想无想处起入想知灭；从想知灭起还入有想无想处；从有想无想起入不用处；从不用处起还入识处；从识处起还入空处；从空处起还入第四禅；从第四禅起还入三禅；从三禅起入二禅中；从二禅起还入初禅；从初禅起入二禅；从二禅起还入三禅；从三禅起还入四禅；已入四禅便取灭度。

尔时，天地大动，东踊西没，西踊东没，四边都踊中央没，又四面凉风起，诸天在空作倡伎乐，欲界诸天涕零悲泣，犹如春月天降甘雨，神妙之天杂碎优钵华香，又杂碎栴檀而散其上。

尔时，差摩比丘尼、优钵色比丘尼、基梨施瞿昙弥比丘尼、舍瞿离比丘尼、奢摩比丘尼、钵陀兰遮比丘尼、婆罗遮罗比丘尼、迦旃延比丘尼、阇耶比丘尼，如此上首五百比丘尼等，各各于露地敷坐，飞在虚空，于虚空之中坐卧经行，作十八变，乃至入想知灭，各取灭度。

尔时，毗舍离城内有大将名曰耶输提，将五百童子集普会讲堂，有所讲说。时，耶输提及五百童子遥见五百比丘尼作十八变，见已欢喜，跃跃无量，各共叉手而向彼所。

尔时，世尊而告阿难曰：“汝往至耶输提大将所，而告之曰：‘速办五百床具，五百坐具，五百瓶酥，五百瓶油，五百舆华，五百裹香，五百车薪。’”

尔时，阿难前白佛言：“不审世尊欲何施为？”

佛告之曰：“大爱道已取灭度，及五百比丘尼泥洹，我等欲供养舍利。”

尔时，阿难悲泣交集，不能自胜：“大爱道取灭度何其速哉！”

尔时，阿难以手挥泪，便往至耶输提大将所。

尔时，耶输提遥见阿难来，皆起前迎，并作是说：“善来！阿难，欲何告敕？又行非常。”

尔时，阿难报曰：“我是佛使，欲有所告敕。”

时，大将咸共问曰：“欲何所告敕？”

阿难报曰：“世尊告大将曰：‘当办五百床具，五百坐具，五百瓶酥，五百瓶油，五百舆华，五百裹香，五百车薪。大爱道及五百比丘尼皆取灭度，我等往供养舍利。’”

尔时，大将悲泣交集，而作是说：“大爱道取灭度何其速哉！及五百比丘尼取灭度甚为速哉！谁当教授我等，教化分檀布施？”

尔时，耶输提大将即办五百床具，五百坐具，五百瓶油、酥、薪，及诸耶维之具，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尔时，耶输提大将白世尊言：“如来所约敕，供养之具今日已办。”

佛告曰：“汝今各取大爱道身及五百比丘尼身，出毗舍离，到旷野之处。吾欲于彼供养舍利。”

耶输提大将白佛言：“唯然，世尊。”

是时，长者即往至大爱道等所，告一人曰：“汝今施梯，登墙入内，徐开门，无令有声。”

是时，彼人如彼教敕即入开门，复敕五百人各举舍利著于床上。尔时，有二沙弥尼在，一名、难陀，二名、优般难陀。是时，二沙弥尼语大将曰：“止！止！大将，勿触扰诸师。”

耶输提大将报曰：“汝师不为睡眠，皆取灭度。”

尔时，二沙弥尼闻诸师皆取灭度，心怀恐怖，即自思惟，观有集之法皆是尽法，即于坐处得三明六通。尔时，二沙弥尼即飞在虚空中，先至旷野之中作十八变，坐卧经行，身出水火，变化无量，即于无余涅槃界而取般涅槃。

尔时，世尊将诸比丘僧，前后围绕，往至大爱道比丘尼寺中。尔时，世尊告阿难、难陀、罗云：“汝等举大爱道身，我当躬自供养。”

是时，释提桓因知世尊心中所念，即从三十三天上，譬如力士屈伸臂顷，来至毗舍离，到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其中漏尽比丘皆见释提桓因及三十三天，其不漏尽有欲比丘及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未漏尽者，亦不见释提桓因及三十三天。

尔时，梵天王遥知如来心中所念，将诸梵天从梵天上没，来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

尔时，毗沙门天王知世尊心中所念，将诸阅叉、鬼神，到如来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

尔时，提地赖吒天王将诸乾沓和，从东方来至如来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毗娄勒叉天王将诸无数拘槃荼，从南方来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毗娄波叉天王将诸龙神来至如来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及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诸天，各各知如来心中所念，来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立。

尔时，释提桓因、毗沙门天王前白佛言：“惟愿世尊勿自劳神，我等自当供养舍利！”

佛告诸天：“止！止！天王，如来自当知时。此是如来所应修行，非是天、龙、鬼、神所及也。所以然者？父母生子多有所益，长养恩重，乳哺怀抱，要当报恩，不得不报恩。然诸天当知：过去诸佛世尊所生母先取灭度，然后诸佛世尊皆自供养耶维舍利。正使将来诸佛世尊所生之母先取灭度，然后诸佛皆自供养。以此方便，知如来应自供养，非天、龙、鬼、神所及也。”

尔时，毗沙门天王告五百鬼曰：“汝等往至栴檀林中，取香薪来，当供养耶维。”时，五百鬼闻天王语已，即往至栴檀林中，取栴檀薪来至旷野之间。

是时，世尊躬自举床一脚，难陀举一脚，罗云举一脚，阿难举一脚，飞在虚空，往至彼冢间；其中四部之众：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举五百比丘尼舍利至于冢间。尔时，世尊告耶输提大将曰：“汝今更办二床具、二坐具、二车薪、香华，供养二沙弥尼身。”

耶输提大将白佛言：“唯然，世尊。”寻时，即办供养之具。

尔时，世尊以栴檀木各传与诸天。是时，世尊复告大将曰：“汝今各取五百舍利，各分别而供养之。二沙弥尼亦复使然。”

时，大将受佛教已，各各分别而取供养，即取耶维。尔时，世尊复以栴檀木著大爱道身上。

尔时，世尊便说斯偈：

“一切行无常，生者必有尽，

不生则不死，此灭为最乐！”

尔时，诸天、人民皆悉云集，在于冢间；天、人大众十亿垓那术。时大将火灭已，复取舍利而起偷婆。

佛告大将曰：“汝今取五百比丘尼舍利与起偷婆，长夜之中受福无量！所以然者？世间有四人起于偷婆。云何为四？若有人与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起于偷婆，与转轮圣王，与辟支佛及如来弟子漏尽阿罗汉与起偷婆者，受福无量！”尔时，世尊与诸天、人民说微妙之法，劝令欢喜。尔时，天与人有一亿，诸尘垢尽，得法眼净。

尔时，诸天、人民、乾沓和、阿须轮、四部之众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舍卫城内有比丘尼名曰婆陀，将五百比丘尼于彼游化。时，婆陀比丘尼在闲静之处，而自思惟，结跏趺坐，系念在前，自忆无数宿命之事，复自笑。有比丘尼遥见婆陀比丘尼笑，见已，便往至比丘尼所：“今婆陀比丘尼独在树下而笑，将有何缘？”

时，五百比丘尼即相将至婆陀比丘尼所，头面礼足。尔时，五百比丘尼白婆陀曰：“有何因缘独座树下而笑耶？”

尔时，婆陀比丘尼告五百比丘尼曰：“我向者在此树下自忆无数宿命之事，复见昔日所经历身，死此生彼，皆悉观见。”

时，五百比丘尼复白言：“惟愿当说曩昔之缘！

时，婆陀比丘尼告五百比丘尼曰：“过去久远九十一劫有佛出世，名曰毗婆尸如来、至真、等正觉、明行成为、善逝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师，号佛、众佑，出现于世。尔时，世界名槃头摩，人民炽盛，不可称计。尔时，如来游彼国界，将十六万八千比丘众，前后围绕而为说法。时佛名号流布四远：‘毗婆尸佛者众相具足，是一

切人良佑福田。’尔时，彼国界中有童子名曰梵天，颜貌端正，世之希有。

“时，彼童子手执宝盖而行诸街巷中。时有居士妇亦复端正，亦从此道行，众人皆共观看。时童子便作是念：‘我今亦复端正，手执宝盖，众人皆不观视我身，此诸人民皆共观此女人。我今要当作方便，使人观视我。’时彼童子即出彼城，往至毗婆尸佛所，手执宝华，供养七日七夜，亦作誓愿：‘设当毗婆尸佛有此神足，有此神力，是世间、天上福田，持此功德，使我将来之世作女人身，人民见之莫不喜踊。’

“尔时，彼童子七日七夜供养彼佛已，随命长短，后便生三十三天，于彼作女人身，极为端正，玉女中第一，以五事功德胜彼天女。云何为五？所谓天寿、天色、天乐、天威福、天自在。时三十三天见已，各自说曰：‘此天女者，极为殊妙，无与等者。’其中或有天子作是说：‘此天女我应得以为天后。’各相竞争。时大天王说曰：‘汝等勿共斗讼，其中能说极妙法者，便以此天女与之作妇。’

“尔时，有一天子便说斯偈：

“‘若起若复坐，寤寐无有欢，

设我眠睡时，然后乃无欲。’

“尔时，复有天子而说斯偈：

“‘汝今故为乐，于眠无念想，

我今兴欲念，如似打战鼓。’

“尔时，复有天子而说斯偈：

“‘设复打战鼓，犹有休息时，

我欲驰速疾，如水流不停。’

“尔时，复有天子而说斯偈：

“‘如水漂大木，犹有休息时，

我恒思想欲，如杀象不眴。’

“尔时，诸天中最尊天子，与诸天人而说斯偈：

“‘汝等犹闲暇，各能说斯偈：

我今不自知，为存为亡乎？’

“尔时，诸天人白彼天子曰：‘善哉！天子，所说偈者极为清妙。今以此天女奉贡天王。’尔时，天女即入天王宫。汝等诸妹勿有犹豫。所以然者？尔时童子供养佛上宝盖者，岂异人乎？莫作是观！尔时童子身者，即我身是也。

“过去三十一劫有式诘如来，出现于世，游化于野马世界，与大比丘众十六万人俱。尔时，彼天女后便命终而生人中，受女人身，极为端正，世之希有。时式诘如来到时，著衣持钵，入野马城乞食。时彼天女人复为长者妇，以好饮食，奉上式诘如来，亦作誓愿：‘持此功德之业，所生之处莫堕三恶趣，颜貌端正，与人殊异。’

“尔时，彼女人后便命终，生三十三天，于彼复作女人身，极为端正，有五事功德胜彼诸天。尔时天女，岂异人乎？莫作是观！所以然者？彼女人者，则我身是。

“即于彼劫毗舍罗婆如来出现于世，尔时天女随寿长短，命终之后来生人中，受女人身，颜貌端正，世之希有。复与长者居士作妇。尔时，长者妇复以妙衣好服奉上如来，发此誓愿：‘使我将来之世得作女身。’时彼妇女命终之后生三十三天，颜貌端正，胜彼天女。尔时彼女人者，岂异人乎？莫作斯观！所以然者？尔时女人者，则我身是。

“时彼女人随寿长短，命终之后，来生人中，在波罗柰大城，与月光长者作妇婢，颜貌粗丑，人所恶见。自毗舍罗婆去世，更无佛出。尔时，辟支佛游化。时月光长者妇告其婢曰：‘汝在外游行，求觅沙门，颜貌端正，入吾意者，将来在家，吾欲供养。’尔时，彼婢即出家中，在外求觅沙门，遇见辟支佛城内游乞，然颜貌粗恶，姿色丑弊。时彼婢使语辟支佛曰：‘大家欲见，愿屈至家。’即入白主：‘沙门已至，可往相见。’

“时长者妇见沙门已，心不欢乐，即语其婢：‘此还发遣，吾不布施。所以然者？由其颜貌粗弊故。’尔时，其婢语夫人曰：‘设夫人不惠施沙门者，我今日所应食分，尽用惠施。’时彼夫人即出食分，细麨一升。时彼婢便授与沙门，辟支佛受此食已，飞在虚空，作十八变。时长者婢复作誓愿：‘持此功德，所生之处莫堕三恶趣，使我将来之世，得作女人，极为端正。’

“时彼辟支佛手擎钵饭，绕城三匝。时月光长者将五百商人集普会讲堂。时彼城中男女大小，见辟支佛擎钵饭，飞在虚空，见已，相谓言：‘斯是何人功德乃尔乎？谁遇此辟支佛饭食惠施？’

“时长者婢语夫人曰：‘愿出观向沙门神德，飞在虚空，作十八变，神德无量。’时长者妇告其婢曰：‘今所惠施沙门之食，设获福者，尽持与我，我当与汝二日食值。’其婢报曰：‘不堪任以福相与。’夫人告曰：‘与汝四日食值，乃至十日食值。’其

婢报曰：‘我不堪任以福相与。’夫人告曰：‘我今与汝百枚金钱。’其婢报曰：‘我不须。’夫人复告：‘与汝二百，乃至千枚金钱。’其婢报曰：‘我亦不须。’夫人告曰：‘我免汝身，使不作婢。’婢报曰：‘我亦不须求为良人。’夫人复告：‘汝作夫人，我为婢使。’其婢报曰：‘我亦不须求为夫人。’夫人告曰：‘我今当取汝挝打，毁兀耳鼻，截汝手足，当断汝头。’其婢报曰：‘如斯之痛，尽堪任受，终不以福而相惠施；身属大家，心善各异。’尔时，长者妇即挝其婢。

“时五百商人各作斯论：‘此神人者今来乞食，必当是我家施与。’时月光长者发遣诸人，还来入家，见夫人取婢鞭打，即问之曰：‘以何因缘而鞭此婢？’

“时婢便以斯因缘具白。时月光长者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即摄夫人以为婢使，使其婢代夫人处。

“尔时，波罗柰城有王治化，名梵摩达。时彼大王闻月光长者饭辟支佛，甚怀喜悦，乃遇真人，随时惠施。梵摩达王即遣人召月光长者，而告之曰：‘汝实饭神仙真人乎？’长者白王：‘实遇真人，以食惠施。’时梵摩达王寻时赏赐，更增职位。时长者婢随寿长短，命终之后生三十三天，颜貌殊妙，世之希有，五事功德胜彼诸天。诸妹，莫作是观！尔时长者婢，即我身是也。

“于此贤劫中有佛出世，名拘楼孙如来，时彼天女随寿长短，命终之后生于人中。尔时，与耶若达梵志作女。时此女人复饭如来，发誓愿，求作女人身。后命终生三十三天，颜貌端正，胜诸天女；复从彼命终，生于人中。

“尔时，拘那含牟尼佛出现于世。时彼天女为长者女，复以金华供养拘那含牟尼佛：‘持此功德，所生之处，莫堕三恶趣，使我后身得作女人身。’时此女人随寿长短，命终之后生三十三天，于彼端正，出众天女上，有五事功德而不可及。尔时长者女供养拘那含牟尼佛，岂异人乎？莫作斯观！尔时长者女人，则我身是。

“时彼天女随寿长短，来生人中，复与长者作妇，颜貌殊特，世间希有。

“尔时，迦葉如来出现于世，时长者妇七日七夜，供养迦葉佛，发誓愿言：‘使我将来世得作女人身。’时长者妇随寿长短，命终之后生三十三天，有五事功德胜彼天女。尔时长者妇供养迦葉佛者，岂异人乎？莫作斯观！尔时长者妇，则我身是。

“于此贤劫释迦文佛出现于世，时彼天女命终之后生罗阅城中，与劫毗罗婆罗门作女，颜貌端正，出诸女人表。劫毗罗婆罗门女正以紫磨金像，至彼女人所，黮如似墨，意不贪五欲。诸妹，莫作斯观！此女人身岂异人乎？尔时婆罗门女者，则我身是也。

“诸妹当知：缘昔日功报，与比钵罗摩纳作妇，所谓摩诃迦葉是。尊大迦葉先自出家，后日我方出家，自忆昔日所经历女人之身，是以今故自笑耳！我以无智自蔽，供养六如来，求作女人身。以此因缘，故笑昔日所经历。”

尔时，众多比丘闻婆陀比丘尼自忆宿命无数世时事，即往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，以此因缘，具白如来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汝等颇见声闻之中比丘尼，自忆无数世事如斯人乎？”

诸比丘白佛：“不见，世尊。”

佛告诸比丘：“我声闻中第一弟子自忆宿命无数世事，劫毗罗比丘尼是。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有一比丘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座，须臾退座，前白佛言：“劫为长短、为有限乎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劫极长远，我今与汝引譬，专意听之，吾今当说！”尔时，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“比丘当知：犹如铁城纵广一由旬，高一由旬，芥子满其中，无空缺处。设有人来，百岁取一芥子，其铁城芥子犹有减尽，然后乃至为一劫，不可称计。所以然者？生死长远，无有边际，众生恩爱缚著，流转生死，死此生彼，无有穷已。我于其中厌患生死。如是，比丘，当求巧便，免此爱著之想。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增壹阿含经卷第五十 大爱道般涅槃分品第五十二之二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有一比丘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彼比丘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劫为长远？”

佛告比丘：“劫极长远，不可以算筹量。我今当与汝引譬喻，善思念之，吾今当为汝说！”尔时，彼比丘从佛受教。

世尊告曰：“犹如大石山纵广一由旬，高一由旬，设有人来手执天衣，百岁一拂，石犹磨灭，劫数难限。所以然者？劫数长远，无有边际，如此非一劫、百劫。所以然者？生死长远，不可限量，无有边际。众生之类，无明所弊，流浪生死，无有出期，死此

生彼，无有穷已。我于其中厌患生死。如是，比丘，当求巧便，免此爱著之想。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世尊告诸比丘：“随时闻法有五功德，恒不失时。云何为五？未曾闻法便闻之，已闻便受持，除去狐疑，亦无邪见，解甚深之法。是谓，比丘，随时闻法有此五功德。是故，比丘，当念常听甚深之法，此是我之教诫。如是，比丘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毗舍离摩诃婆那园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。

尔时，师子大将便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尔时，如来告大将曰：“施主檀越有五功德。云何为五？

“于是，施主名闻远布：‘某甲村中有此好施之人，周穷济乏，无有爱惜。’是谓，师子大将，第一功德由施主所致。

“复次，师子大将，施主檀越若至刹利众、婆罗门众、沙门众中，皆无所畏，亦无疑难，是谓，师子，第二功德。

“复次，施主檀越多为人所爱念，普来宗仰，如子爱母，其心不相离，施主亦复如是，多为人所爱。

“复次，师子，施主檀越布施之时，发欢喜心，以有欢喜即有悦豫，意性坚固，是时便自觉有乐有苦，亦不变悔，如实而自知。云何自知？知有苦谛、苦集、苦尽、苦出要谛，如实知之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斯偈：

“施为众福具，而逮第一义，

其能忆施者，便发欢喜心。

“复次，师子长者，施主檀越布施之时，身坏命终，生三十三天，又有五事胜彼诸天。云何为五？一者、颜貌豪贵，威神光明；二者、所欲自在，无事不果；三者、若檀越施主生人中者，值富贵家；四者、饶财多宝；五者、言从语用。是谓，师子，檀越有此五功德引入善道。”

尔时，师子大将闻佛所说，欢喜踊跃，不能自胜，前白佛言：“惟愿世尊及比丘僧当受我请！”

尔时，世尊默然受请。时，师子大将已见世尊默然受请，即从座起，头面礼足，便退而去，还至家中，办具种种饮食，敷好坐具，即白：“时至，今正是时。惟愿大圣垂悯临顾！”

尔时，世尊到时，著衣持钵，将诸比丘众，前后围绕，至大将家，各次第坐。尔时，师子将军见佛及比丘僧已次第坐，手自斟酌，行种种饮食。尔时，大将行食之时，诸天在虚空中而告之曰：“此是阿罗汉，斯人向阿罗汉，施此得福多，施此得福少；此是阿那含，此人向阿那含；此人是斯陀含，斯人向斯陀含道；此人是须陀洹，斯人向须陀洹道；是人七生往返，此人一生；此是持信，此人奉法；此是利根，此是钝根；此人下卑；此人精进持戒，此人犯戒；施此人得福多，施此人得福少。”

尔时，师子大将闻诸天语已，亦不经怀，见如来食已讫，除去钵器，更取小座，在如来前坐。尔时，师子大将白世尊言：“我向者有诸天来至我所，而告之曰……”从罗汉至犯戒，皆具白如来。“虽闻斯言，亦不经怀，亦不生此念：‘我当舍此施彼，舍彼施此。’然我复生斯念：‘应施一切众生，有形之类，由食而存，无食则丧。’我躬自从如来闻说斯偈，恒在心怀而不忘失。云何名为偈？

“‘施当普平等，终不有所逆，

必当遇圣贤，缘斯而得度。’

“是谓，世尊，斯偈所说，我躬从如来闻之，恒念奉行。”

佛告大将：“善哉！斯名菩萨之心，平等惠施。若菩萨布施之时，亦不生此念：‘我当与此，置此。’恒有平等而惠施，亦复有此念：‘一切众生有食则存，无食则亡。’菩萨行施之时，亦复思惟此业。”便说斯偈：

“夫人修其行，行恶及其善，

彼彼自受报，行终不衰耗。

如人寻其行，即受其果报，

为善获其善，作恶受恶报。

为恶及其善，随人之所习，

如似种五谷，各获其果实。

“师子大将，当以此方便，知善恶各有其行。所以然者？从初发意至于成道，心无增减，不选择人，亦不观其地。是故，师子，若欲惠施之时，恒念平等，勿兴是非之心。如是，师子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世尊复说偈曰：

“施欢人所爱，众人所称叹，

所至无疑难，亦无嫉妒心。

是故智者施，除去诸恶想，

长夜至善处，诸天所嘉叹。”

尔时，世尊说斯语已，便从座起而去。

尔时，师子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波斯匿王往至世尊所，头面礼足，在一面坐。是时，波斯匿王白世尊言：“夫施之家当施何处？”

世尊告王：“随心所欢，便于彼施。”

王复白佛：“为施何处，得大功德？”

佛告王曰：“汝前所问当施何处，今复问获福功德。”

王白佛言：“我今问如来为施何处，获其功德？”

佛告王曰：“吾今还问，王随所乐，还报吾。云何，大王，若有刹利子来，婆罗门子来，然愚惑无所知，心意错乱，恒不一定，来至王所，而问王言：‘我等当恭奉圣王，随时所须。’云何，大王，须此人在左右乎？”

王白佛言：“不须也，世尊。所以然者？由彼人无有黠慧，心识不定，不堪候外敌之所致也。”

佛告王曰：“云何，大王，若刹利、婆罗门种多诸方便，无有恐难，亦不畏惧，能除外敌，来至王所，而白王言：‘我等随时瞻奉圣王，惟愿恩垂，当见纳受！’云何，大王，当受斯人不？”

王白佛言：“唯然，世尊，我等当纳受斯人。所以然者？由彼人堪任候外敌，无有畏难，亦不恐惧。”

佛告王曰：“今比丘亦复如是，诸根完具，舍五成六，护一降四，施此之人，获福最多。”

王白佛言：“云何比丘舍五成六，护一降四？”

佛告王曰：“于是，比丘舍贪欲盖、瞋恚盖、睡眠盖、掉戏盖、疑盖。如是，比丘，名为舍五。云何比丘成就六？王当知之：若比丘见色已，不起色想，缘此护眼根，除去恶不善念而护眼根；若耳、鼻、口、身、意不起意识而护意根。如是，比丘成就六。云何比丘而护一？于是，比丘系念在前。如是，比丘而护一。云何比丘而降四？于是，比丘降身魔、欲魔、死魔、天魔，皆悉降伏。如是，比丘降伏于四。如是，大王，舍五就六，护一降四，施如此之人，获福难量。大王，邪见与边见相应，如斯之人施盖无益。”

时，王白佛言：“如是，世尊，施斯之人其福难量。若比丘成就一法，福尚难量，何况余者？云何为一法？所谓身念是也。所以然者？尼揵子恒计身行、意行，不计口行。”

佛告王曰：“尼揵子者愚惑，意常错乱，心识不定，是彼师法故，致斯言耳！彼受身行之报，口行之报盖不足言，意行无形而不可见。”

王白佛言：“此三行中何者最重？身行耶？口行耶？意行？”

佛告王曰：“此三行中意行最重，口行、身行盖不足言。”

王白佛言：“复何因缘故，说念意最为第一？”

佛告王曰：“夫人所行，先意念，然后口发；口已发，便身行杀、盗、淫。舌根不定，亦无端绪，正使彼人命终，身根、舌根在。大王，彼人何以故身、口不有所设耶？”

王白佛言：“彼人以无意根故，致斯变耳！”

佛告王曰：“当以此方便，知意根最为重，余二者轻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斯偈：

“心为法本，心尊心使，

心之念恶，即行即施，

于彼受苦，轮轹于辙。

心为法本，心尊心使，

中心念善，即行即为，

受其善报，如影随形。”

尔时，波斯匿王白世尊言：“如是，如来，为恶之人，身行恶，随行堕恶趣。”

佛告王言：“汝为观何等义，而来问我为施何人，获福益多？”

王白佛言：“我昔至尼揵子所，问尼揵子曰：‘当于何处惠施？’尼揵子闻我所问已，更论余事，亦不见报。时尼揵子语我言：‘沙门瞿昙作是说：施我得福多，余者无福；当施我弟子，不应施余人。其有人民施我弟子者，其福不可量也。’”

佛告王曰：“尔时，为云何报之？”

王白佛言：“时我便作是念：‘或有斯理，惠施如来，其福难量。’今故问佛，为与何处，其福难量？然今，世尊，不自称誉，亦不毁人。”

佛告王曰：“我口不作是说：‘施我得福多，余者不得福。’但我今日所说：钵中遗余，持与人者，其福难量；以清净之心，著净水中，普生斯念：‘斯中有形之类，蒙佑无量，何况人形！’但，大王，我今所说施持戒人，其福难量；与犯戒人者，盖不足言。

“大王当知：如田家子善治其地，除去秽恶，以好谷子著良田中，于中获子无有限量；亦如彼田家子不修治地，亦不除去秽恶而下谷子，所收盖不足言。今比丘亦复如是，若比丘舍五就六，护一降四，如斯之人，其施惠者，其福无量；与邪见之人，盖不足言。犹如，大王，刹利种、婆罗门种，意无疑难，能降外敌，当观亦如罗汉之人。彼婆罗门种意不专定者，当观如邪见之人。”

时，波斯匿王白世尊言：“施持戒之人，其福难量。自今已后，其有来求索者，终不违逆。若复四部之众，有所求索者，亦不逆之，随时给与衣被、饮食、床卧具，亦复施与诸梵行者。”

佛告之曰：“勿作是说。所以然者？施畜生之类，其福难量，况复人身乎！但我今日所说者，施持戒人难计，非犯戒人。”

波斯匿王白佛言：“我今重复自归，然世尊殷勤，乃至于斯。外道异学恒诽世尊，又且世尊恒叹誉彼人；外道异学贪著利养，又复如来不贪利养。国事多猥，欲还所止。”

佛告王曰：“宜知是时。”

尔时，波斯匿王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波斯匿王杀庶母百子，即怀变悔：“我造恶源，极为甚多，复用此为？由王位故，杀此百人，谁能堪任除我愁忧？”波斯匿王复作是念：“唯有世尊能去我忧耳！

”时复作斯念：“我今不宜怀此愁忧，默然至世尊所，当驾王威至世尊所。”时波斯匿王告群臣曰：“汝等催驾宝羽之车，如前王法，欲出舍卫城，亲近如来。”

群臣闻王教已，即时严驾羽宝之车，即来白王言：“严驾已讫，王知是时。”

时，波斯匿王即乘羽宝车，椎钟鸣鼓，悬缯幡盖，人从皆著铠器，诸臣围绕，出舍卫城，往至祇洹。步入祇洹精舍，如前王法，除五威仪：盖、天冠、拂、剑、履屣，尽舍之。至世尊所，头面布地，复以手摩如来足，并自陈启：“我今悔过，改往修来，愚惑不别真伪，杀庶母百子，由王威力故。今来自悔，惟愿纳受！”

佛告王曰：“善哉！大王，还就本位，今当说法。”

波斯匿王即从座起，礼世尊足，还诣本位。

佛告王曰：“命极为脆，极寿不过百年，所出无几。人寿百年，计三十三天一日一夜；计彼日夜三十日为一月，十二月为一岁，彼三十三天正寿千岁。计人中寿寿十万岁，复计还活地狱中一日一夜；复计彼日夜三十日为一月，十二月为一岁，还活地狱中五千岁，或寿半劫，或寿一劫，随人所作行。或有中夭者，计人中之寿百亿之岁。智者恒念普修此行，复用此恶为？乐少苦多，其殃难计。是故，大王，莫由己身、父母、妻子、国土、人民，施行罪业，亦莫为王身故而作罪本。犹如石蜜，为初甜后苦；此亦如是，于短寿之中何为作恶？

“大王当知：有四大畏恒逼人身，终不可制约，亦复不可咒术、战斗、药草所抑折：生、老、病、死。亦如四大山从四方来，各各相就，摧坏树木，皆悉磨灭，此四事者亦复如是。大王当知：若生来时，使父母怀忧、愁、苦、恼，不可称计；若老来至，无复少壮，坏败形貌，支节渐缓；若病来至，丁壮之年，无复气力，转转命促；若死来至，断于命根，恩爱别离，五阴各散。是谓，大王，有此四大，皆不得自在。

“若复有人亲近杀生，受诸恶原；若生人中，寿命极短。若人习盗，后生贫困，衣不盖形，食不充口。所以然者？皆由取他财物故，故致斯变；若生人中，受苦无量。若人淫他，后生人中，妻不贞良。

“若人妄语，后生人中，言不信用，为人轻慢，皆由前世诈称虚伪故。若人恶言，受地狱罪；若生人中，颜色丑陋，皆由前世恶言，故致斯报。若人绮语，受地狱罪；若生人中，家中不和，恒被斗乱。所以然者？皆由前身所造之报。若人两舌，斗乱彼此，受地狱罪；若生人中，家不和，恒有诤讼。所以然者？皆由前世斗乱彼此之所致也。

“若人喜憎嫉他，受地狱罪；若生人中，为人所憎，皆由前世行本之所致也。若人兴谋害之心，受地狱罪；若生人中，意不专定。所以然者？皆由前世兴斯心故。若复有人习于邪见，受地狱罪；若生人中，聋盲喑哑，人所恶见，所由尔者，皆因前世行本所致也。

“是谓，大王，由此十恶之报，致斯殃譬，受无量苦，况复外者乎？是故，大王，当以法治化，莫以非法；以理治民，亦莫非理。大王，诸以正法治民者，命终之后皆生天上。正使，大王，命终之后，人民追忆，终不忘失，名称远布。

“大王当知：诸以非法治化人民，死后皆生地狱中。是时，狱卒以五缚系之，其中受苦不可称量；或鞭，或缚，或捶，或解诸支节，或取火炙，或以熔铜灌其身，或剥其皮，或以草著腹，或拔其舌，或刺其体，或锯解其身，或铁臼中捣，或轮坏其形，使走刀山剑树，不令停息；抱热铜柱，或挑其眼，或坏耳根，截手足、耳鼻，已截复生。复举身形著大镬中，复以铁叉扰动其身，不令息住，复从镬中出，生拔脊筋，持用治车；复使入热炙地狱中，复入热屎地狱中，复入刺地狱中，复入灰河地狱中，复入刀树地狱中；复令仰卧，以热铁丸使食之，肠胃五藏皆悉烂尽，从下而过；复以熔铜而灌其口，从下而过，于中受苦恼，要当罪毕，然后乃出。如是，大王，众生入地狱，其事如是，皆由前世治法不正之所致也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斯偈：

“百年习放逸，后故入地狱，

斯竟何足贪？受罪难称计。

“大王，以法治化，自济其身，父母、妻子、奴婢、亲族，将护国事。是故，大王，常当以法治化，勿以非法。人命极短，在世须臾间耳！生死长远，多诸畏难。若死来至，于中呼哭，骨节离解，身体烦疼。尔时，无有救者，非有父母、妻子、奴婢、仆从、国土、人民所能救也。有此之难，谁堪代者，唯有布施、持戒，语常和悦，不伤人意，作众功德，行诸善本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斯偈：

“智者当惠施，诸佛所嘉叹，

是故清净心，勿有懈慢意。

为死之所逼，受大极苦恼，

至彼恶趣中，无有休息时。

若复欲来时，极受于苦恼，

诸根自然坏，由恶无休息。

若医师来时，合集诸药草，

不遍其身体，由恶无休息。

若复亲族来，问其财货本，

耳亦不闻声，由恶无休息。

若复移在地，病人卧其上，

形如枯树根，由恶无休息。

若复已命终，身命识已离，

形如墙壁土，由恶无休息。

若复彼死尸，亲族举冢间，

彼无可恃者，唯福可怙耳！

“是故，大王，当求方便，施行福业。今不为者，后悔无益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斯偈：

“如来由福力，降伏魔官属，

今已逮佛力，是故福力尊。

“是故，大王，当念作福，为恶寻当悔，更莫复犯。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斯偈：

“虽为极恶原，悔过渐复薄，

是时于世间，根本皆消灭。

“是故，大王，莫由己身，修行其恶；莫为父母、妻子、沙门、婆罗门，施行于恶，习其恶行。如是，大王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世尊便说斯偈：

“非父母兄弟，亦非诸亲族，

能免此恶者，皆舍归于死。

“是故，大王，自今已后，当以法治化，莫以非法。如是，大王，当作是学！”

尔时，波斯匿王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闻如是：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。

尔时，国王波斯匿夜梦见十事。王即觉悟，大用愁怖，惧畏亡国及身、妻、子。明日即召公卿、大臣、明智道士、婆罗门能解梦相者，悉来集会。王即为说夜梦十事：“谁能解者？”

婆罗门言：“我能解之；恐王闻之，即当不乐。”

王言：“便说之”

婆罗门言：“当亡国王及王太子、王妻。”

王言：“云何，诸人，宁可禳厌不耶？”

婆罗门言：“斯事可禳厌之；当杀太子及王所重大夫人、边傍侍者、仆从、奴婢，并所贵大臣，以用祠天王；所有卧具、珍琦宝物，皆当火烧，以祠于天。如是，王身及国可尽无他。”

王闻婆罗门言，大用愁忧不乐，却入斋室，思念此事。王有夫人名曰摩利，就到王所，问王意故：“何以愁忧不乐？妾身将有过于王耶？”

王言：“卿无过于我，但莫问是事。卿倘闻之，令汝愁怖！”

夫人答王：“不敢愁怖。”

王言：“不须问也，闻者卿怖！”

夫人言：“我是王身之半，有急缓当杀妾一人。王安隐不以为怖，愿王说之！”

王即为夫人说：“昨夜梦见十事：‘一者、见三釜罗，两边釜满，中央釜空，两边釜沸气相交往，不入中央空釜中；二者、梦见马口亦食、尻亦食；三者、梦见大树生华；四者、梦见小树生果；五者、梦见一人索绳，然后有羊，羊主食绳；六者、梦见狐坐金床上，食以金器；七者、梦见大牛还从犊子嗽乳；八者、梦见黑牛群，从四面吼鸣来，相趣欲斗，当合未合，不知牛处；九者、梦见大陂池水，中央浊，四边清；十者、梦见大溪水波流正赤。’梦见已，即寤，大用惶怖，恐亡国及身、妻、子、人民。今召公卿、大臣、道人、婆罗门能解梦者。时有一婆罗门言：‘当杀王太子、所重夫人、大臣、奴婢，以祠于天。’以故致愁耳！”

夫人报言：“大王，莫愁梦！如人行买金，又以火烧，兼石上磨，好恶自现。今佛近在祇洹精舍，可往问佛，佛解说者，可随佛说。云何信此狂痴婆罗门语，以自愁苦，

乃至于斯？”

王方喜寤，即召左右傍臣，速严驾车骑。王乘高盖之车，乘骑侍从数千万人，出舍卫城，到祇洹精舍，下步到佛所，头面礼足，长跪叉手，前白佛言：“昨夜梦见十事。愿佛哀我，事事解说！”

佛告王曰：“善哉！大王，王所梦者，乃为将来后世现瑞应耳！后世人民不畏禁法，普当淫泆，贪有妻息，放情淫昵，无有厌足，妒忌愚痴，不知惭，不知愧，贞洁见弃，佞谄乱国。

“王梦见三釜罗，两边釜满，中央釜空，两边釜沸气相交往，不入中央空釜中者，后世人民皆当不给足养亲贫穷，同生不亲近，反亲他人，富贵相从，共相馈遗。王梦见一事，正为此耳！

“王梦见马口亦食，尻亦食，后世人民、大臣、百官、长吏、公卿，廪食于官，复食于民，赋敛不息，下吏作奸，民不得宁，不安旧土。王梦见二事，正为此耳！

“王梦见大树生华，后世人民多逢驱役，心焦意恼，常有愁怖，年未满三十，头发皓白。王梦见三事，正为此耳！

“王梦见小树生果，后世女人年未满十五，便行求嫁，抱儿来归，不知惭愧。王梦见四事，正为是耳！

“王梦见一人索绳后有羊，羊主食绳，末后世人夫婿行贾，或入军征，游佯街里，朋党交戏，不肖之妻在家与男子私通栖宿，食饮夫财，快情恣欲，无有愧陋。夫亦知之，效人佯愚。王梦见五事，正为是耳！

“王梦见狐上金床，食用金器，后世人贱者当贵，在金床上，坐食饮重味，贵族大姓当给走使，良人作奴婢，奴婢为良人。王梦见六事，正谓此耳！

“王梦见大牛还从犊子下嗽乳，后世人母，当为女作媒，将他男子与共房室，母住守门，从得财物，持用自给活，父亦同情，佯聋不知。王梦见七事，正谓是耳！

“王梦见黑牛从四面群来，相趣鸣吼欲斗，当合未合，不知牛处，后世人国王、大臣、长吏、人民，皆当不畏大禁，贪淫嗜欲，畜财贮产，妻子大小皆不廉洁，淫泆饕餮，无有厌极，嫉妒、愚痴，不知惭愧，忠孝不行，佞谄破国，不畏上下，雨不时节，气不和适，风尘暴起，飞沙折木，蝗虫啖稼，使兹不熟，帝王人民施行如此，故天使然。又现四边起云，帝王人民皆喜，各言：‘云以四合，今必当雨。’须臾之间云各自散，故现此怪，欲使万民改行，守善持戒，畏惧天地，不入恶道，贞廉自守，一妻一妇，慈

心不怒。王梦见八事，正谓此耳！

“王梦见大陂水，中央浊、四边清，后世人在阎浮地内，臣当不忠，子当不孝，不敬长老，不信佛道，不敬明经道士，臣贪官赐，子贪父财，无有反复，不顾义理，边国当忠孝，尊敬长老，信乐佛道，给施明经道士，念报反复。王梦见九事，正谓此耳！

“王梦见大溪水流波正赤，后世人诸帝王、国王，当不厌其国，兴师共斗，当作车兵、马兵，当相攻伐，还相杀害，流血正赤。王梦见十事，正谓是耳！尽皆为后世人之事耳！后世人若能心存佛道，奉事明经道人者，死皆生天上；若作愚行，更共相残者，死入三恶道，不可复陈。”

王即长跪，叉手受佛教，心中欢喜，得定慧，无复恐怖。王便稽首作礼，头面著佛足，还宫，重赐夫人，拜为正后，多给财宝，资令施人，国遂丰乐。皆夺诸公卿、大臣、婆罗门俸禄，悉逐出国，不复信用。一切人民皆发无上正真之道。王及夫人礼佛而去。

尔时，波斯匿王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本经缺字对照（2 种 / 3 处）

底本中有一些字在 Unicode 里没有编码，任何字体都打不出来。正文已按 CBETA 缺字资料库换成通用字，下表逐条列出原式与处理方式，可据底本影印本核对。

原式	显示	处数	依据
[(殼-一)/牛]	鞏	2	Unicode 有此字（U+246D3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0014）
[毯-炎+登]	磴	1	Unicode 有此字（U+23C06），即原字，非替换（CB01070）